

卷首语

JUANSHOUYU

秋之高歌

文 / 任郭英

七月流火,八月未央,九月授衣。

这个季节,是热情似火的季节,是果实累累的季节,是成熟收获的季节,有坚定的信念、热辣的激情、滚烫的汗水,还有奋进的脚步,这些都组成了这个季节里最炫目、最强劲的交响乐。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果,第一批主题教育暂告一段落,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持续、深化和巩固教育成果,让主题教育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要求落到实处,并将深入推进,持续用力,一以贯之。继续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整治存在问题,推进各项工作常态化。在实践当中,坚持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改,持续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努力实现思想上有新感悟、政治上有新升华、工作上有新提高。

1至9月份,集团各项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各项指标同比实现增长,收入、利润总额位列省属企业第一位,进一步巩固了全省工业经济增长排头兵的地位,为集团全年目标任务实现以及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前不久最新《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发布,陕煤位于第169位,比上年提前了40位。企业文化深入推进融合,继获得全国优秀企业文化成果一等奖后,又再获“三秦企业文化标兵单位”称号。

“水窗低傍画栏开,枕簟萧疏玉漏催。一夜雨声凉到梦,万荷叶上送秋来。”经历艳阳高照,如今秋风气爽。《梅花》始终不畏酷暑,不惧秋悲,以奋进的思想,充足的干劲,自然的情感,如画的笔端为这个火热的季节,为陕煤的高质量发展,书写职工们最炽烈的心声、最强劲的斗志、最热烈的愿望、最美好的诗篇。





目录 CONTENTS

主管: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党委宣传部
主办: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职工作家协会

编委会

主 任:王俐俐
编 委:梅方义 任郭英
冯 晓 迂 蓬
张春喜 田宏伟
李 华

主 编:梅方义
副 主 编:任郭英
本期执行主编:张 滢 侯买恒
刊 头 题 字:王其祎
责 任 编 辑:冯 晓 田宏伟
传凌云 孙文胜
梁新星 杜 鹏
马永奎

地 址:西安市长安区东长安街
636号714室

电 话:029-85998166

投稿邮箱:Fengxiao505@163.com

467826561@qq.com

314783604@qq.com

674329486@qq.com

制作单位:陕西广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卷首语

秋之高歌 任郭英 01

●散文

熠熠生辉的军勋章 刘传俊 04
拜谒红色名胜壶梯山 刘 洪 06
捕鼠记 卫建宏 08
豆子熟在秋天的封面 刘 凯 10
枫藤 焦娟娟 12
故乡 秦 人 14
喝酒是个事 吕传彬 18
怀念有季羨林的北大 雷红玺 21
老工厂 陈凤鸣 23
金丝峡游记 石 头 24
矿区街角 王立元 26
老屋追忆 郝敬鹏 27
烈日下的平凡 杨培超 29
出嘉峪关 柳 池 32
那年 那月 冯 晓 47
秋虫促织 黄宗慈 54
秋天,有一种心绪在飞扬 安 然 56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倪小红 59
我的奶奶是织女 薛芊芊 61
我和陕煤一起成长 任郭英 63
西安这座古城 李晓会 68
惜“食”如命的父亲 高 颖 70
乡村的人情味 孙冬刚 72
缘起陕煤 王 瑞 73
与古城相遇 陈 洁 75
爷爷的味道 王永耀 76

梅花

PLUM
BLOSSOM

梅花杂志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职工作家协会会刊

2023年第5期(总第33期)

● 小说

“魅惑”的信封
红梅布袋

李勤 78
孙文胜 80

● 评论

谁是我们的灵魂摆渡人
别给自己的人生设限

郭倩 82
刘佩 84

● 诗歌

我的爱人是矿工(外一首)
向一块煤致敬(组诗)
想起一匹马
与时光同行(七首)
与煤对视(组诗)
中秋感怀诗三首(平水韵)
柔情,被一场雨淋湿
秋韵四题
七绝·咏青莲(新韵)
风开始吹(组诗)
乡情六首

曹新友 86
张军 88
魏新胜 90
传凌云 91
老井 94
步凡 96
郑志勇 97
付占锋 98
贾海斌 99
韦汉权 100
王重信 103

● 榆北专栏

父爱无言
捡地软
爷爷这样的人
中秋再回奶奶家
重读《人生》这本书

高宇 104
李韦 高晓邦 106
侯乐 107
钟远 109
王惠武 111

《梅花》杂志征稿启事

陕煤作协会员、文学爱好者:

《梅花》杂志于2019年2月份复刊,双月刊,设小说、散文、诗歌、影视剧本(含微电影)、文学评论等文艺栏目。来稿请投责编邮箱(一稿一投),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作者介绍,联系地址、电话。

以下是责编邮箱:

责任编辑:冯 骁

邮 箱:Fengxiao505@163.com

责任编辑:田宏伟

邮 箱:467826561@qq.com

责任编辑:传凌云

邮 箱:314783604@qq.com

责任编辑:孙文胜

邮 箱:674329486@qq.com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职工作家协会

熠熠生辉的军功章

文 / 刘传俊

我的书房里,摆放着一个坐东朝西的老式大立柜,大立柜呈棕红色,外表刷了一层用土办法熬制的桐油。立柜正面上方镶了一块镜子,天天照着我出入书房读书看报,感悟人生,思索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那年春季,已过世的岳父曾居住的原煤炭部 43 工程处家属院进行棚户区改造,家中的桌、椅、板凳、衣柜等家具比较陈旧,明显不够时尚,卖了不值几个钱,扔了又觉得怪可惜。向来崇尚节约、勤俭过日子的岳母,利用星期日将工作在不同岗位上的妻弟、妻妹们叫到一块儿,让大家根据自己生活所需,相中啥就拿走啥,只要不抛弃就好。我拉回了岳父曾经使用过的这个大立柜作为存念。

前不久,我和妻子拾掇这个大立柜准备派用场,竟发现柜中一个包裹内,有件岳父服役时穿过的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但已褪了色的军上衣。伸展开一看,这件军上衣领口两侧各配有一个领章,领章三边

是黄色的,中间一条粗黄线上缀有三颗铜质五角星。军上衣左肩保留着的肩章上,镶嵌着三颗稍大一点儿的铜质五角星。军上衣左胸前别着九枚岳父参加不同战役获得的军功章和奖章。过去,我只知道岳父曾上过朝鲜战场,参加过战火纷飞的上甘岭战役,是一名二等甲级残废军人。当看到这件军上衣时,不曾想他还获得过如此之多的荣誉,实在令人钦佩。一枚枚军功章,熠熠生辉在我的眼前。

睹物思人,物是人非。岳父健在时,记得他很喜欢看战争故事影片,看战争故事之类的书籍,甚至喜欢到废寝忘食的程度。我想这肯定和他的亲身经历有密切关联。虽与岳父接触过无数次,但也许因上过战场的军人特有的威严和代沟所致,我竟没有一次郑重其事地听他讲述过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他亲历的那些硝烟弥漫的往事,只是偶尔闲谈或从妻弟、妻妹们口中了解到他参战的一些大概。当下想来,无不遗憾。尽管现在我多么

渴望专注地谛听了,却再也无法听他讲述抗美援朝岁月里那些真实的既感人肺腑又动人心弦的故事了!

岳父出生在河北省武安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七岁便穿上军装跟党闹革命打天下。新中国诞生前夕,他就站在了鲜红的党旗下,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岳父度过了十三个难以忘怀的冬夏。

朝鲜战争爆发后,风华正茂的岳父,积极响应党的抗美援朝的伟大号召,义无反顾,舍家离乡,满腔热血跨过日夜奔腾不息的鸭绿江,奔赴弹雨纷飞的抗美援朝前线,经受生与死的战火洗礼,书写一份有价值的人生答卷,接受党和人民的神圣检阅。

岳父在朝鲜战场上是如何度过终生难忘的日日夜夜的,又是如何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的情景,我根本无法得知,但他逝世后,透过上级组织为他召开的追悼会和所致的悼词,仍可依稀看到他在朝鲜战场上面对枪林弹雨,毫不畏惧、视死如归的伟岸身影!岳父1951年8月至1951年10月在一三五团任侦察通讯连连长;1951年11月至1952年2月在一三五团司令部任侦查股参谋;1952年3月至1952年9月在一三五团司令部任侦查股副股长。在上甘岭战役中担任侦察任务,冲锋陷阵……

有一年的秋季,我有幸来到辽宁丹东,参观坐落在那里的全国唯一全面反映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历史专题纪念馆。广场上,抬头仰望巍然屹立的抗美援朝纪念塔,我不禁为之肃然起敬。一走进纪念馆,当听到《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为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的慷慨激昂的旋律时,激动的心情难抑。我轻轻迈动步履,徘徊在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展柜前,久久不忍离开。当一幅众多志愿军战士背着背包,扛着钢枪,列队从鸭绿江的浮桥上跨过,准备迎接一场生死考验的巨幅图画映入眼帘时,我思绪翻涌,潸然泪下。我大胆猜想,血气方刚的岳父作为其中一员,那年就是从这里踏上朝鲜的热土,出生入死,与敌人刺刀见红,一决胜负的。我曾听岳父给我讲过在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日夜。他先后参加过五次战役,均担任侦察任务。为了提供准确可靠的情报,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他,一连多日几乎彻夜无眠。实在太困了,就让通讯员给他卷烟丝抽,以致打那时起养成了烟不离手、手不离烟的习惯,最后导致呼吸道疾病……在妇孺皆知的上甘岭战役中,岳父临危不惧,顽强作战,从不负重托,始终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视生死很淡定的他曾这样对我说过,“既然来到了朝鲜战场,就应该时刻听从党的召唤,服从命令,严守军纪,把个人的安危和祖国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勇敢无畏,必打胜仗的信念,是他穿梭枪林弹雨的“护身符”。他曾几次与死神擦身而过,险些丢了性命,战死疆场。在一次激战中,他身先士卒,拼搏在前,不幸左肩胛骨等处遭受重伤,尔后被送往牡丹江住院医治休养数月。1953年5月至1954年8月,岳父被组织安排到第五荣军学校学习,为他日后转业积极参加祖国建设奠定了扎实的文

化基础。这段生活,岳父引以为自豪,被他时常提起。

在偌大的纪念馆里,我目不转睛地寻找着岳父的名字和照片。一张张英俊潇洒的面庞,多像当年岳父的模样啊!他们都是我的父辈,都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人。我联想起上中学时几乎会背诵的魏巍的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泪水再一次夺眶而出。当我站在那座被美军轰炸机拦腰炸断了的中朝友谊桥上,看着桥下缓缓流淌的鸭绿江水,看着鸭绿江两岸美丽的土地、青草、绿树、房屋、勤劳善良的人民,内心默默祈求:但愿世界远离战争,悲剧不再重演,和平永驻人间。

妻子含泪将岳父那件挂着军功章的军上衣拍照发到了我们“一家亲”微信群里,妻弟、妻妹和生活在外地的晚辈们立马作出反应:“看到老爸的衣服和军功章,想起了老爸的身影”“老爸的荣誉,全家的光荣,祖国的光荣”“向英雄和功臣的姥爷致敬!”

岳父作为普通一兵赴朝参战,他保家卫国、足智多谋、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浓缩在一枚枚军功章里,将永远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责任编辑:冯骁

作者介绍:刘传俊,郑煤集团退休职工。



拜谒红色名胜

壶梯山

文/刘洪



前几天,我和几名老同学相约去冯原镇看望一位老友,返回前顺道爬了一下壶梯山。

壶梯山位于澄城县境内,与黄龙山斜坡相接,因形似水壶,状如阶梯而得名,是县北沿山一带的制高点,地势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多年前,我去过壶梯山,来去匆忙,走马观花。当时,壶梯山的路虽然坑洼不平,但还算宽敞,车可以一直开到山顶,那次去的目的也是看看壶梯山战役的制高点,体会壶梯山战役的艰难。壶梯山战役制高点在壶梯山顶的一个破庙内,易守难攻,踏上破庙的窑背远眺,可以一览澄城大地,是扼守澄城北大门的咽喉所在。1948年8月,由彭德怀元帅、王震将军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在此发动了著名的壶梯山战役(也称澄合战役),一举歼灭了胡宗南的三十六师主力。壶梯山战役是我军进攻关中的第一场战役,这次战役狠狠地打击了胡宗南匪军的嚣张气焰,解放了澄合两县,为我军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在壶梯山上,除了树就是树,破庙院内荒草丛生,断壁残垣,神像毁坏,一片萧瑟景象。塑料瓶、卫生纸也扔得到处都是,来过一次绝对不想来第二次。

今年去壶梯山,感受大不一样。

我们一行数人,顺着修好的公路将车开到了半山腰。因为是第一次走这条路,我开车开得很慢。到了半山腰,赫然可见一座高大的纪念碑巍然屹立在莽林之中,这就是壶梯山战役纪念碑。纪念碑建于2017年,高19.48米,寓意西北野战军1948年在此进行过战役。纪念碑主色调为红色,碑的正面自上而下镶有“壶梯山战役纪念碑”8个白色大字,北侧刻有《壶梯山战役记》。

下车后,沿着台阶拾级而上。途中,遇见山鸡快速穿林而过,还碰见了一条土蛇,那蛇横亘在路中间,看见有人侵入它的领地,已经高高抬举前身做好了攻击准备。好在我们深知敌不动我不动的道理,待在原地等了几分钟,那蛇便无趣地溜走了,看来壶梯山的生态环境已经很好了。我们首先到了壶梯山战役纪念碑前默哀三分钟,向革命烈士致敬。随后继续拾级而上爬到了山顶。再次来到破庙院内,庙内有了几尊神像,特别是北方邪魔天尊神武大帝脚踩龟蛇的神像塑得非常有神而有气势,有了香火和贡品。神像旁的桌子上有一条绳鞭,有酱油、醋瓶子。据说有道士在此修炼、习武,但我等无缘得见高人,未曾亲睹隐士尊容,更无缘谈经论道。站在窑背远眺,但见澄城大地千村烟树,万顷田畴,尽现于眼底。山下地势开阔,庄稼遍野,令人心旷神怡。再近看壶梯山,山势巍峨,林木繁茂,郁郁葱葱,景色秀丽,鸟语花香……

下山路上,看到了半山腰有几处当年国民党军队的碉堡旧迹,碉堡旧迹正对着山

下,隐藏在草木树丛之中。想当年,他们居高临下,企图用火力压制我人民解放军进攻。同行的同学爬进去其中一个仔细查看后告诉我们,好几个碉堡都是相互联通的,里面空间不小,估计可以存放不少弹药,估计当时轻重机枪就埋伏在这里。当时国民党军队企图垂死挣扎,但西北野战军仅用75分钟就占领山头,消灭敌精锐第28旅82团,一举夺取壶梯山战役胜利。“英雄排长”杜立海在腹部严重受伤的情况下,忍着剧痛,将红旗稳稳地插在壶梯山大庙之顶。

临近山脚,顺道走进壶梯山爱国主义教育馆,听取讲解介绍,观看记载战役的图片,仔细了解了壶梯山战役的历史背景和战略意义以及张富清、王超北等革命先辈的英勇故事,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一个老同学说道:“当年打江山不容易,主要靠老百姓的大力支持,没有百姓的支持,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国民党贪污腐败,百姓不支持,很快就灭亡了。现在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对得起老百姓,做事要有良心,不能忘了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愿华夏大地一片祥和,人民幸福安康,社会主义江山永固,永不变色。

游罢壶梯山,绕道另一位老同学的家乡赵庄镇,每人一份地道的饸络套餐:一碗饸络、一瓶冰峰汽水、一个肉夹馍,吃得舒心舒怀,而壶梯山上的见闻,仍浮动在心头。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刘洪,澄合矿业公司。



春节单位发了米面油，一时三刻吃不完，我就存放在车库里。平时收个快递、买个什么物件，拆封了包装，也会顺手把废旧纸箱之类的收集起来，一并堆放在车库的墙角。时间久了，就积攒了不少。

有一天，小区里来了个拾荒的妇女，我便唤了她，让她帮助清理积攒的废旧纸箱。于是，她带了条绳子，带了杆秤，来到车库，圪蹴在那里，一个一个地整理废旧纸箱，有的需要撕开，有的需要折叠，有的还需要踩踏归整，然后一张一张地堆叠在一起。就在她忙着整理纸箱时，忽然吃惊似地脱口而出，怎么会有老鼠?! 话音未落，一只老鼠就噌地窜了出来，眨眼间又钻到另一堆杂物里面。接着，从她手中箱边被咬得豁豁拉拉的纸箱中倒出许多碎纸屑，一看便知道是老鼠

磨牙时咬破的。说时迟那时快，又有好几只老鼠不约而同从纸屑中窜出，并成鸟兽散，我们随即手忙脚乱地追打，好不容易踩死一只小老鼠，其他的却不知又藏匿到了哪里。那妇女告诉我，是车库里的面粉把老鼠招来的，至少有一窝，要么放点鼠药，要么放几张粘鼠贴。否则，不管它们藏到哪里，只要不出来，就拿它们没有办法。

按照那个妇女的指点，我马上去超市找粘鼠贴，跑了好多家，都没能找到。最后在北关一家叫“富民兽药超市”的店铺，终于买到了粘鼠贴。我说明来意，店家取来几张，并简单交代了使用方法，临走还特别叮嘱要靠着墙角放置。我随即回到家，把两袋面粉放到两个擦起来的水果框上，然后在它旁边不远处的墙角摆放了粘鼠贴，并且在粘鼠贴中央投下了诱饵。次日一起床，我就来到车库看结果，只见一大一小两只老鼠已经被紧紧地粘在粘鼠贴上，我便把粘鼠贴从中间对折，然后踩了踩，就扔进了垃圾桶。随后在墙角重新放置了一张，继续等着其他老鼠自投罗网。同样过了一天，次日清晨再次来到车库时，发现粘鼠贴上竟然粘了两大两小4只老鼠，其中一只还在不停地抽搐、尖叫，我又合拢了粘鼠贴，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大约一周时间，我总共使用粘鼠贴粘住了11只老鼠，算上最初被踩死的那只，共有7只大点的，5只小点的，显然这是两窝老鼠。至于是不是把寄居在车库里的老鼠全部捕捉完了，也不得而知，反正在靠墙根的地方我依然放置着粘鼠贴，只要再有老鼠出来偷嘴，肯定就会掉入“陷阱”。

自从参加工作住到县城以后，老鼠渐

渐淡出了我的生活和视线，似乎好多年都处在一个没了老鼠的世界。这回老鼠回归我的视线，被迫使用粘鼠贴捕捉，操作简便，收效甚好，心中不由得暗暗称奇，没想到捕鼠技术的升级竟然能够产生如此神奇的效果。再回想早年在农村的日子，老鼠几乎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存在，既捕捉着它们又无奈地陪伴着它们，现在想起来还颇有些趣味。

那时，住的都是砖瓦结构的厦房，根本阻挡不了老鼠的肆虐。它们能上房，能入地，能穿墙，常常在屋内的地面和墙根打出许多洞穴，即便是人跟进着前脚刚打好后脚就夯填，它们还是会不遗余力地重新去打，并从洞中刨出许多黄土，堆积在角落里。爷爷住的那个厦房中，在炕头用胡基垒了个存放鞋子等杂物的泥台，过一段时间就能从台下地面清理出一堆黄土。过去，我们那里习惯用芦苇编织的席子架吊屋面的顶棚，一般都是在布置新房时，才会郑重其事地邀来匠人绑扎架吊崭新的顶棚，以后会使用几十年，那顶棚上面空旷的地带常常就成了老鼠撒欢的地方。我们成家时，屋面也吊了这种顶棚。那多年，每每逢年过节回老家，就会感受到老鼠成群结队地在顶棚上穿梭撒欢的热闹景象。特别是在夜深人静时它们在头顶演奏的交响乐总是搅扰得人无法入睡。老鼠最让人憎恨的是，它们会无孔不入地去戕害粮食和食物，收获回来的庄稼，没有收藏好的食物，只要它们嗅到气息，就会肆无忌惮地偷窃、偷吃、糟蹋，即便是人们千方百计地去防范，但终归是防不胜防、无法把老鼠彻底制服，便形成了

人与老鼠共生共存的状态。

为了制服老鼠，人们会养猫，会用老鼠夹，还会用药物，特别是曾经使用过一种叫“电猫”的较现代的捕鼠工具。有一天，叔父请来拥有“电猫”设备的师傅，他在老家的房前屋后和院子的角角落落用铜线布下天罗地网，然后通上高压电，老鼠夜间觅食在屋里来回跑动时就会触电身亡，那个晚上确实还电死了大大小小不少老鼠，那几天老鼠的嚣张气焰就被遏制住了一些。当然，使用“电猫”，特别要注意的是保证人畜的安全，布放了“电猫”之后，人就不能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把家畜也得圈起来，否则就会出现危险。

人们制服不了老鼠，心底也知道它们的危害是非常大的，便心生愤恨，也便有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同仇敌忾，甚至对于老鼠也从语言文字上极尽鞭挞，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什么“鼠目寸光”“胆小如鼠”“贼眉鼠眼”“鼠屎污羹”“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等成语短语就应运而生，几乎很难找到含有丝毫褒义的。

唯有在中国传统十二生肖中，老鼠被高度重视，还被置于头把交椅。也只有作为生肖鼠时，它才被赋予智慧、伶俐、送福的寓意。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有多子多福的价值取向，老鼠在这一点上最能代表人们的追求与向往，老鼠的生殖能力非常强，一只母老鼠一年可以生殖二百多只鼠仔，尽管老虎是百兽之王、龙是华夏民族的图腾、猴是最接近人类的灵长目，等等，但单凭生殖能力这一点讲，其他生肖物种实在无法与鼠族相比。

这次,我存放在车库的面袋被老鼠咬破,继而又演绎出用粘鼠贴捕捉老鼠的经历,更没有想到的是不到一周时间竟然能够冒出大大小小 12 只老鼠,使自己不由得惊叹老鼠的生存繁殖能力,也使我回想起过去与老鼠之间的一些生活际遇。谁又能说,超强的生殖能力不是人类和各类物种推崇和顶礼膜拜的排在第一位的最重要能力呢?

老祖宗把老鼠这样一种对人类有危害的物种能排在十二生肖之首,而且赋予它诸多瑞祥之意,且经过近两千年的传承而不衰,必定自有他们的考量和道理,我坚信鼠族超强的生殖能力一定是最给力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老鼠与人类相生相克着走到今天,必定还会与人类相依相伴着走向未来。那他不是“福”鼠又是什么呢?

责任编辑:梁新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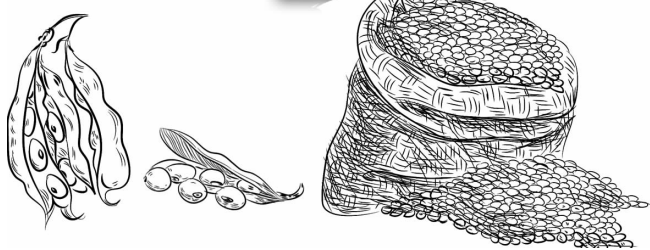
作者介绍:卫建宏,澄合矿业公司。



豆子熟在

秋天的封面

文 / 刘凯



金风一夕,绕地皆秋,万木梢头萧萧作响,一垄豆子倏地变黄——豆子在秋天的梦里成熟了!

镀上一身的金黄,豆子从忙碌中退听谢事。毛茸茸的豆荚鼓胀而狭长,重重地垂钩在豆枝上,摇摇曳曳,彰显着一种清闲和自豪。充实的豆荚藏着另一方天地。幼时见书上说“袖里乾坤

大,壶中日月长。”很是不解。看过豆荚便豁然开朗了:每一个豆荚中都藏着三到五颗豆粒不等。这些成熟的隐士们圆溜溜、光闪闪,饱满、结实、充盈,活脱一群黝黑而健壮的乡下孩子羞涩地躲闪在大人的背后。古书中说:“大豆生于槐,出于沮石之峪中,九十日华,六十日熟,凡一百五十日成。”然!

豆子熟了,便要收割入仓。割豆子的最佳时段是晨昏。晨昏雾气湿重,豆枝子洒了雾水,割时不扎手,荚中豆粒也不易“炸角”四散。但割豆子总会有“漏网之豆”遗落垄间。于是,豆田里常有捡拾豆子的人弯腰“捡剩”。捡来的豆子既可以“零存整取”换豆腐,也可以在野地里拢火烧着吃。烧豆子很有趣,几个人围在火堆旁,边用细棍撩火边凝神专注地盯着灰堆,但闻啪地一声响,一股灰烟儿崩起,便有烧好的豆粒猛张飞一般跳将出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关键时刻总能看到一个人或是一个团体的全然本性。烧豆子也可悟理哩。

割下的豆枝子统统被运到场院里晒。选一个暴天,把豆枝子均匀地摊开,给毛驴套上石头碾子,轧吧!几圈下来,豆粒们便纷纷从豆荚中挣脱出来,欢快地滚到地上。挑开豆枝子,撮起金黄的豆粒,用簸箕簸净,灌袋,扛进仓房,豆子便完成了从种到收的全部过程。接下来,便是人们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冬日里如何消化吸收这些高营养高蛋白了。

在北方,豆子最常见的用途有三种:一

是做成豆腐。数千年来,国人一直把刘向发明的豆腐吃得山高水长,发明了很多吃法:煎、炒、烹、炸,外带咕嘟炖,千滚豆腐万滚鱼,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二是做大酱。把焯熟的豆粒摔成方块,发酵后弄碎,调好盐水,下到酱缸中;再次发酵后,舀到碗里,便成为金黄喷香的大酱了。东北大酱很好吃,到过东北的人不吃一碗东北大酱,那就相当于去北京没吃烤鸭、到西安没吃羊肉泡馍一样让人遗憾终生。三是榨油。把豆粒轧饼,屉蒸,上榨,硬压下去,豆粒中隐含的油脂便吱吱地挤将出来,汇流成油,晶亮透明,如脂如膏——这便是豆油。

豆子就这样在田野和农家院间往来行走,一生一世地演绎着属于它们的平凡故事。豆子和许许多多乡间作物一样,既荫惠着人类又常常为人们所忽略。但豆子就是豆子,它们很真实地活着,很惬意地活着,很骄傲地活着,很无畏地活着——它们活出了自己的价值,彰显出了生命的本色;吸取日精月华,吐出满垄金黄,它们无愧于土地的托付;承受汗滴水灌,摇出串串饱满的金铎,它们无愧于农人的期冀——就像我们身边的很多人,他们尽管无名无誉,但活得真实;尽管普普通通,但活得自足;尽管默默无闻,但活出了价值——这样的人,不是和豆子一样值得我们敬重、敬畏吗?——抬起你的头来,挺起你的胸来,像豆子一样普通的人们!

责任编辑:冯骁

作者介绍:刘凯,笔名玉指红颜,陕西省作协会员。



枫藤

文/焦娟娟

枫藤,人们习惯地称之为爬山虎。枫藤是一种垂直绿化的植物;垂直绿化又称攀缘绿化,是利用攀缘植物向建筑物或棚架攀附生长的一种绿化方式。在矿区,利用爬山虎来绿化环境,是最理想的攀缘植物,它可以给灰色的建筑外墙穿上绿色的外衣。

当我第一眼见到枫藤时,不由得惊呆了。从没见过这样极富生命力的藤蔓植物,深深浅浅的宛如瀑布一样地一路倾泻而下,似乎没有源头也没有终极,在阳光下泛着绿色的光晕,又似在欢笑和跳跃,仿佛在无声地吟唱着一首首歌谣,那般被阳光辉映着的明晃晃的身影无形中刺痛着每一个行人的眼睛。

夏季的一天,我突然发现枫藤悄然地爬上了我的窗口,伸着两只略带粉色的小手,一高一矮地在向我打着招呼。我内心甚喜,于是每天都关注着它的生长情况。空闲时我会索性打开窗户向下望去,只见绿汪汪的一大片,浩浩荡荡地向上攀缘而来。我皱着眉

头心里嘀咕着:这些家伙不但影响室内光线,连开窗户都不方便了。但出于对生命的敬畏,我并未生出扼杀这些枫藤的想法。

一天,我从基层采访归来,没有急于上楼,而是驻足在楼下,举目凝望那些攀缘而上的枫藤。但见一根根柔条紧紧缠绕在灰白的墙壁上,褐绿色的藤蔓龙形蛇步,一路蜿蜒,一直延伸成密密的一片绿海。大大小小的叶子一串串地挂满枝头,沉甸甸的似葡萄初熟时压弯了枝条。

时间久了,我对枫藤的印象也愈加深了。枫藤有着旺盛的个性,顺势而为,依附而长。无论是酷热的夏天,还是秋风劲吹亦或霜寒飘雪的时节,它都能耐得住自然界的天气,在贫瘠的墙角旁,在地坎边,在高楼下,顽强地向上攀爬着。正因为这种附势攀登的精神,让我每次看到它时都不免有些肃然起敬。

在工作不忙时,我会站在窗前仔细观察这些“外来客”。或许是今年雨水充沛的原

因,它们的生长速度极快,大致每天可以成长十厘米左右,看着红褐色的嫩芽儿在藤蔓上次第舒展,变成巴掌大的绿叶,我的心开始变得柔软。它们的攀爬义无反顾、日夜兼程,但并没有占据我的窗户的意思,而是知趣地绕开透明的玻璃,顺着窗户四周蔓延,最终将窗户环绕,茎叶旁逸斜出,在玻璃边沿处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边框。大自然的设计非人工可比,整体效果妙不可言。

我的工作环境深居大山,从窗户向远处眺望,正面对着一个穿着坚硬水泥外衣的山坡,那里寸草不生;从另一个办公室向外望去,又见滔滔黄河水自脚下流淌,周围一片浑黄的景象。唯有这些枫藤是我每日的陪伴之友,也是我的灵感之源。有它的存在和相伴,我的工作充满了乐趣,也有了向上进取的勇气。每当秋风拂过,那些枫藤就会轻轻地摆动,叶子也会沙沙作响;那一瞬间,植物的秉性和气场,会与阵阵蝉鸣汇在一起,合成一曲耐人寻味的交响,让每一个人心生感慨。

枫藤千百年来都受到文人骚客的追捧。有一首诗写尽了它的内涵:“纤纤小手紧抓墙,映月辉星独自狂。一夏攀登迎烈日,三秋环绕傲寒霜。风姿不逊春花美,神韵犹如枫叶香。藤蔓干枯情未了,红红笑脸唱辉煌。”这首诗无从考证是谁写的,却觉得再没有人把枫藤写得如此详细、透彻和深刻了。后来读到明代唐寅的诗,更觉枫藤的诗意唯美,“扑檐直破帘衣碧,上砌如欺地锦红;拾向研

罗方帕里,鸳鸯一对共当中。”唐寅笔下的枫藤与百花并无两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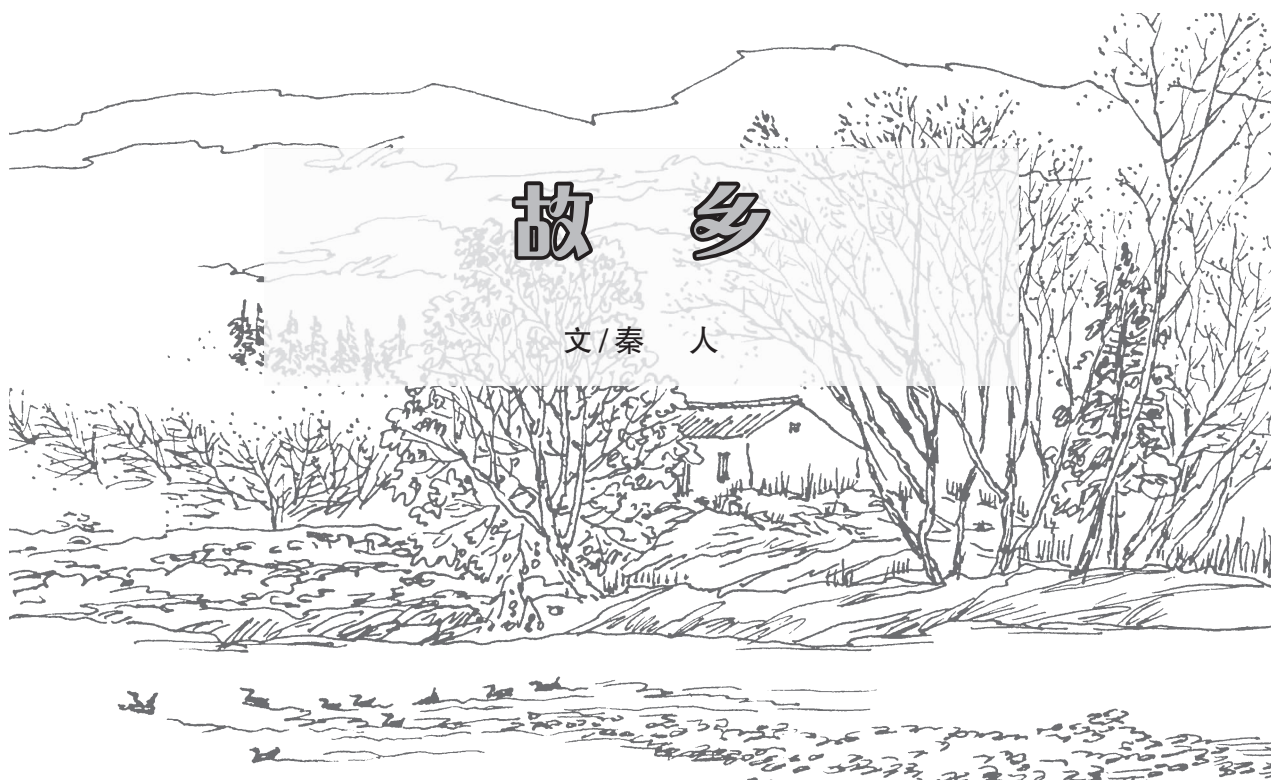
转眼已是秋天,枫藤的叶子也随着秋的到来开始变化;墨绿的叶子开始变淡,继而变成浅红。秋风劲吹,枫藤的叶子就会变成深红了,就像忽明忽暗燃烧的火,远远望去,犹如一幅幅火的浮雕。

一天,出于好奇,我走到墙下,观察着枫藤的茎和根,又顺着根摸去,发现其秘密全在根上,这不是生长在墙下的根,而是长在茎上的“不定根”,用手去摸新长出的根,会有一种黏手的感觉,这可能是根泌出的黏液,当根接触到墙壁时,黏液就会将其黏到墙上,根和墙壁接触的地方就长出了一个小圆盘,牢牢地吸附在墙上,就像海里的鲍鱼、八爪鱼等一样,吸附在石头上;这就是爬山虎的“脚”了。据了解,枫藤是有名的“环境卫生士”。

在生活中,有墙,它便顺着墙头漫爬;没有墙,它就依树攀爬,尽情地舒展根系藤枝,吐露着叶红满天的芬芳。每每看到那绿意葱茏、亦或红红火火的枫藤顺墙而爬时,我总是寻思着那种意象竞合的热情,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像热爱生活的人珍惜着每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在感恩中根植着生命中的责任,像勤奋努力的人接纳他人给予的“墙”,深耕劳作,不负期望,丰盈自己,献给世人一种向上的神往和不畏艰难不惧风霜的绝叹!

责任编辑:冯骁

作者介绍:焦娟娟,韩城矿业公司。



一、思乡

故乡是根,是魂,是心灵的栖息地,也是魂牵梦萦的地方。

我的家乡是陕西关中一个普通的村庄,打我记事起,它就是贫穷、落后的,多少年都没有什么改变。自从我离乡上学、工作以后,家乡就成了故乡。故乡有我少年时的希望和失落,有家境艰难的记忆,有寒窗苦读的默默奋斗,也有情窦初开时的朦胧感情。几十年过去了,它依然是我心里最温暖的地方。

三十多年前,我成功地逃离了故乡,把自己放逐天涯,去大都市寻找梦想,可是大都市消解了我的梦想,生存成了首要任务。十多年后,辗转返乡,归来已是一身沧桑,故乡包容了我的不肖,接纳了我已消融的雄

心,让我安静地享受故乡一成不变的孤独,我在这看似静止的时间里,看到了老幼更替的时间的背影,和如今业已空壳的村子。时间并没有停止,停止的是我略显悲情的观念。变是一种发展,不变是一种态度,不变其实也在变,不变的故乡从来就没有停止变,只是变的速度很慢,慢到我们认为它是静止的。事实上人在变,心在变,物在变,眼界在变,一切都在变。几十年后,当年从故乡胜利大逃的我,又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家乡,却已是物是人非,原先的小伙伴已经变得苍老,老屋到处漏雨,亲人们也已相继故去,一切都变得超乎想象。

故乡从来没有要求我什么,而我却总是看到故乡的贫瘠和荒凉,那是我对故乡的要求太高了。故乡没有任何资源,也没有工业企业,乡亲们全凭种地谋生。近年来,一些村

民种了苹果和猕猴桃,只能满足自给自足的生活,无法改善生活。生活依然是艰难的,一点一滴的变化都显得时间被拉长了,艰难被拉长以后就成了常态,困难的日子过久了,也就感觉不到清苦了。

故乡是我祖辈生活和埋葬的地方,故乡给了我肉身、魂魄和所谓的雄心,而我从小的志愿却是离开故乡远走高飞,当我义正辞严地背叛故乡的时候,也正是我背井离乡的时候。我从未想到,在外漂泊的那些年,我会迫切地想回到故乡,虽然归来已不是少年,但此生却一直在梦回故乡。

归去来兮,故我已不在,时不再兮,时时都在仰望故乡。

二、过年

社会在发展,经济也在发展,故乡的儿女们以各种方式离开了家乡,去求学、当兵、打工,走的多,回来的少,家里只剩下了老人、妇女和小孩,还有走不出去的残疾人。故乡一直被贫穷煎熬着,故乡在贫穷和落后中挣扎着、痛苦着。

随着社会的发展,故乡也在慢慢地变化着,大城市一年一变,但故乡十年才有一些变化。家乡养不了人,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有的一去不返,有的半老返乡,回来后感到人地两生,徒生故乡难回的伤感。

年难过,年年过。只有过年才能热闹一下,那些游子们带着钞票、礼物,带着家人回到了家乡,公路上跑着各地牌照的车,连广东、辽宁、贵州的都有,这是混得比较好的,混得不好的就坐长途汽车或火车回来,低调地

进村,见着熟人了,也会拿出一盒好烟分给乡亲们。乡亲们并没有高看那些小有成就的人,也没有轻视那些暂时没有起色的人,他们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一个村子的人,是不是亲戚的亲戚,是一生生活在一起的人。

农村人常说“有百年的邻居,没有百年的亲戚”。村子就是一个大家庭,是生活在一起的不同姓氏的家人。所以,能在一个村子里生活,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福分。

早年间,陕西关中农村过年走亲戚靠走路,一二十里路的亲戚,当天能打个来回,二十里路以上的亲戚,要在那里住一晚,第二天再走回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自行车逐渐普及,路上骑自行车的就多了起来。但不是所有的家庭都买得起自行车,家庭困难的人家往往会晚几年买,他们有时会向村里有自行车的人家去借,借车子之前,会充分考虑两家的关系,也不一定去了就能借到,如果这家正好不用自行车的话,十有八九会借给他,如果人家正好要用自行车,那他就要去第二家或第三家去借,直到借到为止。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摩托车逐渐多了起来,开始只有几家能买得起,没几年大部分的家庭都有了,村道上马达的声音轰轰而来又轰轰而去,路上弥漫着刺鼻的汽油味。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动自行车也逐渐多了起来,人们出行更加方便了。

近年来,过年时村子里的小车逐渐多起来,到处停满了小车,南来北往的小车把村道当成了柏油大马路,逼仄的村道时常会堵车,两车相遇车轮经常会挤到路沿,或要寻找宽阔处会车。

过年的礼物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走亲戚通常的礼物是两把挂面一包白糖,也有的提一祥笼白蒸馍;在二十一世纪初替换为一箱饼干、一箱饮料或一箱水果、一包成品小包装蛋糕;近年来,农村的礼品也逐步升级了,一般是一箱牛奶、一件红星软香酥或与水果、点心等物杂配,一般亲戚带二三件礼品,去看丈母娘要带四件礼品,还要考虑礼品的颜色搭配,即所谓的“四色礼”,当然,丈母娘也会使出看家本领做好吃的招待女婿。

我小的时候,过年才能吃上肉,改革开放以后,温饱问题逐步解决,吃肉已经不成问题,市场上肉类供应增多,主要是钱的问题,手里宽裕了,就可以多吃几顿肉,经济紧张了就少吃几顿肉。在过年的时候,不管穷富,家家户户都要买十多斤肉,做成臊子,至少要吃到正月十五去,富裕的人家还会买些牛肉、羊肉、腊肠等,农村过年饮食一年比一年丰富。年还是那个年,年味也根据各家经济和运势各自有不同的体会,每个人对年的看法都不相同,重要的是过年是个全民休假的模式,是亲友相聚的机会,也是在外的游子回家过年的机会。

三、河滩会

故乡在武功,历史上曾出现过农业鼻祖后稷、皇帝李世民、忠臣苏武、良将游师雄和状元康海等先贤名人,盛名和辉煌并没有给它带来经济上的发展,远离大城市让小镇在漆水河谷中寂寞丛生,最热闹的是每年冬天的“东河滩物资交流大会”,现在叫“后稷文化节暨东河滩物资交流大会”,通俗的叫法

就是“河滩会”。

武功镇原为武功县县城所在地,1961年县治所由武功镇迁至普集镇,自此,武功镇逐渐衰落,经济发展式微。河滩会原会址设在武功镇以东漆水河河滩,后稷教稼台附近,现会址北移至苏武纪念馆附近,会期一般在农历十一月初至月中,现已列入咸阳市和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河滩会不是一般的会,这是一个千年古会,据考有四千多年之久,最多时有十万人之众,西北乃至全国的很多生意人都来做生意,秦腔团、歌舞团、杂技团等各类演出团体在此安营扎寨,还有什么奇胎怪兽展出,打把势卖艺的,表演汽车压人的,脚踢钢筋的,卖猪羊牛马的,卖桌椅柜子的;陕西小吃肉夹馍、油茶、扯面、牛羊肉泡馍、饸饹等应有尽有,各种百货摊位成百上千,一家挨着一家。各个卖家在卖力地推销商品,所卖之物无奇不有,宣传形式各具特色,有的商家在摊位上放个喇叭重复着促销的广告词,有的则自己不断叫卖着,还有扮成孙悟空或猪八戒形象自我宣传的。市场管理办公室的大喇叭不停地喊着寻人寻物启事,谁家的小孩走失了,谁家老人走丢了,还有一些丢钱丢物的信息,也有会期唱戏的节目预告等大会通知。

河滩会是附近几个县群众最热闹的一个古会,其间,周边县乡群众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逢人就问“你上会了吗”?隔三差五就要去逛一次会,有的去购买所需之物,有的去卖掉自产物品,有的纯粹就是去图个热闹。会期一般有十天,最多有过二十天,最短有过五天。很多商家在这十天里就能卖出几个月的钱来,都指望每年这个会期能赚得益

满钵满。

河滩会旁边的公路上挤满了小贩，吆喝着售卖物品，让本来不宽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路上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携老扶幼，慢哉悠哉地走着，着急的只能硬挤过去。路上自行车、摩托车、三轮车相互挤着，尽管部分道路采取了断路措施，可是总有人把小汽车从小路开进来，然后就陷入在人流和车流中，几个小时都出不去。到处都是人，像蝗虫一样，像蜂箱一样，这时候，就能体会到“人山人海”的意思了，谁也没法给谁让路，因为没有空余的地方，只有随着人流去走、去挤。

这段时间本地群众正值农闲之时，没事了就三五成群去上会，老汉老婆们拿个凳子坐在戏台下看秦腔，一般都有两台秦腔大戏在唱对台戏，看谁家的戏台下观众多，名角登场后戏台下马上就会人潮汹涌，胡挤乱挤，有的挤掉了帽子，有的挤掉了鞋子，有的喊钱包不见了。台上唱的是历史剧，台下唱的是生活戏，台下和台上一样热闹，台下找人的，卖东西的，孩子哭闹的，说东道西的，活生生的现实剧。年轻人不爱看戏，就去游戏厅、杂耍摊和卖衣服的区域乱转。学生娃们成群结伙去看热闹，开始还在一块儿，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很快就被挤散了，要想在茫茫人海中找个人，那简直比登天还难。

这段时间也是小偷最忙的时候，这时干上十天能顶半年的收成，在人群中经常能看到小偷被人打得头破血流，拼命在人群中狂奔。人常说，不要光看小偷点钱，要看小偷是如何挨打的。小偷这个行当令人厌恶，但是

千百年来却杜绝不了，总有人去干这种下贱事，所以一旦被人抓住了就使劲地打，旁观的群众也会帮忙，这个一捶，那个一脚，打得小偷只能夺路而逃，跑不了就求饶，被群众扭送到派出所后，教育一下，没几天就放出来了。小偷都是一些惯犯，屡教不改者，派出所拿他们也没有办法。

河滩会是历史悠久的民间物资交流大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超级露天大卖场。可以想象，一个十万之众的大集会是多么热闹，商户云集、人潮涌动、各种声音响彻云霄。货来自天南地北，人来自五湖四海，买卖兴旺，名传远方。因此，这个古会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抓手，也是拓展乡村消费，留住乡愁记忆，实现地方经济增长和文化繁荣的一条途径。

近年来，村子的变化依然不大，但是镇子的变化却很明显，县镇一起打造“历史文化名镇”“森林小镇”，路修宽了，绿化越来越好了，自然环境得到美化；姜嫄水乡、苏武纪念馆、美阳关、漆水湖湿地公园等文旅项目已建成，营商环境改善了。随着每年“油菜花节”、摩托车越野赛、马术表演活动的举办，武功镇的名气越来越大了。

故乡在努力地改变着，虽然缺少资金、技术和人才，但还在一点一点地发展变化着，这跟一个人的奋斗一样，适合自己的路子就是最好的路子，找到自己的定位就找着了发展方向，也就知道了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秦人，本名张春喜，集团公司机关。

喝酒是个事。

国宴喝什么酒,那是国事;结婚喝喜酒,那是家事。还有情事、义事、愁事、乐事、好事、坏事……关乎喝酒的事数不尽。精彩的故事也常在喝酒中演绎:看《西游》,有美猴王偷喝蟠桃会仙酒,醉后撒泼大闹天宫;读《水浒》,有武松几碗酒下肚,赤手空拳打死吊睛猛虎;说《三国》,亦有曹孟德煮酒论英雄之篇章。这些暂且放下不谈,说说咱老百姓喝酒的事。

我这人喝酒不行,喝一点儿就上脸,面部红得跟关公似的。这在我看来挺丢人的,所以在人多的地方,比如在结婚筵席上,大型聚会时,我都尽可能少喝,无论别人怎么劝酒,我都捂住酒杯,不让续。

有些人越喝脸越白,是那种死灰般的煞白,蛮吓人的。这些人看似酒量不错,其实不能多喝。脸变白,说明酒的耐受量已接近极限,再喝就酒精中毒了,即使没中毒,那肝也伤得不轻。更糟糕的是,他们误以为脸不红就可以接着喝,那不是玩命吗?最能喝的,是酒后脸庞微红且油光发亮的人。对他们来

喝酒是个事

文 / 吕传彬



说,喝酒倒像是在做美容,让他们显得更加健康了。

我虽然不胜酒力,但喜欢喝一点酒,原因就一个,喝了觉得舒服。夏天喝冰啤酒,清凉解渴,胜过任何饮料;冬天温一点花雕酒,暖到心窝里。当然我最爱的还是白酒,因为酒香最浓,是闻着都觉得舒服的酒。老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香气就是白酒最好的招牌。

因为喜欢白酒的香味,我烧菜有时喜欢加白酒。做红烧肉时,加一点白酒,吃到嘴里肉也醉人。上海本帮菜中有一道名菜“草头圈子”。“圈子”就是猪大肠,浓油赤酱,烧得很

入味,然而此菜中垫在盘底的草头是不可或缺的,它能解大肠的油腻和腥气,而要让草头起到这样的作用,就必须在清炒草头的过程中加入少量白酒,让草头的清香发挥到极致。

酒能助菜味的提升,那么喝酒吃菜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比如说吃大闸蟹的时候,温一点黄酒喝,能让人觉得蟹的味道更美,因为酒能去腥;蟹性凉,喝一点酒还能暖胃。好

酒和好菜是相辅相成的,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如此。男人回到家,看到媳妇烧了一桌好菜,便两眼放光,高兴地说:那么多好菜呀,得喝一杯!反过来说,如果手里握了一瓶好酒,也会产生要去弄几个好菜下酒的冲动。

当然,对于爱喝酒和会喝酒的人来说,下酒的菜可以不用多,也无需山珍海味。文坛美食家陆文夫在《屋后的酒店》一文中,特别提到早年间苏州一些在他眼中为“地地道道”的酒店,它们只卖酒不卖菜,最多给一些豆腐干、花生米、辣白菜之类的下酒。陆先生认为,会喝酒的都是去这样的地方,那些喝酒还要菜考究的不算“善饮者”。

不过喝酒不讲究菜的恐怕还有另一种情况。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去咸亨酒店,只要一些茴香豆,大概不是因为陆先生说的“君子在酒不在菜”,而是囊中羞涩吧。吃不起下



酒菜的人还是有的。

我原来住在一个很小的弄堂里,只有两间房子,住四家人,大家相约请了一位看门人。老伯年纪大了,也干不了其他事,我们相商给他一些微薄的报酬糊口。

弄堂里有一家就两位老妇,年迈体弱。老伯为她们打理花园,偷偷在人家园子里种了几株辣椒,碧绿的叶子,辣椒成熟后挂红果,好看倒也不输一旁的月季花。老伯山东人,爱喝酒,但生活困难,只能买最便宜的土烧,下酒菜则免谈。我多次看到他去花园摘一两颗辣椒,就坐在弄堂口喝上了。土烧辣喉咙,下酒的辣椒也是那种最辣的尖头椒,经常吃得如此辛辣必伤身体,老伯最后就是得肝癌死的。

我还听说过用铁钉来下酒的,一边舌舔钉子,一边张口喝酒。当然那只是传说。然而这样的传说流传得很广,其中必定有原因,或许那是以前人们生活都太苦的缘故吧,才让人信了。

舔钉子喝酒,是我听渝东乡下一个老农说的。当时我下乡采风,他留我喝酒,然而桌上只有一盘清炒黄花菜,是从野地里摘的。他说钉子的事给我听,可能是为没有好东西招待我而找台阶下,也可能只是自我宽慰。但讲完这个故事,我俩都乐了,把杯子里的酒干了。

下乡那几年,喝酒这事,我也算是见了一点世面。渝东人喝的烧酒可厉害了,有一种叫“小烧”的,度数却一点儿不小,多在六十至七十度之间。和我一起下乡的老同学吴爱喝烈酒,他为了向我展示这酒的厉害,曾做过这样一个试验,将一个碗反扣,在碗底

注里倒一点“小烧”，然后划一根火柴扔进去，立马窜起蓝色火焰。

渝东的酒烈，人也豪爽，尤其在喝酒的时候。有一回，我参加一个乡宴，自然少不了酒这个主角。一张方桌，坐八个人。大家先是自便，吃菜喝酒。我许久未沾荤腥，肠子都枯了，见有好菜自然拼命往肚子里填，至于酒嘛，装模作样罢了，虽频频举杯，但用嘴抿一下便放下。

大家吃着，说着话，兴致渐高。此时，同桌的一位老乡发话：“我们来痛快的！”于是取来大碗一只，倒满白酒，要求一桌人轮着喝，规则是，一圈下来，必须喝干见碗底。在这个游戏中，第一位喝的不能熊，喝过之后碗沿得露出一圈方能服众；最后一位则熊不得，碗里剩多少你都得喝光。没想到还有这样劝酒的，当时把我吓得不轻。幸好打头扫尾的都不是我，我得以继续做“南廓先生”。

尽管如此，那次我还是喝“坏”了。之所以不用“醉”字，那是因为我意识仍然清醒，就是头痛得厉害，胃里翻江倒海，最后狂吐，

感觉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了。我从来没喝醉过，倒不是因为我能克制，而是因为酒量小，没到醉就已经趴下了。不过酒后呕吐的滋味实在难受了，打那以后，我发誓，喝酒绝不再喝到这般境地。

但有些人醉了就没事。老同学吴常喝醉，不呕吐也不发酒疯，起初就是话多，同一件事颠来倒去说不停，末了便是呼呼大睡，打他都不醒。杜甫有一首《饮中八仙歌》，将李白等一干人醉后“出状况”描绘得惟妙惟肖，让人忍俊不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李白酒后诗情万丈，张旭草书如有神助，这样的鬼才，我从未见过。或许我们只是凡夫俗子，或许我们生活的时代不同，酒力的神话也不再出现了。

在渝东乡下，喝酒就是找乐子。高兴了，要喝一点酒；不开心时也喝酒，从酒中寻乐，以抹去心头的不快。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叫上几个贴心的老乡同饮，这叫“同甘共苦”。乡村的生活，酒，就是乡亲们生存的支柱。

责任编辑：田宏伟

作者介绍：吕传彬，重庆市万州区沙河中学。

怀念有季羨林的北大

文/雷红玺

夜色苍笼的时候，我打的来到了传说中的北京大学。的哥很是健谈，滔滔不绝地给我介绍起了北大的风景“一塔湖图”：水塔、未名湖、图书馆。

站在波光潋滟的未名湖畔，“状元桥”被我踩在了脚下。也就是这座桥，隔断了多少人的“北大梦”；也就是这座桥，一样的人生走出了不一样的精彩；也就是这座桥，一头连着黯然失色，一头通向锦绣未来。多少莘莘学子望断学业路，痴心独木桥，能踏上此桥的人却总是寥寥无几，然而又是何其幸运！

六月的蛙鸣此起彼伏在夏夜的北大，的哥说，北大的学生思想活跃，这也是北大与清华最大的区别。说话间，我仿佛看见“五四运动”的熊熊火炬划破夜空，听见如潮的呐喊在耳边呼啸，历史如卷轴般映现在了我的



面前。眼前是如此安谧、和谐，长裙的女生悄然路过，哼着青春的歌谣。

虽是夜色，我仍不肯放过这难得的大饱眼福的机会。车子徐徐开过，路过燕园女生宿舍，门前红色的大门，铭记着多少妙龄女子曾经的芳华和智慧？当时的燕园，聚集的女子又是何等的卓越！她们是负了使命，从封建王朝中脱颖而出，果敢地站在了历史的前沿。有人说：“一个民族的强

弱不是看他有多少精英，而是有多少杰出的母亲。”在理性的清华与感性的北大之间，也许，我更愿意挖掘北大缤纷的色彩。

来到北大，就不能不想起“未名四老”：季羨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四位老先生中间，我更仰慕或者说较为熟悉的便是季羨林老先生。这源于生性喜欢文字，有看散文的嗜

好。很多年前就时不时看到先生的文章,看到先生如家常小炒般的文字,总是拌了淡淡的自家味道,所谓的“自成风格”便是如此吧?

先生的“和谐论”显然是早了很多年,却最终被历史再一次强调和承认。先生,就是先生,先生的眼光是独特的,声音在嘈杂的背景下显得弱小了点,然而,却是坚定无比的。当全社会都在寻找和谐的时候,先生却已淡然地退出了这一“时髦”的话题。先生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已被见证。曾经,手执书本的少女时代,心中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能到燕园拜访先生,看先生一眼也知足。但是,后来,先生的身体每况愈下,文字渐渐稀少,我知道,先生的精力需要做更重要的事情。先生有许多头衔:国内唯一一位直接研究吐火罗与语言的学者、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作为国宝级国学大师,已是高龄的先生每一个日子都显得弥足珍贵。现实击退了我一切不现实的想法,能看到先生的文字本身就很奢侈了。

今天,当我站在燕园门口的时候,我知道:先生曾经在这里的书房沉思,在青藤下转身,在微黄的花蕊里寻找春天,在蜻蜓的盘旋中俯瞰人生,在自然与世事之间,先生总是在笑,淡然地笑,淡定地笑。

先生在笑,我也就去了俗不可耐想要拜访的心。留一份安静给耄耋之年的先生,就是对先生最大的尊重和爱护。

然而,这个“然而”来得那样真实迅猛。

噩耗在 2009 年 7 月 11 日的清晨降临。

打开电脑,先生仙去的消息迎面扑来。我惊惧了! 2008 年 6 月从北京归来之后,我还在黑板上专门给学生写下了“季羨林”三个字,在对先生做了重点介绍的同时,推荐他们利用暑假多看看先生的书。

在略有凉意的清晨,我走出了屋子。满地的露水、脸上翻滚的泪水,不足以代表我对先生无限的尊崇和爱戴! 或者说,是对再也看不到他的美文的哀恸! 先生是一种标高,更是一个指引者。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导航仪”,是一个在这个无比浮华喧嚣的尘世里还清醒的一根“指南针”。先生激励了多少人,影响了多少人,坚定了多少人,也许只有苍生知道。可是,先生终究没有熬过岁月,生命停留在了 98 岁的年轮上。

最终没能成全“九九归一”的说法,“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是先生一生的原则。无论在牛棚,还是在学生面前。但在 301 医院里,先生已经不再说“不”。

帕斯卡说: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先生已经到了天高云淡的境界。此刻,默然离去的先生想要说什么呢? 他是否会像巴金老人那样说:“从现在起,我是为你们而活。”还是,一如往常,在默诵着古希腊神庙上的那句话“认识你自己”?

不知不觉多年过去了,且借这迟到了的文字,献给我敬仰的先生,献给和我一样还在怀念先生的诸多人……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雷红玺,澄合矿业百良公司。

一场新雨洗刷了煤城小镇,眼前的一切变得清新可人。还是那条矿山路,路边粗壮的老梧桐树,矿区熟悉的烟火味……一瞬间,尘封的记忆夹杂着些许惆怅倾泻而来。工作第一天走进的那座老厂房,见证过能源供给的高光时刻,却也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浪潮中沉寂,甚至被一些人遗忘。

置身厂区内,老工厂赭红色外墙,小方格式的玻璃窗,墙体上“团结求实奋进创新”八个美术字斑驳得难以辨认,真实呈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业厂房的典型风貌和厚重的煤矿企业文化。那一刻,我仿佛又听到了昔日机器轰鸣,看到了各个岗位上火热的劳动场景,一种割舍不下的情愫油然而生。

1987年,随着下峪口矿国内稀缺瘦精煤产量的增加,原煤炭工业部决定,将选煤厂的生产能力由60万吨扩建到120万吨,并于1989年秋通过国家级验收,投入试生产。正是在那时,我和90多名青年同时被分配到下峪口矿选煤厂,与老工厂结下了不解情缘。

黄河龙门是鱼跃龙门和禹凿龙门故事的发生地。汹涌的黄河水从狭窄的晋陕大峡谷奔涌而出,微微转了个弯,河道变宽,水流变缓,顺河而下几公里处,就到了以生产“龙门牌”精煤而闻名全国的下峪口矿选煤厂。

选煤厂从建厂至今已走过了近50年的光辉历程。翻阅档案资料,选煤厂的几次华丽转身清晰可见。一次是前面提到的隶属于

原煤炭工业部时期的改扩建工程,完成了产能翻倍;下放陕西省政府管理时期,于2001年进行了二次技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在线质量监测体系和生产信息管理网络;2004年划归陕煤集团管理后,在原厂附近新建了一座年入洗能力300万吨的新型选煤厂,新设备新工艺和高产出率、高自动化成为它的新名片。运行了几十年的老选煤厂完成历史使命,光荣下岗。

时间进入2022年,韩城矿业按照陕煤集团“智能矿井、智慧矿区、一流企业”建设目标,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与煤炭洗选加工相融合,在下峪口矿选煤厂实施智能化建设,实现了由传统选煤向智能选煤的跨越。

走进选煤厂,一边是摆满了智能化设备的新厂,诠释着绿色、低碳、环保、智能的时代主旋律。另一边则是静默多年的老厂和傲立于运煤专线上的老精煤仓。它们虽然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但作为企业发展的见证者,承载着老一辈矿工的记忆,无声地诉说着从简易落后的煤矿生产到建设现代化智慧矿山的故事。

一阵风吹过,梧桐树抖落的水滴打在身上,顿觉百感交集。是啊,或许每个人心中,都藏有这样或那样关于老工厂的记忆。期待老工厂再跃龙门,迎来新生。

责任编辑:冯骁

老工厂

文 / 陈凤鸣

作者介绍:陈凤鸣,韩城矿业公司。



题记：喜得周末，回归自然，带小儿闲游金丝峡。相游甚欢，不觉日暮，归来仍念念不忘。故父子相约，作文以记之。

水中乐园—金丝峡

暑假，爸爸带我和姐姐去金丝峡景区游玩。那儿的水清澈见底，让我印象深刻。

我第一次体验了撑船。先把篙插入水底的石块中，再用力往后一撑，船就把水拨向两边，缓缓前行。我们向“翡翠瀑布”那边撑去，瀑布泻入谷底溅起的水珠直洒到我们的脸上，凉丝丝的，舒服极了。

我们不仅撑了船，还玩了水枪大战。我们边玩爸爸边给我们拍照，结果他被我们打成了“落汤鸡”。我们继续走，发现水枪装不了多少水。这有什么呢？金丝峡里最多的就

是水了。

玩得正开心，一场大雨突然而至，还好爸爸眼疾手快，买到了几件雨衣。我们穿上雨衣，边走边玩，虽然都淋了一脸水，但我们的笑声一直在山谷里回荡。

金丝峡真是水中乐园啊！那天，我们不仅玩了山谷里的水，还玩了天上的水。

大美金丝峡

大秦岭可能最偏爱金丝峡吧！

那里有灵动如画的山水美景，丰富多彩的动植物资源，还有鬼斧神工的奇特风貌，别致厚重的风土人情。置身其中，让人流连

忘返。

走进金丝峡，“天然氧吧”的自然气息便扑面而来，浓郁、充盈而又清新。一望无际的茂密森林，就像一道道绿色屏障，世代守护着高耸入云的大山。如若是天气刚放晴，从山谷向远处望去，盘旋在半山腰的薄雾，若隐若现地环绕左右，像丝带般柔软，羽毛般轻盈，就像把一滴油墨滴入水面，轻轻一点便纷纷四散开来，如临仙境一般。站在山顶，远处的群山高低错落连绵起伏，一阵微风吹过，树枝摇曳，就像一浪高过一浪的绿色海洋。

金丝峡的最深处，是丹江源头之一。河水在这里沿着山间自由流淌，或激流，或舒缓，高低落差的山川形态，让河水形成一条条瀑布奇观，有双溪瀑布的飞流直下，也有翡翠瀑布的温婉儒雅。每一处瀑布下面，都被流水冲击成一大片碧潭，像翡翠一样。走累了可以乘船暂歇，也可撑起船篙自由飘荡，捞鱼打趣，拍照留念。河水清澈见底，成群结队的小鱼游来游去。漫步于峡谷之中，到处洋溢着轻松自由的气息，让人轻易就忘却了尘世的烦扰，为内心注入一丝宁静之气。让我不由得感叹，万物都有着自由的灵魂。

金丝峡也是动植物的天堂。这里既有温带的阔叶树种，也有亚热带的常绿树种，还隐藏着秦岭地区面积最大、最古老的短柄栎原始森林，红豆杉、大果青树、金钱槭等各种名贵树木随处可见。无论是溪边路旁，还是斜坡山坳，都有各种兰花的身影，这里被誉为“中国兰花之都”。每年四月，鲜嫩的商芝破土而出，采摘回家焯水炒肉，成为本地

特有的一道绝佳美食。如果幸运，还能看到金雕、红腹角雉等珍稀动物，听说还有豹、黑獾等比较凶猛的动物。

金丝峡以“峡”著称。在峡谷中穿行，每一步都有不一样的景致，每一个峡谷都有独特的风格，造就了这里的“峡谷奇观”。“一线天”两边悬崖峭壁、危岩耸立，抬头翘望，只能看到如指缝般的一线天空，名副其实。蜡烛峰高耸入云，如一支蜡烛拔地而起，遗世而独立。还有青龙峡、黑龙峡、白龙峡、石燕寨穿插在十里峡谷之间，幽深静谧，巧夺天工。当年真武祖师张三丰，隐居石燕寨潜心修炼，赈济黎民，随后由此南下武当，修道成仙。

金丝峡之美还在于人。优美恬静的自然环境，稳健厚重的秦岭南山，塑造了当地人山水的灵气、自然、稳重、坚毅。当地人待人朴实热情，处事厚道，无论是经此暂歇，还是来此游玩，在衣食住行的细碎日常中，都能感受到迎面的热情，心里的踏实。来返路上，经常会看到山里人顶着烈日、薄田耕作的身影，徜徉于此地的山水之间，无论刮风下雨，也总能遇到背着重物、拾阶而上的当地人，为游人送去登山所需。

金丝峡的美，在山上，在水里，在森林，在峡谷，更在于当地人的举手投足之间。朋友，有空去金丝峡吧！用心去欣赏，去感受，去聆听大自然的脉搏，去感受那林间吹来的自由的风，去领略造物主的神奇，感悟生命的真谛吧。

责任编辑：田宏伟

作者介绍：石头，陕煤集团总部。



矿区的街角总是坐满了人,传来欢声笑语,诉说着乡情。

我的家乡,在白水煤矿社区,旁边是金黄的麦田,葱翠的树木,娇艳的花朵,一排排楼房,浓郁的烟火都是家乡独特的风味,这种种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

家乡的人多数是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和稚嫩的孩童。过了晌午,待炊烟散尽,阳光洒满大地,家中的老人便带上孩子去到社区的街角。只见他们一手攥着蒲扇,一手拿小板凳,那是炎热的夏天。一路上,孩子蹦蹦跳跳地走在老人前面,拾起落在地上的绿叶,又摘下娇艳欲滴的花朵,高兴地别在耳旁。后面的老人则看着那孩子,脸上洋溢笑容,

银白的头发在阳光下更加耀眼。

走过水泥大道,便到了社区花园的树下。说到花园,其实是一处人们玩乐的地方。在那儿,老人们放下板凳,盘腿坐下,唠起了家常。这时的阳光穿过街道,照着墙壁,那墙壁仿佛在喊救命,不停地喘着热气。有一丝风儿路过,槐树叶便沙沙地唱起了歌。阳光透过巨大的树冠,地面上便斑驳起来,成了家乡人在夏日乘凉的宝地。只见老人们人手一把蒲扇,轻轻扇动着,风吹过微笑的脸颊,吹过银白的发丝。孩子们则唱起歌谣,为这寂静之地添了几分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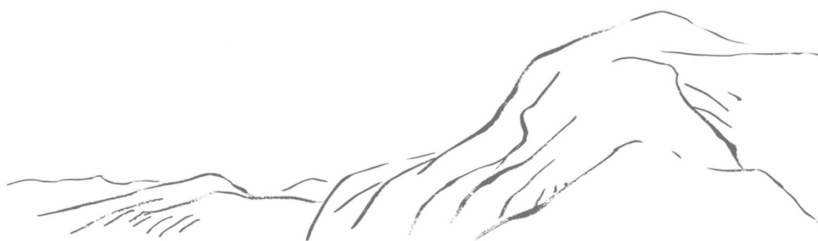
冬日里这花园虽有几分淡然,却仍不缺乏温馨。大约两三点钟时,阳光穿过薄雾照在街角。这个时候人虽然不多,但也总能听到欢声笑语。老人放声唱着红歌,其他老人纷纷应和,那声音仿佛随着清风,随着乡情,传递到社区每一个角落,每个人心里。

家乡的社区总是热闹的。看,老人们放下棋盘,摆上棋子,玩起了象棋,旁边议论战局的声音纷纷杂杂。“将!”这声音总是十分有震慑力,伴随一阵掌声和叫好声,留在了人们心里。

飘远的风,在槐树的枝叶间走远,人们的欢笑,在街角的阳光下回荡。这小小的社区呀,承载着太多的回忆,诉说着化不开的乡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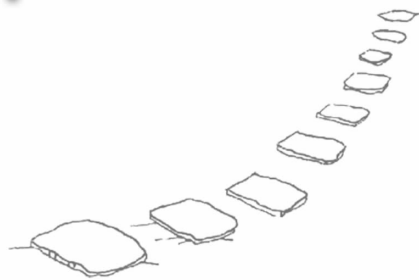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王立元,蒲白煤矿运营公司。



老屋追忆

文/郝敬鹏



睡觉不怎么做梦的我,最近常常梦见我在家乡的老屋里玩耍,变成了一个五六岁的孩童。

上身穿着一件微微泛黄的背心,露出的胳膊黝黑黝黑的,不知是太阳晒的还是贪玩时弄脏的,下身穿着说蓝也不蓝,说黑也不黑的短裤,膝盖上还有一大块已经结疤的伤口,脚上蹬着凉鞋,静静地坐在老屋门口的木墩上。有时看看刚从田里耕地回来用笤帚掸去满身灰土的人,有时看看坐在院子石头上端着饭碗聊着东家长西家短的人,有时也看看老屋土坡上星星点点的花,可我却不认识那是什么花。

说来也奇怪,异常调皮多动的我,怎么可能安静地坐一会儿呢?大概是累狠了,也可能刚放学回家,梦里的事情谁知道呢?醒来后也常常是泪水挂在眼角。

我想,可能是怀念家乡的老屋了。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娃娃,从小就在老屋的门前屋后玩耍,长大后去到县城,加上求学、工作,掰掰指头已经十几年没怎么回过老家,更没有住过这个老屋了。听母亲说,她当时嫁给父亲的时候就已经住在这个屋了,应该是爷爷一辈盖起来的,亦或更早。在我的记忆中,老屋是由土砖砌成的,墙壁抹过白灰,但外面有一道一道的裂痕,也一片一片掉了许多,变成了原来的土黄色,内墙壁倒也还平整些。站在厅堂看,头顶是一根根碗来粗细的木头搭建的,长时间的烟熏,木头也变成了黑色,屋顶是由烧制出来的土瓦片铺盖的。小时候不懂事,总站后山坡往屋顶上扔石头,等他滚落下来,为此还挨了不少骂,原来会砸碎瓦片,导致家里漏雨。老屋的大门也是木头的,带有门栓,每次开门都会嘎吱作响,门口就带着两个平整的木墩子,那可是我小时候的专属座位。厅

堂正中墙面上贴挂着祖宗牌位，还有财神、灶王爷等一些年画，靠墙放着用油漆染着红颜色的巨大五格柜子。我曾经看到，每逢大年初一，母亲会蒸煮一些贡品，然后谦恭地摆在堂前的柜子上，那刻，一定还有母亲的心愿一起呈上。

老屋的外院很大，那是我小时候的游乐场。平平整整的一块儿，我常常在院子里滚铁环、跳方格、过家家，或是打滚撒泼，有时也逗逗爬过的蚂蚁，抓一抓石子，好不惬意。院子也是农忙时临时存放刚从田里收割的庄稼的地方，用来打小麦，掰玉米。天气好的时候摊开三五床席子晾晒作物，可是一下雨就惨了，雨落到院子里就变成了泥水，让人行走不便。

院子的东侧有一口老井，井口用石头垒起来，有四五米深，前后有好几家人都靠这口老井。我记得，井口始终是敞着的，从来不盖盖子，大人们用很长的绳子勾上水桶，一抖一拽，一桶一桶拉上来，挑回家做饭、烧菜、洗衣、饮畜。我也是吃着老井的水长大，吃着老井的水走出农家。我不记得这井是谁挖的，但一定是父辈们的杰作。

院子的西侧有三棵大树。一棵是我最爱的桃树，春天树上开满淡粉色的花，夏季结满了美味的桃子，我会不知危险地爬上去摘桃来吃。一棵是山萸树，我们老家管它叫枣皮子，是一种中药材。每到春天，盛开着金黄金黄的花朵，仿佛邻居家和我同龄的漂亮的姑娘。后来我才知道，到了秋天，它的颗颗红果卖出去，便成了我秋季开学的学费。另外一棵树最大，是核桃树，不知长了多少年，爷爷告诉我，这棵树自他出生

就已经长在那儿了，至今仍是枝繁叶茂，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果实，也是几家邻居夏天来乘凉的好地方。

院前不远处，是一块田地，倒也不大，约莫就一两亩。春天一到，鸟儿的歌鸣一定变得灵动，伴随着喜鹊喳喳的叫声，辛劳的父亲母亲定会早早下地，犁铧翻起田里的沃土，将种子撒进温热的土壤。青青麦田长着油绿肥硕的芥菜，剌来淘洗干净后文火煮过，也是小时候最好的菜肴。而我也会提个篮子，假模假样地去地里揪些母亲口中的车前草、苦菜花、蒲公英，拿回家扔在猪圈里，看着肥猪哼哧哼哧地吃着。告别了春的旖旎，便会迎来夏的蓬勃。伴着莺啼蝉鸣，黄豆苗也不甘示弱，饮足春露，悄悄吐露出新芽。小小的我会进到夏天的玉米地，就像进入了原始森林。母亲除草，而我只顾着自己玩耍，时不时拍赶着在我眼前晃悠的虫子。每逢秋收时节，我好像懂事一些，父母亲忙于农事，我就会自告奋勇拎着茶水送去，看着大人在树荫下席地而坐，喝水间隙随地一躺，草帽一盖，这就是珍贵的休息时间，我便踢踢踏踏环顾四周，累了乏了也就随地一躺。冬天的田地有些凋零，满田的庄稼不见了，闲置的过冬田地要进行深耕，听父亲说，这叫“寒冬地深耕，来年虫不生”。经过一冬的雪雨霜冻，深土中的虫子会冻死，来年种庄稼不生虫子，而我只得在一旁堆堆雪人。

就这样，在田地里一年一年轮回，我也慢慢长大了。

与田地一岸相隔有一条小沟渠，窄处不到一米，如蛇如带，小时的我经常跳来跳去，

别看它小,可它一头枕着连绵起伏的山,一头挽起几家人的农田。这条小河是多情的,也是有担当的,庄稼喝着这水长大,田地里的农人也喝过这水解渴。河边留下过我深深浅浅的脚印,河湾留下过我扎猛子的欢腾,留下过我摸鱼抓虾的喧闹……

在我的记忆中,老屋的全貌远远不止这些,我和老屋的故事也远远不止这些。在离开老屋的日子,忙碌着工作,我差点忘记了,幸好我又没忘。现在老屋和周围早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了,时常听老人说起过,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我的人生已经走过一段了,老屋成了我总想回去的地方。那条回屋的路或许平整了,记忆中的不可攀登的山不再那么高远,溪流也不那么深了,或许回去还能摘两个院边生长的桃子吃。

我生活过的地方,我住过的老屋,可能她已认不出我的模样,当时那个一心想走到山外,那个想触摸太阳、追逐云彩的少年。

想那个老屋了,我决定回去看一看。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郝敬鹏,澄合矿业合阳公司。

烈日下的平凡

文/杨培超

在夏日的骄阳里,有一群人工作在露天里,挥汗如雨,用辛勤的双手为共和国的大厦砌垒着一砖一瓦。他们衣着朴素,甚至满身沾满泥浆,可是他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善良和质朴。他们远离家乡和妻儿父母,来到陌生的城市和郊区,开拓着一片片新的天地,筑起一栋栋高楼大厦。

他们是建筑工人,他们的人生是平凡的,但他们的业绩是辉煌的。平凡的人生也会时刻闪耀出耀眼的诗意。

诗意,是纳兰容若的“人生若只如初见”,是卞之琳装饰了别人的梦的佳人,是艾青常含泪水的双眼,也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细微的琐碎。如果对于政客来说,诗意是兼济天下的情怀,对于将士来说,诗意是银钩铁画的激昂,对于羁旅之人来说,诗意是西风瘦马的寥落,那么对于建安人来说,诗意,就是钢筋混凝土下平凡的生活。

由于工作的缘故,我曾一次次深入建设工地采访。当我抬头仰望,数十米高的脚手架上,建安人的身影仿佛在半空中飞舞,只能隐约看到五颜六色的安全帽在跃动。阳光在他们的身上跳跃,抚摸着他们厚道的脸庞;一阵风吹来,掀起他们的衣襟,可是丝毫没有影响到每个人,他们依旧忙碌

着,仿佛“蜘蛛侠”在空中飞来荡去。

有一次,我背着照相机走进一个施工工地去采访。正值七月的当下,昨日的一场雨过后,今天更添了一份闷热。我内心泛起一丝悔意,真不会挑选时候,赶上个大热天来工地。我举起相机对着半空中干活的工人师傅随意地拍了几张照片。等我躲进阴凉处打开相机查看时,却意外发现,被拍进相框里的工人师傅,有的浑然不觉地正在忙着捆扎钢筋,有的一边干活一边扭头朝我微笑,有的摆出潇洒姿势宛如演员亮相。那一刻,我的内心浮起的是欣喜和愧疚之意,欣喜的是有几张好照片,愧疚的是没有认真去拍照那些可爱的师傅。这些工人师傅是多么的可爱可敬啊。于是,我爬上楼顶,来到工人师傅身边,拍了许多熠熠动人的现场照片。有一位师傅对我说,不要拍他,灰头灰脸的,让家人看见会心疼的。我一边拍摄,一边与工人师傅交流着,他们那份发自内心的真诚和忠诚,让我感动和铭记。驻足间,工人师傅脸上滑落的豆大的汗珠,与那黝黑的脸庞相比,更是黑白分明。这大概就是悬于天上的炎炎烈日,赋予建安人的赤铜色,这就是劳动者的本色。

我时常在想,现在的人有多幸福,夏日里室内有空调,冬天里弥漫着热风,日晒不着,雨淋不着,风刮不到。闲暇时,可以远足郊野山谷,看满山桃花,看碧绿的田野和金灿灿的油菜花,亦可以涉足浅水沙滩,戏水玩乐,好不惬意。可是想起那些奋战在工地的人们,你就会生发出另外一种情绪来。

一次,我随领导进入工地检查工作。走进工地,到处是繁忙的景象,工人师傅们有

有的在推车,有的在运砖,有的在加工钢筋,有的在砌砖……我们每个人戴着安全帽穿行在工地上,只见一位汗流浹背的工人师傅,正在用锤子敲打着模板,汗珠顺着脸颊像小溪一样不停地往下流,他不时地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拭一下脸上的汗水,衣服几乎湿透了,紧紧地贴在身上,他只是看了我一眼,又继续低下头敲打着模板。

离开工地后,在去往另一个工地的路上,我忽然想起之前网络上几句动人心弦的话语:他是谁的儿子,是谁的父亲,是谁的丈夫,他如此的辛苦,是为了谁……将这几句话语赠与建安人,又是多么贴切。建安人肩负的不仅仅是父母的期望、妻儿的期盼,更多的是企业赋予他们的重任,他们每个人的心里装的是工期和质量,他们每个人的肩上扛起的是企业的形象和使命。

走进工地深处,我索性与几位工作不忙的师傅闲聊起来。一位师傅说:“夏天的雨来得急,说来就来,打得模板啪啪响,下着雨,干不成活,把人可急坏了。”另一位师傅说:“工地的天最好永远是湛蓝的,朵朵白云,悠悠蓝天,微微徐风,朗朗丽日,不热不晒,这样就能天天出工了。”这位年轻的工人说出了一番富有诗意的话语。一问他的学历,竟是毕业不久正在实习的大学生,难怪能够说出此番富有诗意的语言。

曾经,我住的小区外也是一片工地。每天天刚亮,就有“轰轰轰”的声音传来,让人不能入睡,即使晚上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分,工地上仍有劳动者的身影在晃动。每次经过那片工地时,我都会注视一会,远远望去,只见一些人正吃力地推着两轮车,车上装载着

砖块或水泥、沙子。高高的脚手架上,建筑工人满头大汗地干着活,穿着灰色的衬衫,戴着安全帽,裤腿上、衣服上满是灰尘,黝黑的脸庞上闪现着汗珠。从春到秋,从冬到夏,他们一天天地忙碌着,奋战着。大楼长高了,可他们的身影却变得那么渺小。

走过许多个工地,我才知道,每个工地就是个小小的世界。工地上的人是简单的、平凡的,他们来自不同的方位,有的操着南方的家乡话,有的说一口北方地道方言;偶尔的一句家乡话,便是他乡遇故知,言谈中立马充满浓浓的乡情。拉近的是距离,多了的是缘分。

工地上的人,不管来自何方,不管是怎样的组合,也不管是怎样的性格,所有的人皆因工程而聚,头顶着同样的蓝天,脚踩着一样的土地,追求着同样的目标,甚至血液里流淌着的也是同样的秉性,那就是“大楼是靠一砖一瓦垒起来的。这个工程干完了、干好了,才能去往下一个工地。”在高楼封顶时,在安装机械试运转正常时,心愿是相同的,共同举杯,一同庆贺,也一同祝福生活的平凡而美好。

人生本是这般,因为迁徙跋涉,因为艰苦奋斗,因为不复回返,才充满了多姿的传奇,才会留下无边的向往。当逝去的风光已无处寻觅时,更应该珍惜眼前遗留的美丽,而不必等到多年以后再来重复一次怅惘的回忆。

当再次启程时,拾几片风景装进行囊,裁一段情义写入诗笺,不为千古留名,只想

记住这个感动的瞬间。在这里,他们也许怅叹仕途的坎坷,抱怨过现实的磨砺和艰辛,可是面对壮丽的山河、璀璨的灯火、繁华的都市,更多的是滋生心中那份诗意的梦想。只是短暂的停留之后,循着各自的人生方向,继续前行。

当我每一次回转身的时刻,工地上的轰鸣声依旧,繁忙的景象依旧,劳作的身影依旧,只是我没有刻意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偶尔交谈中也只是晓得张王李赵之姓的师傅,却未能详细了解他们的经历和过往。许是我的相机喀嚓一声的瞬间,定格了每一位师傅动人的形象,那就是建筑工人的高大形象。他们是过客,行走的每一个时空里,只是在一个地方停留片刻,只是劳作几载,只是留下一段岁月的记忆,而后,又日夜兼程地赶往下一个目的地。我突然感悟到,工地就是建安人的宣纸,他们留下的每一滴汗水和每一个足迹,都是在书写着平凡生活里的诗行和美丽画卷。

伫立在高楼的阳台上,目光放远,月光盈盈地流泻在阳台和窗棂上,仿佛弥漫着历史的深邃无垠,也携带着大自然的慈爱与平和。她沉落在澄净的秋水中,宛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这样的相濡以沫。今夜,一轮明月,经历了无数飘摇的风雨,看罢人间的兴废崛起,依旧那么楚楚动人,风姿绰约,依旧重复着千古不变的姿态。明天,依然会是艳阳天。

责任编辑:冯晓

作者介绍:杨培超,建设集团韩城分公司。



出嘉峪关

文 / 柳池

炽热的阳光洒在城垣，瀚海苍茫，风旗烈烈。

立于箭楼，极目远眺狭长的河西之地，州南雪山，祁连延绵。

对于河西走廊，未曾亲临的人常常会联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或者“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的物象，铁马冰河、贺兰云涌，羁縻万里。当身临其境，更多充塞于视野的，则是“一望烟尘滚滚，日色昏黄，水气溟濛者，戈壁也。”关地旧隶酒泉郡，“肃州东临水驿至州城四十里，实有七十里。州西至嘉峪关七十里，实有四十。余度之……出关后多戈壁，无尖站，每站必须赶到，方有水草食宿之处。”记录此行程的人为裴景福。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裴景福夜行至嘉峪关落宿，写下《自肃州出嘉峪关》：

武帝雄风不可攀，昆仑新辟汉河山。
右贤烽火过金岭，飞将旌旗出玉关。
大夏无心通竹杖，贰师有泪洒刀环。
谁怜属国还朝日，甲帐空悬两鬓斑。

裴景福(1855-1926年),字伯谦,号睫庵(一作闇),霍丘(今安徽霍丘)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户部主事。十八年秋改任广东陆丰知县,不久调番禺县,又调补潮阳县。二十五年十二月,调署南海县。

裴景福于近代史中颇有争议。其“门下士”金保全称其所至之处“举重若轻,治之裕如”(金保全《重印〈河海昆仑录序〉》),“皆著声绩”(金保全《裴景福传》)。在为裴著《壮陶阁书画录》序言中称道:

吾师亦以名进士令广东大邑,先后垂三十年。世济其美,廉俸所入,不治家人生产,独嗜古人书画,见辄购取,不惜重资,故收藏甲天下,赏鉴家咸推之。日本东邻文人艺术精于此道者,时时踵门求教,固无论矣。欧西法博士白希和(又伯希和)闻先生名,远造访于迪化,复至无锡,取所藏精品影印百余种携归,夸耀于彼邦,其见重如此。所著《睫闇诗钞》《河海昆仑录》,早行于世,脍炙人口,为必传之作。曾镌有《壮陶阁帖》六十卷,耗金钱十余万,历四十余寒暑,论者谓足与《三希堂》乾隆初拓比美。

如胡成《陇关道》所追溯:“裴景福精于

鉴赏,富于收藏……区区‘廉俸所入’,当然不足以‘收藏甲天下’,免不了‘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何况历任‘广东大邑’?民国八年(1919年)三月十四日上海《民国日报》第十二版刊有一段裴景福旧闻:‘所至有能声,而贪酷亦称是,盖才足济奸也。’”

捐班出身的岑春煊以父云贵总督岑毓英多有荫升,至光绪二十四年,得任广东布政使。庚子西狩,岑春煊护驾有功,擢升两广总督,任上惩治贪官污吏,杀伐果敢,得“官屠”之名。《稗官野乘》有载,岑春煊性好劾人,不畏强暴,自监司大员以至微员佐贰,有时且劾至百余人。在粤三年,岑办两起贪腐要案,其中之一即光绪三十年(1904年)南海县知县裴景福贪污案。裴景福历官广东数县知县,在南海县任上贪污受贿经查出者即达银元二十四万四千二百余。据载,岑先将裴景福革职看管,。后裴自愿罚款充饷,外释,逃往澳门。岑怒斥其为“两广县令,裴为贪首”,派员赴澳门与葡国交涉,允诺不置死罪,得以引渡,充发新疆,谪戍伊犁。民国后,裴景福释回,且在民国三年出任安徽省公署秘书长及政务厅长。此事被《二十年目睹之



怪现状》易名编入。

因庚子慈禧和光绪避八国联军西狩,岑春煊掉阖左右,深得慈禧宠信,一再重用,官至总督、尚书。民国后,岑仍活跃政坛,起初接受昔日政敌袁世凯差委,先后任福建巡按使、粤汉铁路督办。及袁称帝,又被南方推为讨袁军都司令。至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岑春煊与孙中山同为总裁,尔后又与政学系合作,反对中山先生。一身数变,随时浮沉,究其一生,留在历史上的当是他的屠官往事。

一边是游刃有余的“官屠”,一边是饱学之士的“贪首”,在前参后劾、“劾裴逮问”,必以除之而后快中,或多龃龉,似别有蹊跷。

裴景福友人桐城经史学家、诗人陈澹然在为裴《睫闇诗钞》的序言中写到:

时李文忠为粤帅,尤绝重之。壬寅大计,以卓异荐。癸卯,粤帅举人才,以道员送部引见。未及行而祸作。先生之任南海也,廷旨捕南海康有为,籍其家,括尝所往来书,廉其党。先生奉檄,偕知府王君存善往。西林(岑春煊)方为布政使,与康交,惧事泄,令择要人书藏之。先生察其书,皆通候往来,任王君持以献粤帅,固未达也。而西林则大恨,即借他事劾王,粤帅右之,仅免。未几,移陇藩,擢疆帅,及是移督粤疆。甫至,辄檄藩司撤任,劾为赃吏,夺其官,追赃急甚,誓必杀。既入狱,日书文山《正气歌》十通;事吟咏,有“饱食手一卷,便到羲皇前”语,意度萧然。久之,无左验,乃罚金八万,奏永戍新疆,此《河海昆仑录》所由作也。

此秘辛一桩实为裴氏开脱。其大意为南海县籍没“逆首”康有为家产时,“官屠”因与

“逆首”有书信往来,希望“贪首”能够代为匿藏。胡成在解读《睫闇诗钞·岭云集》下卷《闻近事感赋·戊戌春夏之间》首联“日斜谁挽鲁阳戈,沧海横流事奈何”后,认为对于戊戌维新变法,“贪首”大不以为然。“对于力主维新的‘官屠’,‘贪首’或因与之政见不同,或为邀功皖籍上峰,竟然未予庇护,籍没信函悉数缴予时任两广总督李鸿章,由是开罪‘官屠’,以致日后遭其参劾,实乃挟私报复。”(见胡成《陇关道》)

由是,“孤证难立,真伪莫辨。”此后,陈澹然写给袁世凯的密信提及:“今中国存亡,惟公是赖,”渴望成为袁之幕僚,“与共功名”,可见兀傲自多的“异士”亦多错仰之辞,感性之为。所言睥睨,不置可否。

据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卷一)描述滴戍临行之前的自辩:

奉电旨:“裴景福著暂行革职,檄司提讯,务得确情,据实具奏。钦此。”旋调查南、番两任讯断各案卷宗,无隙可指,又派员密访赃案,亦无证据,乃檄按察使程公宜洛、雷琼道、向公万传讯。廉访问余曰:“大帅谓尔贪赃?”余曰:“然,随夷(伯夷,商周时期的高士)混兮跖(春秋战国之际人,旧时多称盗跖)、矫(庄跃,战国时楚人,曾起兵反楚)为廉。东汉党人、东林党人、国朝陈恪勤、张伯行、蓝鹿洲,当时上官皆指为贪赃,何况区区。”廉访怒目相视,曰:“东邻西邻,与尔无干。”乃罢。越日,传谕罚醵(罚金、罚款)十二万元,收番禺县署。追缴时,同收者潘总兵瀛、陈总兵桂林、李副将世桂、参将丰泰、全太守照、李直牧家焯、叶大令麟书。

以东汉党人、东林党人和国朝陈恪勤、张伯行、蓝鹿洲被陷害蒙冤作比，觊觎洗脱罪名。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七日，裴景福由广州启程，经江西、安徽、河南、陕西、甘肃，于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行前，其记录有“仆自粤将赴戍所，友人范仲林手《皇舆西域图志》一书赠行，曰：‘子万里行，不可无作，子有作，万里即为子有矣’。”

裴景福并没有等到其《自肃州出嘉峪关》所言：“甲帐空悬两鬓斑。”“霍邱裴伯谦同年以事谪戍新疆，制二青布囊以自随。自光绪乙巳三月二十七日发广州，至丙午四月八日抵迪化，起讫一年，行一万一千七百余里。道途之所经历，耳目之所遭逢，心思之所接斗，逐日为记，悉纳之囊中。其长言之不足者，更缀之以诗，以道其志。事之所寄，书成都十七八万言，厘为四卷，名曰《河海昆仑录》。”(见《河海昆仑录》王树枏序)时任新疆布政使王树枏力陈景福“政声卓著”，被打成贪官的原因是和岑春煊有旧隙。

到戍所后，裴景福应新疆巡抚联魁之召，为其幕宾。居抚署西厅之南屋，直至赦归。在乌鲁木齐约三年，裴景福与布政使王树枏、谪戍的广西提督苏元春、流放的前辅国公载澜过从甚多，参加了编修新疆图志等工作。“宣统初元，给事中李灼华上疏讼景福冤，旨交粤督张人骏查覆”。(《皖志列传·裴景福传》附录)此年七月，裴景福得以赦免。

同为光绪丙戌科进士，与裴景福有同榜之谊的新疆布政使王树枏等人大加关照，加

之裴疏通打点，光绪丙午(1906年)抵达迪化的裴景福，并没有“永戍新疆”，三年之后的民国二年，裴景福从新疆返皖，历任政职，民国六年回乡，以鉴赏字画古董自娱，同时开始编著22卷的《壮陶阁书画录》，这本书对魏晋至清初流传的著名书画作品进行了记录和考订，六年后成稿。后又将所收藏的书法墨迹，刻板印成字帖，取名为《壮陶阁字帖》。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十六日，裴景福登嘉峪关。著文记之：

午后入内城，出西门，登嘉峪关楼。《禹贡锥旨》云：“嘉峪山一名鸿鹫山，关在山之西麓，长城环抱，控扼大荒，蜿蜒如线。”倚楼纵目，想见汉武雄风、班侯远略。俯视城方如斗，周围不及一里。西三门第一门门楼三层，东亦三门，外为月城，门南向，出门北行数武，始折向西。关楼耸峙，门洞深四十步，门外土阜环之，车道在左，西北隅多碎石，取石向城掷之，落地作唧唧声，他处则否，不能解也。距关门二百余步，道左碑矗立，书“天下雄关，嘉庆十四年十月肃州总兵官廷臣书。”前明弘治七年，闭关绝西域，以此为塞。正德、嘉靖间，土鲁番肆扰，关防益急，太祖开国时，兵力已至瓜沙，而志在驱元兵出塞，扫清中原，并无远略，故卒困于土鲁番也。一代规模宏狭，全视开创之一人，可不慎欤？关外蔚蓝一片，下有白若樗蒲数十立者，雪山也。一望烟尘滚滚，日色昏黄，水气溟濛者，戈壁也。西南有山，峻峭嵯峨，映日忽绛忽紫，色如铸铜。

出嘉峪关，至敦煌三百七十余公里，敦煌至玉门关近百公里、至阳关约为六十余公

里。几年里,我分别两次来到嘉峪关和敦煌。一次到嘉峪关时,恰遇天风大作,黄尘飞扬。飞沙走砾横扫峻拔的关城,一枚斜阳如同暗红的血块悬挂在关城的门楼。如果还原六百多年前的场景,当征虏大将军冯胜班师凯旋,胜利的喜悦冲淡战场的血腥,在残阳如血的黄昏中,浩浩荡荡的兵马来到了嘉峪关西麓——一个鲜见的依山傍水的平阔处安营扎寨。此时,天苍苍,野茫茫,在连绵不断的山峦起伏中,鹰隼盘旋,山谷鸣沙。将军不禁高歌“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将士们呼应“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黄尘足古今,白骨乱蓬蒿。”

中国本土哲学一向赞同基本上是一元论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完全超越任何个体现象,但是又完全存在于万事万物当中,并没有超越现世存在。嘉峪关是长城上众多关隘的一个标志,和不同帝国治理的技术边界一样,主权的威仪需和宣示结合起来。阎扶在《长城,时间的一个隐喻》一文中如是说:“长城不仅是我们的,也是全人类最为伟大的设计。从第一段起建,伟大的工程几乎就没停过。它绵延了几千年,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从最早的战国,到最后一个突破长城而下的王朝,无穷匮的子子孙孙们,在这儿建,在那儿建,建了拆,拆了建。时间在长城上因此显得凌乱,重现、遗忘、并置、交错、提前、退后、子虚乌有、反复涂抹……人们对于长城的种种猜测,都是以处理时间为代价的。”六百多年的时光推移,刷新了帝国国土一次次的伸缩留痕,嘉峪关巍然耸峙于祁连山下,作为时间的一个隐喻,具有长城关隘所隐含的标本意义。

作为标本意义的嘉峪关在六百多年前的明朝以胜利者的姿态展示了帝国在空间意义上的话语权利,但是在时间的刻度上,王朝的更迭在一个阶段并没有使传统内生性地加快文明的进程。在制度层面对其他宗教表现出宽容和自信,对异质政治、社会和商业活动排斥和清除,却扼杀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庞溟在《中国的历史模式在此时形成》一文中写到:“儒法国家的建立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有先发优势的,可惜思想意识的停滞和社会组织的固化,使一种本由竞争与冲突中发展而来的、稳定的、有效的社会结构,最终却无力回应外界发生的变化和自身长期的成长要求,由此逐渐丧失了比较优势。‘路径依赖’在中国的制度层面上再次得到了验证。”嘉峪关像其他巍然耸立的关隘和城池一样,在连年征战的严酷治理范式当中,扮演和催生了王朝对固若金汤的完美想象。在时间推移和现代文明的高歌猛进中,这种超稳定性的建筑意义上的功用和文化格局也只能成为历史画卷中的一枚图章,留下后人怀古凭吊的慨叹。

长安北望,让人无限遐想,在北中国的大地上,两条影响千余年历史的空间脉络:一条是由古长安出发的自西向东的丝绸之路,一条是绵延亘古由东端海滨山海关起始至明长城西端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在矢刃交接、笳篳哀鸣、环佩声声中,有疆土的予取予夺,有征人怨女的离愁别恨,也有生与死的尘烟聚散。

比之毁誉参半的裴景福来此早六十四年的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

十一日途经嘉峪关时,面对巍巍雄关和大漠风光,写下了著名的《出嘉峪关感赋》(之一):

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谁道崤函千古险?回看只见一丸泥。

明朝东部的吐鲁番日渐强大,常引兵进犯。征虏大将军、宋国公冯胜选址建关,始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关于这一段历史,《甘肃通志》是这样记载的:“嘉峪关,在州西七十里嘉峪山西麓,明初置,洪武五年冯胜下河西,以嘉峪关为中外巨防。西域入贡路必由此,土城周二百二十丈……”锁钥河西走廊最狭窄的山谷中部,因故号称“天下第一雄关”。

在被革职“滴戍伊犁”的万里旅途中,林则徐终于抵达嘉峪关。九月初八日清晨,林则徐策马出关。立马关前,放眼河山,纵临千古,感慨万端。威严高耸的嘉峪雄关,连接着大清王朝西部的河山。万里滴戍伊犁,经行此间,有幸一睹三座巍然拱峙的城楼高阁,逶迤伸展的长城城垣,压低陇山的云烟。瀚海苍茫里,空旷的戈壁滩,险绝的嘉峪关矗立在山谷之中,昂然威仪,雄霸天下。

1842年9月,林则徐在其滴戍见闻录《荷戈纪程》中写到:

初七日壬子,晴。饭后起行,出北门,在城外关帝庙小憩。庙新修,甚宽敞。其后大方池,池中有舟,可容八人之席,此间为罕睹。又行三十五里为丁家坝,仅有数户居民。其前后,则皆荒野。涉过涧河数道。又十五里安

远寨墩。又十里上腰墩。又五里大沙河墩。又五里嘉峪关,宿关之城外驿舍。是日行七十里,路不甚长,而小石礪砢,无一平路。尚喜大车在肃州城内已换长轴,左右车轮皆离车箱一尺,犹不至颠簸耳。此次大车,车箱长约五尺,宽约三尺,自地至车辕量高三尺,自车箱至蓬顶量高四尺五寸。

初八日癸丑,晴。昨夕,司关官吏来问所带仆从及车夫姓名,告以人数。今晨起行,余策马出嘉峪关。先入关城,城内有游击、巡检驻扎。城楼三座,皆三层,巍然拱峙。出关外,见西面楼上有额曰“天下第一雄关”,又路旁一碑亦然。近关多土坡,一望皆沙漠,无水草树木。稍远,则有南、北两山,南即雪山,北则边墙外,皆蒙古及番地耳。西行四十里至双井,有人家数十户。在隆顺店饭罢又行,则交玉门县界矣。三十里红山子,有两三人家。又二十里惠回堡,有堡城,乃乾隆年间官建,驻千总一员,兵一百名。此处有林木、水泉,颇为关外所罕。

因“虎门销烟”反被诬陷的林则徐忍辱负重,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开始赴戍途程。九月由扬州奉旨转赴开封祥符河工地,襄助王鼎办理河工堵口,效力赎罪。待事毕,启程履滴,于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中旬辗转抵达西安。由于积劳成疾,加上戍途奔波,林则徐染上疟疾,至西安后卧床不起,只好驻留就医,调养两月余,疟疾方愈。至九月初,出肃州北郭,行数里,入古滩,碎石纵横,人迹绝少。遥望前路孤墩,寒烟出没,斜阳西匿,道阻且长。至嘉峪关,南北两山,遥遥拱峙。“西门锁钥,启闭森严。紫塞龙堆,从兹万里。关门既出,

迴不见人。壮志离情，一时交集。瞻视山形地势，顿觉改观。然古人所称玉门、阳关，尚在此关之西数百里，为今敦煌县境，则嘉峪犹未足为远也。”（见祁韵士《万里行程记》）出都之日，西望咨嗟，回首敬望神京，而依依欲绝！

长途跋涉，车辙更易，路途艰辛动辄数月逾年。林则徐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安西以西，路皆沙碛。往往数十里无水草，碎沙之下有石底，车行戛戛有声。夜在车里宿。”茫茫戈壁，餐风露宿，其间的艰难险阻不言而喻。回首诸事，忧愤意难平，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他满腔愤怒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祁连、马鬃山系的烟云在逶迤伸展的长城城垣下漂浮。城压云低，城高自见，《汉书霍去病传》有：“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遥想当年少年将军霍去病，王维在《少年行》中赞他“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写出了后世对霍去病这位不世之才的仰止之情。怀想至此，已年近花甲的林则徐登高望远、壮心不已。西望边陲，不见少年封狼居胥的身影，唯见那昏黄的日光幻影下，少年单骑领銜，行军走马于阵前，怒目击杀狂胡，五十七岁的林则徐不禁老泪纵横。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漠南之战，未满十八岁的霍去病主动请缨，武帝封他骠姚校尉随军出征。第一次披甲执锐的霍去病，凭着满腔骁勇血气，携八百骑兵“长途奔袭”，以其骑兵冲击战术首战告捷，“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得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捕季父罗姑比……封去

病为冠军侯”。（《汉书匈奴传》）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率轻骑万人，由陇西出发向河西进攻，沿陇西郡西北上，西渡黄河、乌逆水，经速濮驻牧地，渡谷水，到达焉支山而返。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夏天，十九岁的霍去病展开收复整个河西之战，而此时的他凭借之前“河西大捷”之功，已然跃升为汉军统帅，与匈奴抗衡多年的名将李广等部也成为他的策应部队。此战中，霍去病再次孤军深入，据《汉书》记载：“其夏，去病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去病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上曰：票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麟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

河西匈奴在一年中连遭两次打击，已有不能支持之势，而匈奴单于又怪罪浑邪王和休屠王无能。“其秋，单于怒昆邪王（即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昆邪、休屠王恐，谋降汉。”浑邪王、休屠王经过商量，便派人和在黄河沿岸修筑边塞的将军李息联系。李息立即报告汉武帝。“上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去病将兵往迎之。”当汉军渡过黄河与浑邪王、休屠王部众相遇时，休屠王临时反悔，浑邪王部众也有不欲降者，浑邪王杀了休屠王，并收编了他的部众。霍去病当机立断，率军驰入浑邪王营中，“斩其欲亡者八千人”，尽将其众渡河东进。匈奴降汉者“凡四万余人，号十万”。接着霍去病派人护送浑邪王到长安，受到了汉

武帝的隆重接待,武帝并封浑邪王与其亲信数人为侯。汉政府把投降的匈奴部众安置在“河南地”之原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故塞之外。从此,河西走廊正式归入了汉朝的版图。

随即,汉分河西为武威、酒泉两郡。十年后又增设张掖、敦煌两郡,同时建玉门关和阳关,“列四郡、据两关”。从此,阳关和玉门关就成为西汉王朝设在河西走廊西部的重要关隘。

汉王朝对匈奴的反击战争,通过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公元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和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使“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其中两次轰轰烈烈的河西之战,皆由青年将领霍去病指挥。河西之战使汉朝与匈奴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开始转折。祁连山和焉支山松柏茂密,水草丰盛,冬温夏凉,是匈奴宜于夏天放牧的优良牧场之一。匈奴败北失地,实谓沉重打击。《史记正义》引《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愍惜乃如此。”

完成不世功勋后,霍去病登上他人生的顶峰,官拜大司马骠骑将军。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二十四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去世,谥封景桓侯,葬于茂陵。其一生宛若烟花,在瞬间绽放出夺目光彩后,遗憾地悄然消逝。

或许,林则徐来到此处,踏过1960年前少年将军英姿勃发、奔赴疆场的路途,脑海里勾画出的是汉唐或者蒙元及大清时的广阔疆域。这个饱经离乱分合,有过起伏辽阔

的中国疆域,让今人有理由对西方的帝国列强保持长久的警惕与愤慨。当英军派舰队封锁珠江口进攻广州,林则徐严密布防。英军受阻后沿海岸北上攻占定海,后抵达天津大沽口,威胁北京。惊慌失措的道光皇帝急令直隶总督琦善前去“议和”,妥协的结果必然是辱没气节。

而此刻,距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虎门海滩销烟已有三年余。

也许,林则徐沿途也在翻阅1759年乾隆年的《西域图志》,方是时,东北与俄罗斯帝国(沙俄)分界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与外兴安岭,这条疆线直到鄂霍次克海与库页岛,东南沿海亦未有侵蚀。如果中国的疆域一开始便是清朝帝国最为强盛时的疆域,那么不论生活在唐代的诗人岑参,还是身在嘉峪关的林则徐,就不会有身在异乡的惆怅:“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汉代,以武力开辟出河西四郡,到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时期,河西四郡又被不同族群交替割据。到了唐朝强盛,重新恢复并拓展了汉朝最为强盛时的疆域,岑参这位边塞诗人,和来到河西走廊或者西出嘉峪关的那些开辟戍守安西四镇的人们一样,故土情节,都在关内。

那时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唐时的凉州、甘州、沙州、瓜州,在安史之乱后尽被吐蕃攻占,肃州、河州、湟州兵锋所指皆应声而下。予取予夺,无休无止。明万历年间陕甘道御史徐养量于壬子六月撰文隳刻的《嘉峪关漫纪》,以儒生之情志写下诗行:

揽辔酒泉西，纵横千口列。朝旭丽飞旌，
凯风口长戟。

行行招玉门，迢迢扼沙碛。红泉襟其南，
黑水障基北。

五月沟草黄，一带石烟白。屹然华夷防，
洵自鸿蒙辟。

右臂断匈奴，越裳献重译。霜骏宴昆丘，
天马来西极。

遐略侈前闻，雄图载往册。神祖耀皇威，
烈圣扬边烈。

迹年争荡除，万里烽尘绝。东疆拓大松，
西堠斥邛僰。

端拱望垂衣，师边而臣力。远人慕化来，
款关无虚夕。

爰阅对王麻，舞干有苗格。王者守四夷，
天险亦空设。

班生擢柔翰，所志在竹帛。执讯俘尉犁，
臣服尽姑墨。

从兹入版图，五十余属国。穷黜罢轮台，
无宁夸汉德。

惠中绥万方，文教广四讖。咨諏嗟靡遑，
聊为勒良石。

这些诗行是为了歌咏那些文治武功的不朽勋业，以启迪后世。然而，世间总难遇真正的感同身受，除非自己与自己的较量。林则徐不可能像少年英才霍去病一样，有统一九州而彪炳四海的国家叙事铺呈，国祚日下而列强环伺，年近花甲而谪戍伊犁，“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当自追问，不胜唏嘘。

及后三十余年，清末朝局动荡朝不保夕，西北先后有同治回乱、沙俄侵华，李鸿章主张放弃西北抓紧海防。而左宗棠极力反对，不顾年迈之躯，抬棺由肃州出发收复新疆。1875年正月，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率部进驻肃州，领导西征大军收复新疆大计。1876年4月，63岁的左宗棠坐镇肃州，命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先后率师出关，进逼新疆，会于哈密。

面对建于470年前的嘉峪关，林则徐登高城，西北望，不见狼烟，而旌旗猎猎；商贾通达，而腐蠹陈枢，不禁感慨：

东西尉侯往来通，博望星槎笑凿空。
塞下传笳歌敕勒，楼头依剑接崆峒。长城
饮马寒宵月，古戍盘雕大漠风。除是卢龙
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出嘉峪关感
赋》之二）

在嘉峪关这个中外交流的咽喉要地上，博望侯张骞凿空西域，如同乘筏往来于人间天上，建立了功盖后世的神奇业绩。追怀往古，林则徐仿佛听到长城下，隐隐传来胡笳伴奏的《敕勒歌》声，又好像伫立关楼，背靠苍天依长剑，只见嘉峪、崆峒相连接。长城饮马，长鹰盘旋。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在往西行的必经之路上就是敦煌了。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仍无法知道当初张骞如何在黄沙莽莽不辨方向中饥肠辘辘地穿行。就像两千一百六十年前，当十九岁的汉武帝将旌节郑重递给二十七岁的张骞时，他们无法预料再见面就是十三年之后。

当我双脚踏在古沙州的阳关和玉门关的沙丘上，双目追随河西走廊西坠的落日。

烟霞大漠里浮现出一座历史的神龛，每一粒尘烟都如面铜镜折射出丝绸之路的千年磅礴。于中原而言，广袤的黄河以西地域曾一直是深不可测的传说。直到张骞出使西域十三年得还，霍去病天纵英才封狼居胥。西汉，列四郡据两关开疆扩土，恰是“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黄河以西，“唱彻《阳关》泪未干”，阳关由此成为了灞桥折柳般离愁断肠的又一个代名词。当林则徐亲身来到边塞古道，才更透彻辛弃疾“把栏杆拍遍”的悲愤和无奈。“重进酒，换鸣瑟。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

关山万里，长风萧萧。张骞之后，将军出征，燕然勒功，那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商贾驼铃，僧侣布道，那是繁荣盛世，经贸文化共荣。也正是张骞的见闻，《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记》才据此详细记载了“丝绸之路”的沿线。从此人们知道由首都长安出发西行，经陇西，穿过河西走廊，到达中西陆路交通的咽喉之地酒泉至敦煌，由敦煌再分为两路：南路由敦煌西南行，出阳关（今敦煌市西南）沿南山（今昆仑山脉）北麓，经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且末（今新疆且末县西南十五里之废墟）、精绝（今新疆民丰县北尼雅古址）、打弥（今新疆于田县东巴什拉乎拉克）、于阗（今新疆和田县南）、皮山（今新疆皮山县一带）、莎车（今新疆沙车县）、疏勒（今新疆喀什市），然后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向南到达大月氏、大夏、罽宾、身毒（今印度）等国。北路由敦煌西北行，出玉门关（今甘肃敦煌市西北），穿过白龙

堆，沿北山（今天山山脉）南麓，经尉犁（今新疆焉耆县南）、乌垒（今新疆轮台县东北）、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姑墨（今新疆阿克苏县）、温宿（今新疆乌什县），到疏勒，与南道汇合，然后越过葱岭，向西北经大宛，到达康居、奄蔡等国。

阳关和玉门关都是通往西域的门户，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出敦煌后必须走两个关口的其中一个，两者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自西汉以来，许多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多少将士曾在这里戍守征战；多少商贾、僧侣、使臣、游客曾在这里验证出关；又有多少文人骚客面对阳关，感叹万千，写下不朽诗篇。

林则徐一路西行，由嘉峪关至大漠敦煌。在其《出嘉峪关感赋》（之三）中写到：

敦煌旧塞委荒烟，今日阳关古酒泉。不比鸿沟分汉地，全收燕迹入尧天。威宣贰负陈尸后，疆拓匈奴断臂前。西域若非神武定，何时此地罢防边。

敦煌旧塞，弃置在滚滚的黄沙风烟。阳关、玉门关故址已踪迹难觅，而嘉峪关绝非楚汉相争的鸿沟，把关内关外分成两半。

如今，昔日的阳关城早已荡然无存，仅存一座被称为阳关耳目的汉代烽燧遗址，耸立在墩墩山上，让后人凭吊。在山南面，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沙滩，沙丘纵横，沙梁之间砾石杂陈，当地人称其为“古董滩”。据记载，1972年文物普查工作队曾对古董滩数十道沙梁进行勘察，发现了大片版筑遗址。经挖掘、测量，这里的房屋基础排列清晰整齐，附近有断续宽厚的城堡墙基，还出土了大批遗物。从遗迹及文物分布来看，这里在古代是



一个十分繁华的地方。此挖掘发现与《新唐书·地理志》及敦煌遗书《沙洲图经》等史料记载的汉代阳关位置相符合,考古学家根据史料考证,认为古董滩就是古代阳关的关城所在地。至于阳关何时何因被掩埋,至今还无从考证。

玉门关与阳关一样,曾是汉代时期通往西域各地的重要的军事关隘和丝绸之路交通要道。相传西汉时西域和田的美玉,经此关口进入中原,因此而得名。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曾作《玉门关盖将军歌》:“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南邻犬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虞。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自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西夏占领整个河西走廊后,玉门关就从史籍上销声匿迹了。玉门关自西汉武帝时期设置以来,伴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历时1140余年,关址也经历了几次大的变迁。对于汉玉门关的关址,历来看法不尽一致。唐宋时期的一些古籍,如《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

等,均认为在唐寿昌县(今敦煌市南湖乡寿昌故城址)西北118里。敦煌遗书《沙州图经》、《沙州城土镜》、《寿昌县地境》等认为在唐寿昌县北160里。本世纪以来,依据敦煌西北80公里许的小方盘城所出“玉门都尉”等汉简,许多学者认为该城即汉玉门关。还有人认为最早的玉门关在敦煌之东,或即汉玉门县(今玉门市赤金镇)附近,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李广利伐大宛后才迁到敦煌西北。近年来,据有关报导,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依据敦煌马圈湾等地烽燧遗址所出汉简以及当地地形、驿道相关位置等考证,玉门关应位于临要燧东侧,玉门候官燧(马圈湾)西侧,似在小方盘城西11公里的马圈湾遗址西南六百米处,通往西域的古驿道从此高地中间穿过。但关城遗址尚未找到,或已毁坏无存。

早在两千年前的汉武盛世,关外的土地——无论是浩瀚无际的戈壁,还是大雁停留的浅滩——全都属于汉朝政府辖管。虽

然,在贰师将军李广利兵败后,汉朝的天威才在大漠远宣。但是,早在联合乌孙切断匈奴右臂以前,就有开疆拓土的辽阔河山。若不是汉武帝安定统一了西域,不知什么时候停止在嘉峪关屯垦戍边!

事实上,即便对于史上最强大的唐王朝,也是不稳定的边疆。强大时大军所指,游牧民族的武装溃入漠野。喜欢定居的汉族群落筑城、修渠、屯垦,种麦、栽桑。而那些马背上驼背上的族群游牧于荒野,时不时,农耕地带麦粟瓜果将要丰收,高墙重门的城市里商贾云集,市面上金银充溢,这样的消息会迅速传遍漠漠荒野。牧人都是弓马娴熟的战士,他们倾巢出动,目标往往就是河西四郡。

而林则徐抗英寇于华南海疆,遭投降派打击谪戍西北边陲,但他不顾个人的荣辱,仍审时度势,竭诚为国。“须防蚕食念犹纷”。1850年1月3日,林公自滇返闽途中,于长沙湘江舟次邀晤左宗棠。后左宗棠回忆:“是晚乱流而西,维舟岳麓山下。同贤昆季侍公饮,抗谈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谈及新疆形势,林公云:“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遂将在新疆所积地图资料尽付正当盛年的左宗棠。

从传统意义上讲,统一的文化为中国赢得了荣光。吴晓波在他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提到:“中国人最害怕、最不愿意、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

一个宿命般的、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是考察所有治理技术的边界。”在分裂与统一中,中国的疆域一次次嬗变,而汉唐作为后世复兴的模本,将中国的疆域扩展至河西一代,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将西域的文化引入,将汉唐盛世的雄风带到中亚甚至更远的地方。当冷兵器时代的长途奔袭、跋涉消停以后,人们更愿意以亲历者、参与者的角度回顾精神的行迹。而这种平静的回望是在波澜壮阔的杀伐征战中得来的,因为任何选择都要付出代价,包括统一、包括和平,所以人们从阳关、玉门关和后来的嘉峪关三座关城的历史符号中寻求慰藉就合情合理了。

关城从繁盛到衰落,直到重走丝绸之路的国家大计被提出,它们从未被人遗忘过。繁盛之时,满载货品的驼队商旅络绎不绝,露天集市交易的画面在历史的微缩镜头中使异域的神秘感传播出盛世的光影。衰落之时,人们凭吊怀古,壮志未酬之日不忘昔日的荣光。如果从宏阔的外延价值向内挖掘,阳关、玉门关、嘉峪关则像烙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几枚邮戳,是寄寓幽情的地方、是排遣愁怨的地方,也是中国文人从战场拾取的一支狼毫,从诗意地理中找寻的一块端砚,有着抒写不尽的悲壮情节。

然而世事纷繁、幻化莫测。1905年的十月十六(农历)裴景福抵达兰州,先住在张掖路东段的一个客店内,最后住在铁柱宫(皖江会馆),正月二十离开兰州西行。在兰州共住三个多月。在这期间,他从兰州市场上收集了不少的文物,有宣德炉、碑帖、玉器等。最为重要的是,他在甘肃提学叶昌炽那里看到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代经卷。他到新疆

后,又把敦煌出土经卷的事情详叙于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伯希和,从而引起了国际文物大盗的关注。

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提到由道士王圆箎直接导致的伤心史,却没有提及间接引起敦煌文化流失的线索缘由。如前述金保全为裴景福著作《壮陶阁书画录》序言中提到的:“日本东邻文人艺术精于此道者,时时踵门求教,固无论矣。欧西法博士白希和闻先生名,远造访于迪化,复至无锡,取所藏精品影印百余种携归,夸耀于彼邦,其见重如此。”而生于湖北麻城的王道士,在他五十岁以前的谋生和成长经历没有任何历史记载,斯坦因1907年探访莫高窟时记录说:“在我来访八年前左右,从他的老家来此,在荒废的石窟定居下来……”因此专家们认为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云游至敦煌莫高窟,最初寄居于342窟内,以16号窟为香堂。

当时,喇嘛住在敦煌莫高窟上寺,他们念诵的是藏文佛经。王道士是汉族,粗通汉文,能诵道经,热心于传道募化。当地百姓以汉族为主,道教原是汉民自古以来的民间信仰,至于什么是道教,什么是佛教,他们也不详分辨。王道士比讲藏文的喇嘛更容易与敦煌老百姓沟通,一时间“求他礼忏的甚多”,所以他就发愿募款修建道观太清宫,也就是16窟和周边的下寺。但当时,以他的社会地位和募款能力以及敦煌地区社会经济状况而言,修建太清宫又谈何容易?可巧的是,刚到莫高窟后不久,他就发现了藏经洞。

藏经洞是典型的窟中窟,是16窟甬道北壁的壁画背面的一个暗窟。封闭藏经洞是

按照佛教的传统做法,把洞窟装满寺院的经书、绢画、佛像等物,然后把入口用砖泥封堵。再按绘制壁画的传统工序,把整面墙抹平,绘上壁画,仅凭外观,任何局外人都无法知道壁画背后还有暗窟。藏经洞内有上迄魏晋下至唐宋的古代写本、经书、绢画、小铜佛和法器五万余件文物,这些文物被隐藏了九百年后才被重新发现。

但只能说这个发现是个极不合时宜的发现。

当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并没有清点数量,更未登记造册,道士说:“发现藏经洞的时候,被腾空过,目的是为了寻找值钱的东西。”但是道士什么“值钱”的都未找到。于是他将一些书法精美的佛经写卷和漂亮的绢画赠送给县官和一些乡绅。在《重修敦煌县志》中有:“时县令汪宗翰率同文武官绅,大致翻阅一过,约数佛经二万余卷,当时人亦不之重也。有携回一二卷,也有不携回者。”因此,刚打开的藏经洞的文物数就成了谜。

1907年5月23日,斯坦因第一次进入藏经洞,他在日记中写到:“我进入藏经洞,看到成捆的写本一直堆积到高出地面以上10英尺的地方,而且洞内留下的空间只能供两人站立,我感到非常惊讶。”就是这个第一个来到敦煌莫高窟的外国人——先后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德国的来比锡大学和土宾根大学专攻东方学的著名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探险家因王道士的发现之旅成为敦煌文物的江洋大盗。

在首次进入藏经洞的这一年,斯坦因便以四块马蹄银(200两)骗买写卷、印本古籍

24箱,佛画、织绣5箱。而1914年春,这个有着清政府官方护照的英籍匈牙利人再次来到敦煌,编出要把唐僧从印度取回的经卷送还印度的谎言,用500两银子在此骗取570卷文书。在它的《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王道士)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几乎与斯坦因同时,伯希和受法兰西学院铭文与美文学院委托于1901年和1908年先后组织了两次中亚探险队来华,考察地包括新疆、甘肃等地。他在新疆发掘了“库尔干宰堵坡”、红山、“小山”、炮台山、沙山、墩库勒、阿克噶什、克孜尔炮台等处遗址,采集到雕塑、壁画、陶器、杂物、雕刻品或版画。在详询裴景福关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之后,1908年伯希和到达敦煌,花了五百两银子收买王道士,搞到敦煌莫高窟晋唐写卷六千余种文书、唐代绘画二百多幅,以及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等珍贵文物,悉数运回西贡,整理后存至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伯希和在莫高窟详细查看了所有洞窟,对每个洞窟做了描述,特别是详细记录了洞窟中的壁画题记。伯希和是科班出身,比斯坦因专业,他从王道士手里挑选的敦煌文物与斯坦因运回英国的相比,虽然数量上略少,但精品居多。

总之,从1900年到1910年的十年间,藏经洞中的发现物被疯狂瓜分,有的被王道士当作礼品送给地方官府或乡绅,有的被变

卖,作为化缘物用来修建道观和石窟,有的被地方官员私吞,有的被文物爱好者收藏,但大部分精华被外国人从王道士手上坑蒙拐骗攫取而走,并全部运往国外。“1907年和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先后两次用700两白银骗购约13000件;1908年法国的伯希和用500两白银骗购约5500件;1912年日本的橘瑞超等用350两白银骗购约400件;1914年俄国的鄂登堡骗购残卷约500件、绘制443个洞窟的平面图、拍照洞窟照片2000余张;1924年美国的华尔纳以75两白银用特制胶布粘走26块精美壁画,盗走彩塑、半跪菩萨各一尊,经卷2件。”(见《敦煌史话》)

敦煌遗书可谓卷帙浩繁、部类庞杂,包含吐蕃文、回鹘文、突厥文、蒙古文、粟特文、梵文、于阗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等多民族文字,涉及天文、地理、历法、医学、算学、宗教、氏族、经学、文学、音韵、书法、音乐、占卜、民俗、舞蹈等等,应有尽有。所以季羨林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这个说法绝不为过。

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来到敦煌,看到敦煌文物遗毁情状,慨叹:“非仅考古家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他挥毫写就《敦煌记事诗八首》,其中一首写到: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

在他的提议下,1944年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莫高窟从此收归国有,艺术

宝库有了专门的管理、保护和研究机构。

事实上,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日本人的确将敦煌学作为日本美学的源流,将敦煌学作为日本文化的原典去对待的。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斯坦因、希伯和骗走的那部分敦煌文物,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英国和法国的博物馆里。而王道士用力保留下来的汉文古卷,却大部分被毁了。

在祁连山支脉积雪融水供给下,疏勒河与党河交相呼应,在敦煌的腹地形成一片片绿洲,为定居于此的人们提供了可以休养生息的生存环境,也为边城增添了活力和生气。夕阳西下,登临古关,举目远眺,四周沟壑纵横,长城蜿蜒,烽燧兀立,胡杨挺拔,芦苇摇曳,与古关雄姿交相辉映,使人百感交集,怀古之情,油然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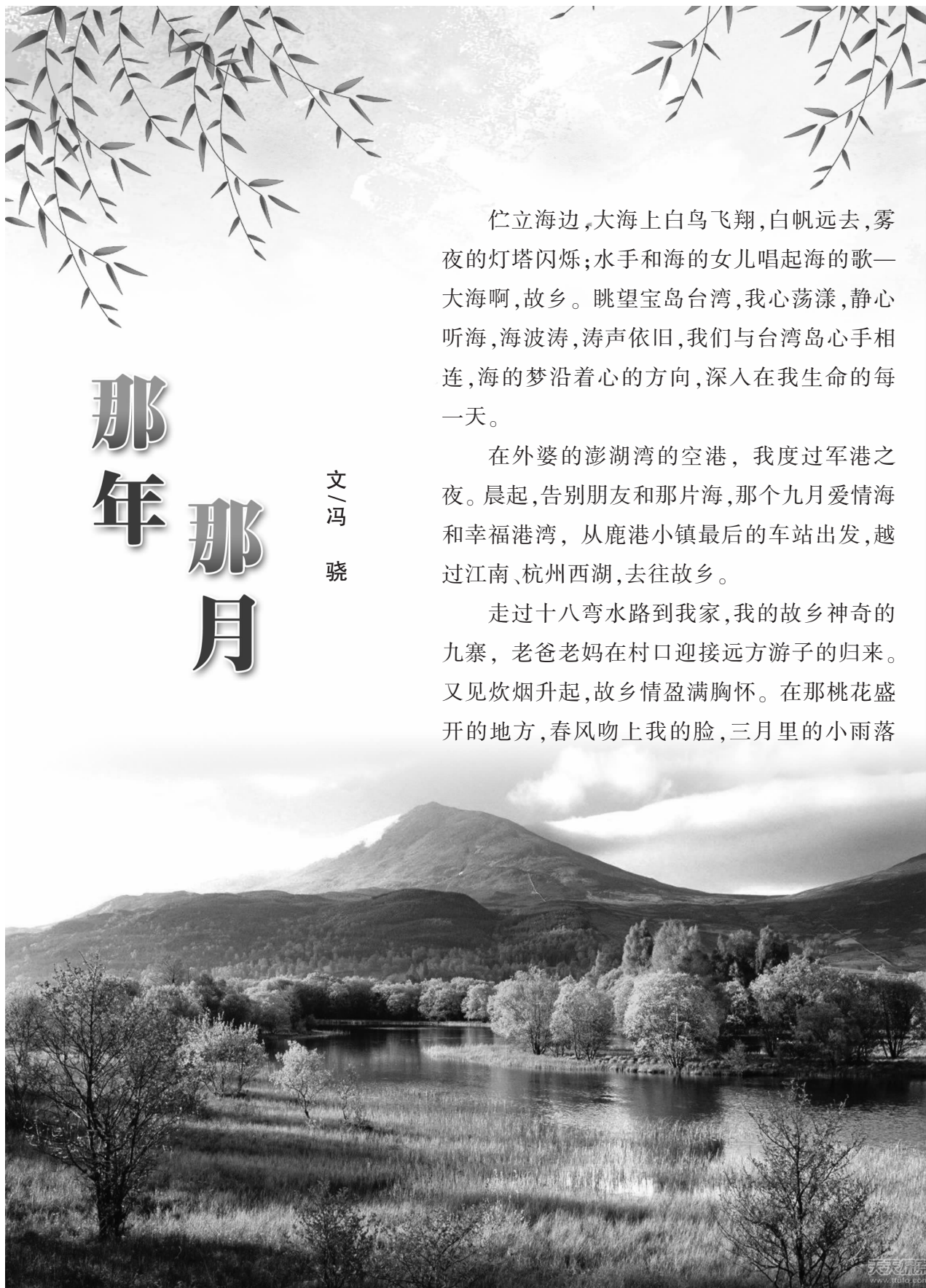
来济在其《出玉关》中写到:“敛辔遵龙汉,衔凄渡玉关。今日流沙外,垂涕念生还。”王昌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岑参《玉关寄长安李主簿》:“东去长安万里馀,故人何惜一行书。玉关西望堪肠断,况复明朝是岁除。”庾信《重别周尚书》:“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等等,不胜枚举。在中国的诗歌地图

中,出嘉峪关,至“允姓之戎,居于瓜州”(出于《左传》),曾经上演了从大汉王朝开疆裂土“列四郡、据两关”到唐朝王朝“西拒波斯,南接罽宾”的经纬功业,以及张骞通西域、鸠摩罗什布道等等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几多刀光剑影,几多生离死别。不论四面转圜的“贪首”裴景福,还是民族英雄文忠公林则徐,虽皆行吟滴戍之途,然而前者裨阖于河海昆仑留下草蛇灰线,后者悲怆于荷戈纪程而青史留名,为己与为国,舍得之间,高下之别,境界不辨而自见也。

七月流火,鸣沙山没有往日的屯兵,也没有矢刃交接与狼烟烽火。莫高窟前成片的杨树林在风中哗哗作响,一个过客的悲悯在天光云影的徘徊中显得微不足道,但在时间的巧合中,我们从千年遗存散落世间的悲悯中打捞文化的自信,泅泪多年的“中国的眼睛”些许复明了罢?我们从百余年前滴戍羁旅中寻找和发现民族精神烛照的光影,“浩荡襟怀”总能集结曾经暗哑的微芒。时光荏苒,祁连山下,我似乎听到,从嘉峪雄关响彻的鼓声,正穿越疏勒河的上游,在大漠敦煌升腾起来。

责任编辑:田宏伟

作者介绍:高小军,新型能源公司。



那年那月

文 / 冯 晓

伫立海边,大海上白鸟飞翔,白帆远去,雾夜的灯塔闪烁;水手和海的女儿唱起海的歌——大海啊,故乡。眺望宝岛台湾,我心荡漾,静心听海,海波涛,涛声依旧,我们与台湾岛心手相连,海的梦沿着心的方向,深入在我生命的每一天。

在外婆的澎湖湾的空港,我度过军港之夜。晨起,告别朋友和那片海,那个九月爱情海和幸福港湾,从鹿港小镇最后的车站出发,越过江南、杭州西湖,去往故乡。

走过十八弯水路到我家,我的故乡神奇的九寨,老爸老妈在村口迎接远方游子的归来。又见炊烟升起,故乡情盈满胸怀。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春风吻上我的脸,三月里的小雨落

满梦里水乡,故乡的云在飘,弯弯的月亮映着我的家乡山和水,稻草人依旧在,蝴蝶飞,鸟儿飞翔,泉水叮咚,家乡的龙眼树枝繁叶茂。在希望的田野上,新农村的生活步步高,人们过着好日子,共享幸福。我热恋的故乡等你来。

走过乡间小路,我想起童年的故事。家乡美,辽河从门前流过,青青河边草,蝴蝶泉,橄榄树,野花香,乡音浓,采茶舞曲绕山梁梁。采蘑菇的小姑娘与笨小孩一起捉泥鳅,种太阳,手捧兰花草,望着月亮和两颗小星星,展露歌声与微笑。冬季的校园里,校园钟声响过,坐在红河村学校的自习室,我和婉君、小芳、灰姑娘和同桌的你,聆听老师讲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和春天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冬天的故事、光阴的故事。

在中学时代,我们一起成长,放飞梦想,扬起理想的风帆。我们最初的梦想是让青春绽放,给梦想插上隐形的翅膀。青春日记里写满海的誓言和约定;十七岁的雨季,赤足走在田埂上,风吹过下雨天,花雨伞下,漂亮姑娘与冒险男孩演绎着一个美丽的传说。红月亮升起,夏天的风摇曳着忘忧草、樱花草,花香袭人。我和你一路同行,我用《单身情歌》和《康定情歌》表白着明明白白我的心;你赠我千纸鹤,有一点心动地制造浪漫,我们彼此许愿,编织美丽的神话。被风吹过的夏天,异乡的夜里,当我想起你和那雨中的情景,那些花和秋蝉轻舞飞扬;难舍难分时刻,彼此祝福,思念总在分手后,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穿越万水千山,来到大武汉这座古城,开启大学水木年华。那些年,我们都是追梦

人,在幸福教室听老师讲课,在图书室书海里漫游;清晨,在湖边读书;傍晚在美丽的小树林约会追逐。男儿当自强,我相信爱拼才会赢,在快乐的世界成功的世界里,我们为梦想时刻准备着,阳光路上为梦出发,追梦男儿青春不老我们不敢。

在不该相遇的秋天,我与我曾爱过的女孩,在一样的月光下仰望星空,在雨中漫步,在春暖花开时,一起追光,享受城里的月光,做背对背的拥抱,制造浪漫。但爱情终是平行线,当爱情经过的时候,本想好好爱你,可你永远不懂我,你的柔情我不懂,等你那么久,却是断点。再回首,已被风筝误,我知道我们不会有结果,爱是梦一场,比陌生更遥远,就当从未爱过。我的梦如风吹过,虽然用心良苦,但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晚秋时,忘情水流过人间。那些年那些事,每天都是闪光的日子,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都会感恩老师。

最后一个夏天,我们用三天三夜完成九万字论文,交上答卷,度过美丽时光,结束光辉岁月、校园春秋。毕业那天,春江花月夜,一曲琵琶迷蒙烟雨人间;追风少年纷纷说再见,我们去远方。

离别时刻,我把爱的箴言写满青春纪念册,虽说永远是朋友,但各自雁南飞,一句跟往事干杯,且行且珍惜,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分手的拥抱成为遥远的思念。

毕业后,开始一个人的生活,我辗转柳江、安阳、秦皇岛、牛逼的天津和宁夏川,最后到达山水重庆,希望以后的以后成功。

那一夜,月光温柔,在爱情码头红枣树下,与重庆美女九妹美丽的遇见。遇见你是

我的缘,从此坠入情网,开始了甜蜜爱情。那些年,一对幸福恋人共奏爱的恋曲,畅想美好未来。

后来,受企业委派,我到飞翔的石家庄开拓力所能及的事业,一走一年多。打工十二月的日子里,我的恋人却爱情转移。我的情感经历了由甜蜜蜜到崩溃的历程。

那段岁月里,我写了许多爱情笔记,记录了爱情经历——

春天里,用花海为你铺设七里香径,春阳恰似你的温柔,爱情成为我最美的期待;在江边手牵手,情歌我们一起唱;寂夜,爱在浪漫中舞蹈。被风吹过的夏天,清风徐来,你的蓝眼睛让我为爱停留,夏天的风吹来,月光下的凤尾竹动情摇曳,你手心里的温柔让晚风花香,你的样子好可爱,你笑起来真好看,夏日炎炎有你真甜。夏天最后一朵玫瑰盛开时,寂寞的季节也即至,爱在深秋,伴着相思的雨登临峨眉,欣赏秋风落叶,留下秋日私语和片片枫叶情,秋意浓,爱情意浓。山下,雨一直下,鲁冰花、香水百合、茶花依次绽放,晚秋胜景,留下粉红色的记忆。大约在冬季,窗外,相思的雨落满人间星河,你生日那天,我真情流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以护花使者的名义做出轻信的承诺,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里的阿妹以温柔女人心告我你在终点等我。窗外的雪飘在天空,我们在北郊品尝重庆的味道,做着最浪漫的事。

爱上你,心在跳情在烧,我只在乎你,你是我的唯一。只因你太美,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这世界那么多人,你是我最爱的人,一生爱你千百回;摘下星满天给

你,你是最美的太阳,照进我的心里,照亮心墙,你爱笑的眼睛永远闪烁在我的心空。今生今世一生有你,必然幸福。那些日子里,美丽心情伴着每一天,许愿相亲相爱,你是风我是沙,多远都要在一起,共同编织现代爱情故事。

那段岁月里,我们走过咖啡屋和凤凰花季,度过一个一个情人节,在美酒加咖啡音乐声中,跳起酒醉的探戈;莫尼山下,捧着玫瑰徜徉,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忘川河边,茉莉花开,兰花草盛,美丽花蝴蝶纷飞,风继续吹,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在水一方;三生石下,小草上落满心雨,雨花石晶莹,鸢尾花、紫藤花、绿花鲜艳;花桥流水一直在附近,时间在流,我们在走,六月的雨落在身上,期望一生有你,是我星语心愿;荷塘夜色美,月亮月亮你别睡,来见证我们的爱情。

我始终把你放在心上,她却等你等了那么久,一天天等爱的玫瑰,等来是雾里看花和千纸鹤,终究梦一场,和平分手,结束这场简单爱。到底谁能告诉我,你的选择是错错错,你知不知道,你的借口是我无声的哭泣,哭泣的百合花落下秋天的眼泪。恼人的秋风吹着关不上的窗,相逢成噩梦,今夜没有你的陪伴我真的好孤单。忘记你,别知己,给我一个忘记的理由。

这样的结果,让我沉陷泪海,我独自在风雨中徘徊,我的眼泪为谁飞,在异地他乡的后海酒吧,孤单的酒杯盛满伤心苦酒,泪蛋蛋掉进酒杯杯里;喝酒喝到天亮,酒喝不醉心已破碎,一醉解千愁,想起那一场风花雪月事,只怪心太软,没有坚持到底,陪你到最后,我的失约使你爱上一

个有家的人。

最后的夏天傍晚，我与那个女孩九妹，在榕树下见最后一面。我说为什么要伤害一个爱你的人？你说一言难尽，每一个日子里，我在梦里等你，对爱期待，可是，命运捉弄，我能说些什么，我明白你的爱，只是情非得已，分手吧，我只是转身离开，会在来生的路口等你。说完，彼此握手，给我最后一次温柔，转身渐行渐远，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我已心碎，无语，一千滴眼泪流进心里。爱已成断了弦，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我徘徊在江边，任秋风秋雨落满全身。爱已无力回头，深情败给了时间，我欲哭无泪，只好把悲伤留给自己，爱成叹息，一切都是我的错，我用眼泪数悲伤，纵然一万个舍不得，也留不住你的心，也许放弃也是另一种美丽，那又怎样，痴情总被无情伤，爱让每个人都心碎，白天不懂夜的黑，错过了缘分错过了你，爱的回归线远去，眼泪成海，我们错过了美丽，一切都无法挽回，我成了落单的候鸟。

一个下雨天，爱过的人与我分手，给我留下放弃后的心疼，曾经牵手的约定随风而去，成为光年之外的风景。漫漫人生路十分遥远。男人再累也要奋斗，天黑黑时，我已领悟，喝完这杯伤心的苦酒，决定游走远方。

昨夜下了一夜雨，天亮了，梦醒时分，我从车站坐上快车，开始了孤独的旅程。从成都启程，坐上火车去拉萨。

沿着天路一路西行，途中康巴汉子在美丽的康定溜溜的城弹起钟声琴声。在朝圣的路上，看到慈祥的母亲一心求佛，虔诚祈祷。眼前是雪山高原，遥远的地方是珠穆

朗玛，心中漾起唐古拉之情。走近西藏，天空那么宽广，温暖的太阳照进游子之心；在天边，见到冰山上的来客，一同怀念战友，回想一起走过的日子。在拉萨夜雨中，感受梵音的美妙。

听闻远方有你，又再次启程，经过青藏高原和青海湖，到达美丽新疆。我与新疆姑娘古丽，在银色的毡房里跳起石榴舞；走进花园，黄玫瑰飘起沙枣花儿香；在天山南北看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和喀什葛尔胡杨，领略喀纳斯的月光和新疆山水美。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骑着我的蒙古马，唱着西海情歌，悠闲地漫步在北方的天空下。达坂城的姑娘跳起石头舞，展示天山风情。

辞别天山姑娘后，我昼夜交替骑着沙漠骆驼和黑骏马，向辽阔的草原走去。七月的草原，那是蓝色的蒙古高原，那是我思念的草原、心中的草原。我在草原上看到孤独的牧羊人挥着套马杆，奔驰在这片草原上，仿佛自由飞翔的雄鹰。草原女孩卓玛讲述着嘎达梅林和成吉思汗的传说；牧羊姑娘叙说着马头琴的传说；草原情哥哥与草原姑娘在迷人的杭盖跳起草原舞曲，草原的月亮照映爱琴海和今夜的草原，蓝色的故乡尽显草原夜色美，鸿雁偕着飞鸟的梦想，飞翔在乌兰巴托的夜空。木棉花开时节，我在草原上灿烂地行走。

草原的月亮照进美丽的蒙古包，忠诚的狗立在门口，盯着受伤的狼，履行着一只狗的使命。我沉浸在我的世界里，翻开爱的日记，浏览着《爱的絮语》，追寻着情感心路——

与你美丽的相遇发生在六月的雨中，你

伫立码头上,雨落在身上;看着花雨落,我忙走过去递你一把小花伞和一句温馨的暖暖问候。从此,我们相识相恋。当爱在靠近,你无与伦比的美丽和温柔,征服了我心内心外,你的眼神让我为爱痴狂,真正的交往,至简至真,在我生命的每一天,都有你的微笑,你是我心爱的姑娘。一场恋爱,经过恋爱夏天到晚秋,小情歌伴着秋日私语弥漫彼此心空。秋天的思念致爱情期限无限伸延,渐成幸福恋人。

原来这是爱,爱是最美的事,今生遇见你,是我的缘。爱你只需真心。今世有缘,我愿陪你一起变老。在一起走过的日子里,我们在老街品尝蛋炒饭、水果沙拉、青菜鸡蛋面、水煮鱼和火锅爽,还有甜甜的棉花糖和苹果、草莓樱桃,品尝各种甜蜜蜜的味道。在花园看蝶恋花,看一剪梅,看水中花和牡丹。秋夜,弯弯的月亮照映我心,江边,月色朦胧,月朦胧鸟朦胧,江中,景物缥缈。我们共叙人间第一情,在影院陪你一起看《上海滩》《倩女幽魂》《天若有情》和《最长的电影》。今生有你,我仿佛酒醉的蝴蝶。

夜夜夜漫长,你的笑容萦绕在梦中,我好想你这一秒,如果没有你在身边,只好让寂寞在唱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一样想我。恋爱中的女人最美丽。盛夏的果实成熟时,我向全世界宣布爱你,因为爱所以爱,一生不变,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一生何求,永远在一起是最美的期待。晚安,我的爱。

今生爱上你,我有一万个理由,只是相见恨晚,我们可不可以有个蒲公英的约定,滚滚红尘,有缘人幸福一辈子。你的承诺可否成为美丽的神话。好久不见面,今夜又在

梦里见到你,爱的世界只有你,我是一只小小鸟,夜夜夜,飞进你的梦乡,永远跟随你身旁,梦相随,月亮月亮你别走,月亮和我一起醉。心雨和相思泪水纷纷落。爱让我沉迷,在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爱相思,情人桥上,长满相思草,众里寻你,你是风雨中的美丽,我的格桑花。

梦里水乡开满丁香花、茉莉花、蓝莲花,栀子花开,爱在寂寞的雨夜,我对着背影说爱你,今生,你是我的红颜知己;问心,心语,来生愿做一朵莲,每日花又开,爱的世界共书情书,共筑最初的梦想。

飘雪的冬天,认真的雪在飘,雪花飘呀飘,我的心在流血,这是场殇雪。你的短信让我崩溃,你的移情让我们的爱可惜没有结果;你把爱情给了谁,让我坠入爱情陷阱,纵有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让我开不了口。我是否在你心中还有希望?泪海茫茫,曾经,我们的爱已成一场游戏一场梦。今夜,我是孤独的患者。我知道,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你是否为爱停留,不要就这样离开,让龙卷风携着泪的小雨,淹没我。你怎么忍心让我一个人走。黄昏,我把悲伤留给自己,虽然你把我的爱撕成了碎片,虽然爱情对我就是奢望,虽然我们没有牵手,但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人生路上,没有爱情也要生活,我只有让过去成为过去,活着去创造美好生活。

度过草原之夜,我依依离别草原,心中留下草原情,动身再走天涯。

北国之春时,我走进东北,虽未看到下雪的哈尔滨,但感觉到东北人的热情,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在松花江上,听乌苏里船歌,

在海市蜃楼,听最伤心的人讲述当年闯关东的经历,讲时光洪流中拼搏的历程,那一代人受尽折磨受尽苦;听最幸福的人讲述东北的时代变迁和幸福生活。

那一天,走在大街上,我向左走,向右走,美丽的遇见曾睡在上铺的兄弟。我们一起去太阳岛上旅游。两天后,告别我的好兄弟,独自在郊外一家民宿红尘客栈住下,写下对往日时光的窒息回忆和落寞,释放压力,缓解紧张的心情,让内心平静,放下灵魂所累——

2002年的第一场雪落满原野,泪的小雨滴进心湖,相爱多年的她已远去,拯救无望,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此刻,感觉做人辛苦,心如刀割。这个夜晚,我度过一个没有情人节的情人节。爱情路上风雨多,我是真的爱你,夜深人静时,想你想断肠,尝到相思苦,仿佛无花果。

初雪的忧伤让我心痛,她已无法回心转意,伤成曲,我的眼泪为谁流,简单的呼吸苍白了失色天空。东风破,龙卷风,青花瓷,思念成沙,把悲伤留给自己,我的心依旧等你在相爱的地方。如果爱还在心中,我用自己方式爱你。有一种思念叫永远,我仿佛胡杨,站着等你三千年。

人去楼空时,你已失约,我错在爱上这样的人,心越走越远,伤心等候成为玫瑰的眼泪,一千颗真爱的心给了谁,既然无法挽留你,只好面对无言的结局,说声再见。祈祷来生不再错过你。你知不知道,我的孤星泪冰雨、泪蛋蛋抛在沙嵩嵩林。思念是一把刀,忘了吧,那一场风花雪月事。假如爱有天意,下辈子会好爱好爱你。

流浪在没有你的城市,谁懂男人的眼泪,失眠的夜独酌忘情酒,酒后更想你,伤心的人听伤心的歌。我的爱已成碎心石,你永远不懂我。在爱与痛的边缘,伤不起,却又为你等待,想念远方的你,你在他乡还好吗。

黑夜降临,没有你的陪伴我真的好孤单。问心,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我怎么那么傻,不知女人到底想什么,曾经忘了每天想你多少遍,却成为爱的奴隶,你说后会有期,你的幸福点燃我的痛,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深夜,让雪花带走我的思念,只想说后悔没有珍惜你。夜太黑,情未了,爱情路上风雨多。人这一生,一言难尽。人生还遇多少苦,星星知我心。天若有情,你的小船,会再回到以前,夜港边。

只因太想念,用爱情这杯酒又把我灌醉,用孟婆的碗盛半壶砂,与爱与酒浇润潮湿的心。一两寂寞二两愁,与往事干杯,心醉时,噩梦来袭,爱忧伤难止,爱大了受伤了,我们的风筝停在昨天。你的爱如今给了谁,我能不能回到从前,那夜的雨淋湿昨夜星辰,梅花泪滴进泛水荷塘,孤单的人今夜想喝醉。

秋叶如花,空虚寂寞冷,寂寞陪着我;原来,忘记过去忘不了你,痛彻心扉,背着你流泪,虽已曲终人散,但别在伤口撒盐,我的爱碎了,欲哭无泪,爱过了今生就没遗憾,过期的爱不再挽留。心语,爱你不能忘,记得你的温柔,伤心的情歌一夜都唱不完,无言的思念成伤心的雪花。为什么爱上让我伤心的人,为什么相爱就这么残忍,爱的代价让一个人受惩罚,我的爱成悲伤的秋千,泪在飞,爱似流星,寂寞在唱歌,我的心太乱。

喝一杯最烈的酒，喝下孟婆一碗汤后，今夜一个人醉到天亮。心伤不起，一边想你一边醉，明月夜独上西楼，眺望；我独自在风雨中徘徊，抹去泪水，轻轻告诉你，明月千里寄相思，来生不再错过你，我的梦中情人。

相爱为何要分离，爱到最后却分手，你可知痴情人心有多疼，你偷走了我的心，让我越爱越难过。爱情真的好辛苦，最爱我的人伤我最深，烟雨人间，站在相思的渡口，伫立在船头，谁来渡我。情人桥上，真的好想你，痴情相思泪已化作春泥和夏天的风，走在冷风中，我听见我的心在哭，眼泪知道，我依旧执迷不悟。明天过后，你不要再来伤害我，你的承诺与我擦肩而过。也许这是天意，命中注定。他人有没有告诉你，我的真爱是花儿爱上忘情草。今天，你怎么会狠心伤害我。有一种爱叫作放手，天高路远，珍重。

天雨落，候鸟分飞，黄昏，烟雨烟雨，雨荷，花海，杏花落，炊烟起，似水流年，情已逝。南屏晚钟在烟花三月敲响，寂寞的夜里，眼泪和孤独，无语问苍天，眼泪成诗，谁给我爱情解药，心已无处安放。问世间情为何物，离别的眼泪已干，涉过忘川的河，从此往日情一眼云烟。那个伤心的城市，把我的思念悄悄磨成伤口。漫漫人生路，没有爱情也要生活。雨夜，从离别的车站出发，去寻找下一

次相遇和桃花运。

那一年那一天，我走出秋天的童话，与风月和彩虹相伴，与爱相随，离开我的城，去往另一个熟悉的城市北京。在北京的金山上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听北京颂歌，亚洲雄风激荡人心；我的祖国繁荣昌盛，十四亿龙的传人拥有我的中国心，同唱一首歌，我爱你中国！

在朋友的相邀下，我独自旅行到达陕北。在山那边的圪梁梁，看五哥放羊，赶牲灵，看兰花花绣荷包，想亲亲，唱信天游、延安颂和黄土高坡，清格朗朗的延河水从身边流过，在心中留下浓浓的陕北情。

春暖花开时节，春风十里，春光美，玉兰花、丁香花、蓝莲花、紫藤花、红蔷薇、樱花、绒花和兰花草、幸运草等，依次绽放。早安隆回，家园已是快乐天堂。人生如梦，每个人为爱往前飞，沿着心的方向跟着感觉走，明天会更好。我像风一样，飘走四方，渡红尘，展开梦想的翅膀。一路走来不容易，多年以后，依旧爱心永恒。

梦在远方，心在路上，因为向往长安，我走进梦想西安。站在西安古城墙看西安月亮，品陕西美食、西安味道。期望在这里扎根，开始人生新的旅程；期望与美丽姑娘邂逅，谱写人生浪漫的爱情故事。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冯骁，韩城矿业公司退休职工。



秋虫促织

文 / 黄宗慈

秋天的夜晚其实蛮热闹的。除了淅沥的雨声之外，据说秋天是许多虫子繁殖的季节，为了求偶，秋虫的鸣叫在秋夜里，也是此起彼伏的响个不停。

所以中唐诗人张仲素的《秋夜曲》这么说：“丁丁漏水夜何长，漫漫轻云露月光。秋逼暗虫通夕响，征衣未寄莫飞霜。”

在中国古代，妇女都亲自织布并缝制衣服，所以秋虫的鸣叫，很像催促妇女们赶紧织布，准备缝制过冬保暖的衣物。因此秋虫鸣叫被称为“促织”是有其道理的。

只是那么多种类的秋虫，为何只有其中的一种独享了“促织”的称谓？其实如果你听过“促织”的鸣叫声，自然就会了解其中的道理。

以前，我曾住过一段乡村，有一次在溪畔的草丛里，我捉到了一只常在水墨画中出现“促织”。为了写生方便，我把它放进了一个透明的塑胶套。结果当天晚上，它咬破

胶套跑掉了，然后一连鸣叫了三天，叫声非常类似蝉鸣，由于叫声很大，回响在墙壁之间，根本无法判断它的位置。

我们就这样被吵了三天，然后它就不知去向了。这时我才明白，就秋虫来说，它的鸣响应该是最宏亮，而且叫声急切，连绵不断，独享“促织”之名应属当之无愧。

“促织”在众多秋虫里，不只鸣声最为宏亮，俊丽的外形，也是其中佼佼者。这种虫子最大的特征，就是有两条很长的触须，以及长得极其夸张且布满尖刺的后脚。其鸣声是振动翅膀摩擦后脚所产生的声响。色泽方面，虽然偶尔也会发现深褐色的“促织”，但大部分都是漂亮的翠绿色，因此也有人称它“纺织娘”这般柔美的名称。

这种虫子属于直翅目螽斯科，“螽斯”是它最早的名称。很早就出现在《诗经》里：“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螽斯羽，揖揖兮。

宜尔子孙,蛰蛰兮。”诗的大意先是形容振翅鸣叫的样子,后说其子孙延绵不绝。原来秋天正是它求偶的季节,古人注意到它很会繁殖,因此赋予这个虫子“多子多孙”的意涵。

螽斯还有几种不同的名称,包括“莎鸡”“络纬”“蛩”等。这些名词常常出现在古代的诗词里。

如南北朝王筠的《秋夜》诗:“流萤渐收火,络纬欲催机。”摆明“络纬”就是“促织”。

清吴焘《雨中花》词:“任屋角莎鸡促织,吟遍朝昏。”也摆明如此。

宋刘敞的《秋蛩》:“促即复促即,秋蛩一何力。不见机杼巧,但闻日夜织。”亦复如是。

不过在绵长的中国历史文化上,有一种秋虫“蟋蟀”名气比“螽斯”还要大,虽然鸣叫声不如螽斯,但长期人们饲养来作为互斗的风气很盛,甚至连皇宫里都很流行,历代有些皇帝也乐此不疲。因为文字上的描述并不精确,因此很多人误以为“蟋蟀”即“促织”。

其实蟋蟀的外形与颜色跟促织差距很大,蟋蟀为黑色昆虫,尾部有两条长须,叫声幽幽暗暗且断断续续,一点也不会让人有被催促的急迫感。与“促织”这样的称谓很难搭上边。而且蟋蟀被人们养来互斗,但人们养“促织”大都为了听其声音。

蒲松龄在他所著的《聊斋志异》里有一篇《促织》,可是内容所说的却是蟋蟀。

文章叙述的是一种虫子之戏,一开头说:“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可是到文章后面,就把“促织”改称“蟋蟀”,事实上内容讲的也是斗蟋蟀的故事。可见作者也认为“促织”就是“蟋蟀”。无论名称是否正确,这篇文章倒是述说了个发人

深省的故事。

内容叙述明朝宣德年间,养蟋蟀、斗蟋蟀的活动从民间流行到了皇宫。由于皇帝的喜好,底下臣子为了要竞相进贡骁勇善斗的蟋蟀,上官逼使下属不择手段去寻找,于是蟋蟀可以使人荣华富贵,也可以把人逼上绝境。

蒲松龄最后说:“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意思是:“皇帝偶尔使用一件东西,未必不是用过它就忘记了;然而下面执行的人却把它作为一种惯例。加上官吏贪婪暴虐,老百姓一年到头抵押妻子卖掉孩子,还是没完没了。所以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老百姓的性命,不可忽视!”所以愈在上位,所言所行要更谨慎,不可随便,就是这个道理。

在中国绵长的历史文化里,发展出民间许多各式各样的休闲活动,养鱼遛鸟,以及猫狗等各式宠物自不在话下。养蟋蟀、斗蟋蟀也是人们所熟知且普遍的休闲嗜好。但养秋虫就比较少听闻了。

事实上喜好饲养秋虫用来聆赏虫鸣者大有人在。而且也曾有专门贩售秋虫的市集及商店,玩家们会制作精美的盒子来作为秋虫的居所。其中最受欢迎的秋季鸣虫,就是俗称“纺织娘”的螽斯。因为这种虫子体型优雅,颜色美丽。鸣声又长又大,悠悠扬扬的,听了有一种让人心神舒缓的感觉。

南宋的词人周密在他的自度曲《玉京秋·烟水阔》说:“衣溼桐阴露冷,采凉花、时赋秋雪。叹轻别。一襟幽事,砌蛩能说。”这

句的意思是：晚上站在秋桐下，衣服被露水沾溼了，此时手采芦花（凉花），并吟咏着芦花似雪，叹息着太轻易的离别，这样伤感的情怀，石阶上的螽斯，以悠悠扬扬的歌声都帮我诉说了！

我特别喜欢“一襟幽事，砌蛩能说”这句，我的一本文集，就是用“一襟幽事”来作为书名。

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大都把“砌蛩”解释为“石阶上的蟋蟀”，看来网络上的资料存在着许多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又被传来传去，于是大家就以错误为正确了。

鸣虫本性大都在夜间鸣叫，或许你会觉得奇怪，这些虫子难道不怕夜间老是被惊扰？其实不会的，因为他们会给秋虫调整时差，方法是白天把虫子放到黑暗的小盒子里，让虫子以为是黑夜而鸣叫，就是所谓的“暗养”。到了晚上，给虫子一些灯光，如此改变虫子的生理时钟，这样养了一段时间后，虫子就只会在白天鸣叫了！

养鸣虫的嗜好不只在民间流行，甚至连皇帝都有这样的喜好。乾隆皇帝的《咏络纬》诗序文说：“每设宴则置绣笼中，唧唧之声不绝，遂以为例云。”养螽斯来侑酒助兴，这也真是很特别的宴会。

责任编辑：田宏伟

作者介绍：黄宗慈，重庆市万州区人。



秋天是湿润和宁静的季节，刚下过一场雨，空气中还散发着秋雨的清新。徒步郊野，行走中感觉有凉风轻轻地吹来；天高云淡，山峦和田畴的色彩愈加丰富和多姿。天凉好个秋，有熟人自对面走来，相互间问候几声，彼此少了些浮躁，一张笑脸中露出轻盈和甜美，内心也宁静起来。

秋天是充满诗意的季节；漫步在秋天的旷野，不禁想起古人咏秋的诗句来；苏东坡曾吟道：“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道出了山野的空灵；李白有诗曰：“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字里行间显露出古人悲秋的惆怅与寥落。当然，也有许多古人咏出了秋的美好，如温庭筠的“咸阳桥上雨如悬，万点空濛隔钓船。”还有韩愈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都描绘出了潮潮润润的秋雨给人们带来的美好享受。撑一柄雨伞走在绵绵秋雨中，任雨点敲打在伞面上，抑或收起伞移步雨中，让丝丝秋雨落在身上，一个人静静地边看雨落，边想着心事，那样的情景和经历想必许多古人和名人都曾有过。秋景宜人，完全应了王维的诗意“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的仙境一般。别样的心情也应了苏轼的诗境“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那种心情无疑是秋雨过后的快意之感。

秋天是相思和念想的季节。古人聂胜琼的诗句“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可谓寄雨托思的上品之作，古人在恍惚中似见雨点敲打在粼粼千瓣的屋瓦上，由远及近时时轻轻，时时略重，其中夹着一股股细流沿着瓦槽与屋檐潺潺落下，雨声与雨的下落声汇成一张雨雾，将人们的心灵罩在其中。倚窗远望，天际雨雾茫茫，所有的心事都尽在雨中缠绵；独自听雨，兀然独坐窗下，天籁之声传进心间，内心便涌起无限的遐思和追念来；正符合了“古往今来多少事，都随风雨到心头。”

秋天，又是温暖人心的季节。对于矿区

的寒门学子来说，仲秋时节，是他们感恩和内心倍感温暖的季节；在这个时候，企业各级组织会将“爱心款”“助学款”和爱心物资发放到他们手中。三十多年了，韩城矿业公司（局）一直在做这件事。在基层某单位有一个家庭，其丈夫早年因病离世，母亲一人靠打零工的收入供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上学，后在企业的资助下，一直升至高中；当姐姐考入大学、妹妹正准备高考时，一生辛劳的母亲最终不堪重负，撒手人寰。看着这两个无依无靠的姐妹，组织上伸出了大爱之手，先是通过正规渠道将其困难情况反映到地方相关部门，提高了对姐妹俩低保救助金额；随后，企业两级组织将姐妹俩定为重点帮扶对象，每年给予最高额度的助学金，供其读完大学。如今这两个姐妹早已毕业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金秋助学”不仅温暖了寒门学子，也温暖了一个个贫困家庭，更是显示出一个有良知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秋天，对于矿山来说是繁忙的季节。生活在矿区的人们过惯了喧嚣氛围的生活，有的人说：“只要听到洗煤厂的轰鸣声，才能睡得踏实。”那轰鸣声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噪音，仿佛是催眠曲，因为它象征着矿区的生产一切正常。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于星空、月亮、秋雨、夏阳、冬雪，早已习以为常，他们抒发不出多么高尚的形容词，但在他们的内心却有着一种独特的感受和认知。工作的三班倒，让他们常常忘记了四季的轮回，忘却了白昼的交替；他们每天平平淡淡地度过，要么是披星戴月，要么是昼伏夜行；他们每个人的脸上永远流露着朴素

和慈祥的音容笑貌，他们的内心很少有烦恼和忧愁，因为他们在井下的每一分钟都不能分心和分神，“安全”永远是他们的第一祈求。进入秋季后，有一部分农协工请假回了老家，去帮家人收获秋粮、播种过冬的小麦；这时，矿上实施了“秋季生产保勤奖”，凡是放弃回家、留在矿上坚持生产的工人都可以得到这份“大奖”；于是就有一些工人放弃了回家收秋，留在了矿上继续着三班倒的工作。

在工人们上班必经的井口长廊里，有一群矿工家属守候在那里，她们摆上桌椅，桌子上放满茶水、绿豆汤和鸡蛋、粽子，还有安全红腰带和鞋垫等这些东西都是发给入井和升井的工人。在井下工作了十几个小时的工人，刚走出井口，一脸的疲惫中透着微笑，用黑黢黢的手端起一碗姜汤或茶水一饮而尽，吃上一口家属协管员刚刚剥好的粽子，内心深处便涌起一股幸福的涟漪。在这个时候也是他们最幸福最惬意的时刻。

走过矿区来到对面的山上，山坡上生长着许多不知名的树木和荆棘丛草，隐约辨得它们在秋风中轻轻摇曳的身姿。那些树木的叶子和草丛挂满了前夜的雨珠，在

晨光中微微泛光。山脚下有一条河，相传是大禹当年在治水时错开的一条河，这条河从远古到如今，一直这么静静地流淌着，带着多少往事和多少梦想，没有人知道，人们只能在无限的想象中赐予它美丽的传说。举目望去，有几束强光自料场射来，那几束旋转的灯光巡视着矿区的角角落落，似乎在呼应着选煤厂彻夜不息的轰鸣声。在这寂静与喧嚣交融的秋夜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已进入梦乡，只有地层深处的矿工们依然像地龙一样劳作着，为人们挖掘着太阳石；他们用劳动的号子唤醒了一个又一个黎明。

喜欢秋天的景致，可谓情有独钟。走在远离矿区的秋野里，看一地金黄的落叶，看一条清清河水在秋阳中流淌，听几声鸟鸣在山间回荡，伸开双手让雨落在手掌上……那是多么惬意的一种享受啊。没有了尘世的杂念，没有了人间的纷争，没有了烦事的挠心，更没有了尔虞我诈的困惑，静静地一个人走在秋的小径上，让秋天的景色入心入眼。于是，美丽的风景便驻留在心间。于是，心也就纯净起来；人，也就高尚起来。

责任编辑：冯骁

作者介绍：安然，韩城矿业桑树坪矿。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文/倪小红

题记：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一百岁感言》

对于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我悉心读了多遍都是一知半解，就如同一个初中生无意间闯入了大学高等数学的课堂之上一般，但是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心中却很是欣喜。杨老用平实淡雅的文字，默默地倾诉着融融的亲情，娓娓诉说她与钱老的美好时光。从相识到去英国留学再到钱老去世，从爱女钱瑗的出生到病逝，大小巨细记载着她们走过的那些幸福日子。她们一家三口都是惜时如金地读书，把一生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就是这样安静的三个人，构成了一个富足甜润的小世界。

杨老是我崇拜的文学斗士，她鹤发童颜，她那饱经沧桑的脸上自然而然地散发着一种淡定从容的气质，她经历了那么多风

霜，却始终能化戾气为祥和，她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

1966年，已经年近花甲的杨老和钱老备受迫害。杨老被分配清洗厕所、挖井、种菜，但杨老就像一株牛筋草，温柔却充满了任性，苦难没有将她打垮，反而让她学会了苦中作乐。挖好井的那天，她带去了一瓶烧酒，和大家一起庆功。洗厕所的时候，她总是庆幸，自己可以提前完工，有时间去读读书。她“忍生活之苦，保天真之性”，不仅辅佐丈夫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自己也自学西班牙语，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堂吉珂德》。这套译本后被邓小平作为礼物送给西班牙国王。

“上苍不会让所有的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知足常乐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杨老就这样安慰自己,也宽慰着别人,可是,命运并没有因为她的善良而善待她。1997年,她的爱女钱瑗因癌症去世。1998年,她呵护一生的钱钟书溘然长逝。丈夫与爱女接连离世,对她的打击可想而知。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然而彼时年近90高龄的杨老没有弃世,没有消沉,她绷紧人生之弦,在人生夕阳晚霞中迸发出灿烂的生命之光,深受失亲重创的她,越过光阴的隧道与生活的沧桑,在92岁高龄下,提笔著书《我们仨》,并整理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96岁仍能推出《走到人生边上》纯真至美的散文集,与世人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102岁仍笔耕不辍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杨老一生过着外辱内乱、颠沛流离、亲人离散的生活,她饱经沧桑,饱经磨难,但是读文章时,却看不出半点抱怨与浮躁,只看到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平凡而又不平

凡的一生。她创作出了“有些人之所以不断成长,就绝对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力量。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所以,关键还在于自己。”“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等警言绝句,深深地打动一代又一代的人,把明智、圆融、练达的人情智慧留给后人。

淡然是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杨老在坎坷多难的人生道路中,她始终保持知足常乐、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成其自然的心态,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她陶然专心治学,大智若愚的处世智慧,让我们真正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用坚强和从容净化了生活的窘迫,体面地清扫着处境的污浊,她就像是凝落在水底的一颗石子,不眷恋清流,不贪恋碧波,不埋怨浊水,也不惊扰骇浪,她只是安静地沉在水底,接受时光的一切赠予。

责任编辑:冯骁

作者介绍:倪小红,黄陵矿业公司一号煤矿。

我的奶奶是织女

文 / 薛萃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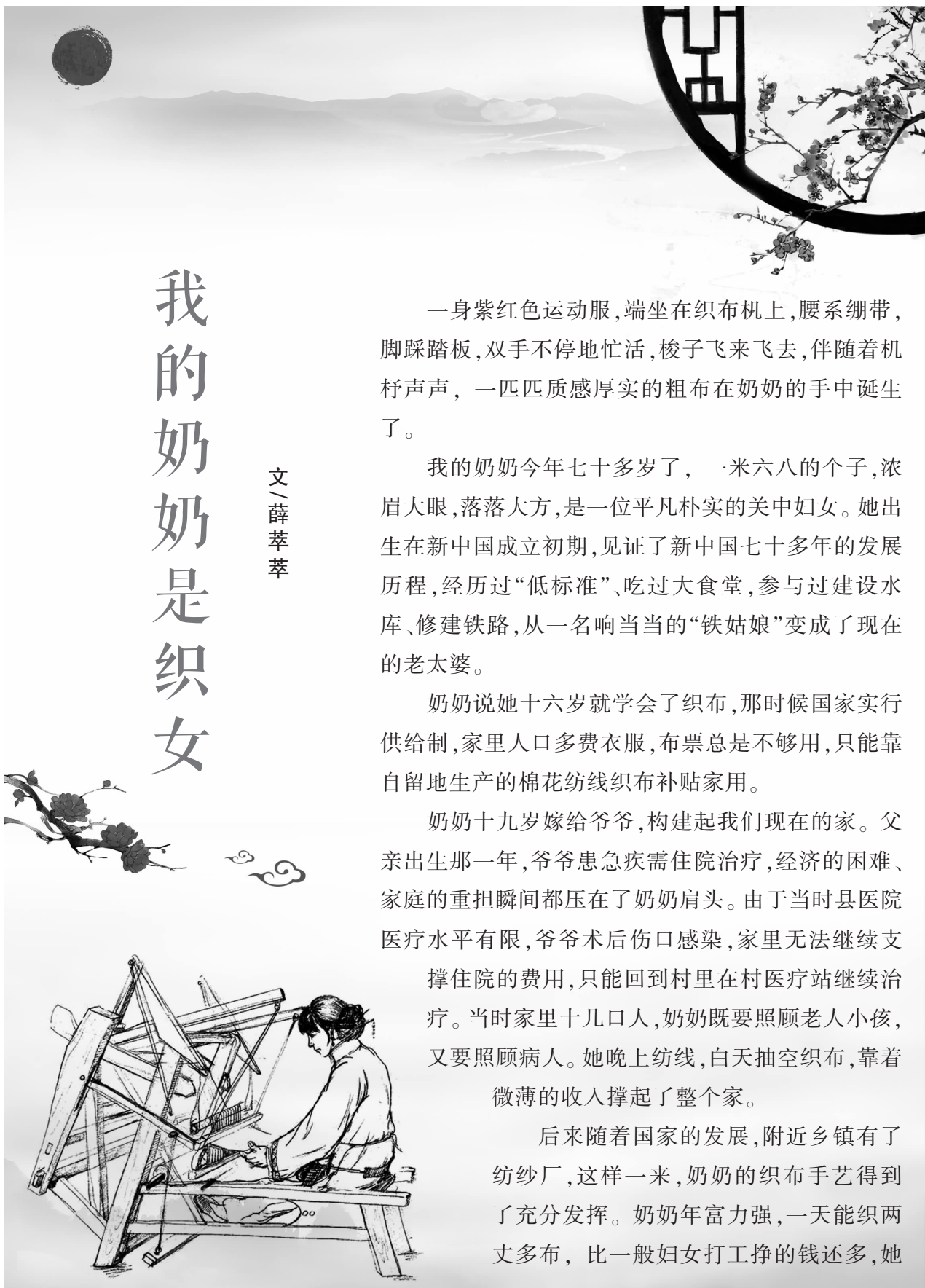
一身紫红色运动服，端坐在织布机上，腰系绷带，脚踩踏板，双手不停地忙活，梭子飞来飞去，伴随着机杼声声，一匹匹质感厚实的粗布在奶奶的手中诞生了。

我的奶奶今年七十多岁了，一米六八的个子，浓眉大眼，落落大方，是一位平凡朴实的关中妇女。她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见证了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经历过“低标准”、吃过大食堂，参与过建设水库、修建铁路，从一名响当当的“铁姑娘”变成了现在的老太婆。

奶奶说她十六岁就学会了织布，那时候国家实行供给制，家里人口多费衣服，布票总是不够用，只能靠自留地生产的棉花纺线织布补贴家用。

奶奶十九岁嫁给爷爷，构建起我们现在的家。父亲出生那一年，爷爷患急疾需住院治疗，经济的困难、家庭的重担瞬间都压在了奶奶肩头。由于当时县医院医疗水平有限，爷爷术后伤口感染，家里无法继续支撑住院的费用，只能回到村里在村医疗站继续治疗。当时家里十几口人，奶奶既要照顾老人小孩，又要照顾病人。她晚上纺线，白天抽空织布，靠着微薄的收入撑起了整个家。

后来随着国家的发展，附近乡镇有了纺纱厂，这样一来，奶奶的织布手艺得到了充分发挥。奶奶年富力强，一天能织两丈多布，比一般妇女打工挣的钱还多，她



用勤劳的双手使家里的经济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奶奶在自己致富后,不忘身边的朋友:给同伴们帮忙接线子、结棉子,还手把手教同伴的女儿织布,大家都称她是织布的“老把式”。

奶奶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认识一个字,但是通过实践,她可以把各色花线拉成图案,按自己的方式计算好各种颜色的数量,把结棉子、走经线的账算得门儿清。她脑子里的花式花样也特别多,豆腐片、四方块、九点梅、十六点梅、二十五点梅、最多的三十六点梅,以及半扇坡、彩条布、凤凰单搨翅,还有单眉、双眉、三道眉和红边眉……只要你说出所需要床单的宽度或者箬眼数,她便能勾勒出你所需要的图案或花式。

进入二十一世纪,奶奶的织布技艺在我们当地已颇有声名,被村妇联、镇妇联,一级一级推荐到市妇联,市妇联专门到家里做专访。后来奶奶织的纯棉床单布又在“妇女创业作品展览会”上参展,参展视频和专访视频发布到网上后,奶奶的纯棉床单布订单接踵而来。有了订单,奶奶便和她的伙伴们、年轻的徒弟们忙碌了起来,不仅为大伙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又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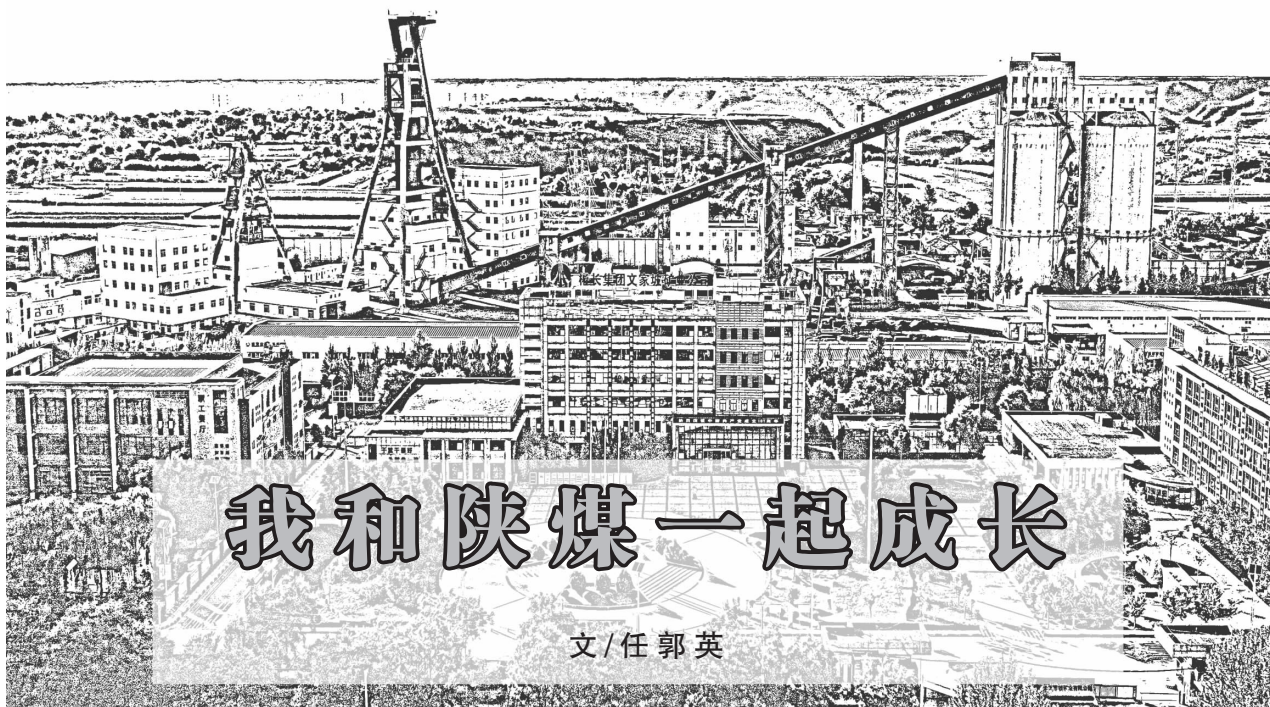
织床单布工序很多,有些工序一个人做不来,如贯箬必须是两个人,孕棉布时还有个讲究:需要两个且三姓以上的人参加,这样用布的人就会幸福多寿。因此每当孕棉布时我家的人就很多,几个妇女凑到一起,说说笑笑好不热闹,结线子、孕棉子或者倒线子,家里经常有很多人围在一起干活,像一个小型纺织厂。奶奶是织布的行家“大把式”,像跑交、织布斜了、边松了……无论有什么问题、发生什么故障,她都能手到“病”除。

奶奶六十岁以后,家里情况有所好转,儿女们都已经成家立业,孙子孙女也先后毕业参加工作。按理说奶奶该歇下来享受生活了,但她还是闲不住,每天黎明即起,仍然操机不停。儿孙怕她劳累,经常劝她不要再干了,她总是笑着说,织布机就当是跑步机,让我锻炼锻炼吧。就这样,奶奶不畏严寒,不避盛夏,一年四季,始终不离她的织布机。

家里老旧的织布机已经陪伴奶奶度过了五十多个春秋,它见证了奶奶织女的一生,也见证了奶奶为家庭操劳的一生。

责任编辑:冯骁

作者介绍:薛萃萃,运销集团韩城分公司。



我和陕煤一起成长

文/任郭英

弹指间,我到陕煤总部工作快 20 年了。

还记得二十年前的一天中午,我和几位同事一起乘车离开蒲白局到陕煤总部报到时的情景。老实说,从大学毕业分配到蒲白参加工作已有十二个年头了,对这里的人、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平日里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节奏和人情往来,猛一下子要离开,还真有点儿难受。尤其是看着妻子和女儿送我上车离别时的那一幕,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车子开得很远了,我还能透过车窗看到她们站在路边挥着手。一路上,看着车窗外飞驶而过的田野和马路,一时间竟默然无语,内心充满了些许感伤和不舍。

2004 年 2 月,陕煤总部成立,面向全省招聘人员。通过几轮笔试和面试,我有幸成为陕煤总部第一批 38 名工作人员之一,来到陕煤总部工作,被分配到集团党群工作部

负责宣传工作。当时集团刚成立时,租用的是李家村附近的煤科西安分院的办公楼,居住在煤研招待所,岗前培训一周后我们就开展了实质性工作。集团刚成立时,什么资料都没有,所有一切都是空白,百事待兴。那个时候,我们凭的就是满腹热情和一腔热血,依靠在原单位工作时积累的一些工作经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从头开始,建章立制,边工作边学习边总结边探索,积极筹划并干好本职工作。因为人员少,大家吃饭休息都在一起,工作之余也能走动聊天,所以相互之间也都非常熟悉。经过一段时间努力,集团大的框架基本形成,工作机制也开始有效运转,总部和下属十家单位也逐渐开始了正常的工作业务往来。

当时陕煤旗下有原煤炭部下放管辖权的蒲白、铜川、澄合和韩城四大矿务局、黄陵矿业公司和陕西煤炭建设公司,还有陕西省

煤炭运销集团、物资供应公司和陕北矿业管理局、天地地质公司等,一共十户企业。集团总部是在运销集团的基础上脱胎而出,对这十户企业实施宏观管理和战略决策。再后来,依靠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加快彬长矿区的开发和建设,彬长矿区也进入了陕煤的大家庭,并成为其中一员。

这段时间,除了日常宣传工作,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全集团范围内开始征集集团标识的工作。记得我当时收到集团职工报来的设计稿将近上千份,五花八门,什么样的标识都有,手画的、油印的,还有打印稿等,也有比较正规的彩色打印稿。设计人员有退休老职工,有基层宣传干部,有井下工人,还有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大学生,从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大家对新成立的集团那份沉甸甸的热情和期望。我从里面反复甄选,后来又专门委托广告公司进行专门设计,最终选定了一个,并经集团党政会议研究决定后使用,就是现在我们正在使用的这个集团标识。

2005年10月,集团总部搬到了太乙路上班,距离东南城角仅二百多米,就是现在西安重装集团的办公楼,到这时,集团有了自己的办公楼。虽然只有五层,但日常办公已经足够了。在这七年多的时间里,我见证了陕煤的重大发展变化。西安煤机厂、陕西建设机械公司被划入陕煤作为陕煤的子企业,彬长矿区建成运营,为陕煤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时期,陕煤旗下各单位也都纷纷进行了企业改制和资产重组,生产企业和矿井辅助企业分离,管理机制重构。2006年6月30日,是陕

煤人应该永远铭记的一个重要日子,也是陕煤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天,陕煤与省内渭化集团、陕化集团和陕焦化工公司三家化工企业进行资产重组,挂牌成立了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两年后,2008年12月24日陕煤股份公司成立。

在太乙路上班的这七年时间,是陕煤发展壮大的重要的七年,它为此后的陕煤跨越式、超常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陕煤有了自己的陕煤股份、陕建机两家上市公司,再加上旗下这几家主要煤炭企业改制重组,集团发展战略开始北移,在陕北拓展建设新的煤炭生产基地,企业经济效益和规模大幅增加,利润持续上升,成为当时全省仅次于延长石油的第二大企业集团。

集团企业文化建设开始起步。一开始,我们主要是依托蒲白矿业公司开展的创建学习型企业活动,并以此为基础,融合澄合矿业的精神文明建设“八大工程”和韩城矿业的“星火、燎原”矿井改制创新发展经验等,后来又借鉴学习峰峰矿业公司的企业管理经验,在蒲白朱家河煤矿召开了创建学习型企业现场会。2006年,集团与西安交大公共管理学院联手打造陕煤企业文化建设,集团安排我和铜川局的一位领导带队赴青岛海尔集团、山西阳泉煤业、山东新汶矿业等单位进行学习考察,回来后形成了学习考察报告,并制定了陕煤2006—2009年企业文化建设长远规划,从而建立起了集团企业文化理念、行为和形象三大识别系统,从此陕煤的企业文化建设步入了正轨,为企业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和科学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段时间,我们度过了又艰难又快乐的一段时光,累并快乐着。记得大家一起下基层进行工作调研,一起研究开展工作,一起组织开展员工活动。到翠华山拓展训练,上西安城墙健步比赛,组织参加沪灞世园会,在北京参加国际煤炭展览,还建立了公司内部网站,每年开展年会庆贺新年,召开文艺表演等等。我那个时候年轻,精力旺盛,一边和省内外各新闻媒体加强联系,搞好摄影报道对外宣传,一边搞好理论学习和文明创建,研究开展政研工作、企业文化和统战、610工作,忙得一塌糊涂,经常加班到深夜,虽然很辛苦,但过得很充实。当时有一位集团老领导就说了:“人家单位搞宣传有十几号人,我们就郭英一个。”2008年,集团着手建设集团公司网站,拍摄编辑集团宣传片,同时和陕西工人报合作,出版陕煤的第一张报纸《陕煤集团——煤业化工专刊》。当时人少事多,我们就自己动手,攻坚克难,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报道集团重大活动,积极打造集团形象宣传名片,充分展现了集团的企业形象。

记得有一年在天域凯莱酒店举行的集团年会上,有一个节目是独唱《萍聚》。谁知当我站到舞台上开口唱时,才发现配乐出了问题,没有音乐。这时候我听到舞台下面领导和同事们大声鼓励我清唱。我于是鼓起勇气,清唱了这首歌曲中的一段:“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人的一ance有许多回忆,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此情此景,仿佛还在眼前,令人难忘。

2006年的一天,我们在丈八沟陕西宾馆参加完集团的工作会后,随车一行13人返程路过锦业路集团研发基地,那时锦业一路还是一片田野,四周荒凉,长满了青草。随行有一位同事说,大家下车看看吧,这里将来就是咱们集团的办公大楼和居住小区呀!于是大家下车相聚到围墙边,看着那一望无际的田野,对集团未来发展充满了希望。看到这个情景,我连忙打开照相机,让大家站在一起拍了一张合影,留下了那个难忘的瞬间,以此作为永久的纪念。

2009年9月,我被集团提任政研会副秘书长,主要负责理论学习、文明创建、政研会工作,后来又增加了意识形态工作。这期间组织参加了一系列的理论学习和培训工作,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也在这几年相继开展。在这期间,除了做好日常工作外,我们围绕集团各个时期的重点工作和中心任务,负责策划组织了十几次全集团性的理论研讨会,编印了十多本理论研讨文集,评选表彰了几百篇优秀理论研究成果并有多篇获得省部级奖励。我个人也多次荣获全国煤炭系统、化工系统和陕西省理论工作先进个人和党务工作者称号,并有十多篇理论研究成果获得一、二、三等奖。在这期间,在集团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与帮助下,通过学习教育和工作实践,使我的党性和工作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和提高,我从一名普通的政工干部成长为一位具有正高级(教授级)职称的企业中层骨干。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自己的奋斗拼搏,也离不开陕煤这个大家庭的关

怀和培养,更离不开历届领导的帮助、教育和支持。陕煤的发展推动了我的成长,也丰富和完善了我的人生经历,使我在人生成长的过程中,尽心尽力走好每一步,也留下每一个坚实、坚强和坚韧的脚印。

2012年10月,集团总部建成研发大厦并搬迁到西高新锦业路都市之门上班。在这里工作的8年多的时间里,集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集团板块不断扩大,不断有新的单位加盟进来。2011年12月,集团按照省政府的决策,重组了陕钢集团和陕西地方铁路投资集团,同时加大了金融板块的建设,筹划运营了开源证券和财务公司,投资建设了陕北一批特大型现代化煤矿,红柳林、柠条塔、张家峁等一批千万吨级煤矿应运而生,控股、参股北元化工、府谷能源、神木煤化工等一批煤化工企业,不断延伸煤炭产业链,不断开拓在煤化工领域的产业比重和经营范围,使集团凸显了煤炭和化工两大主业板块,同时涵盖了钢铁、铁路、建筑、电力、金融、物流、科技等众多板块,一个现代化的特大型能源集团从三秦大地开始走向世界。

在集团公司2016年的工作年会上,有四位退休的老领导共同朗诵了一首诗歌《我与煤炭四十年》,老领导们饱含深情、满含热泪,表达了他们从事煤炭事业四十年的工作经历和深厚感情,听后让人为之动容,热泪盈眶。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唏嘘不已,为老一代煤炭人的奉献精神感动不已。

2018年4月集团成立了宣传部和企业志编纂办公室,集团党委任命我担任副部长和副主任。来到新的工作岗位,我感觉到肩上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更是不遗余力地把

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干劲倾注到本职工作上,力争有新的突破。虽说岗位是新的岗位,业务也都是老业务,但是新形势新任务,使得企业的宣传思想工作变得更加繁忙而重要。

按照新要求,自己主要负责集团的理论武装、意识形态、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志的编纂工作等。经过几年的努力,在集团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一系列精神,按照“四力”工作要求,不断深化和加强集团的宣传思想工作。这期间,我们组织了十多次集团中层人员的理论培训,培训人员4000多人次,召开100多场座谈会,总结提炼出了陕煤“奋进者文化”的企业文化新理念,编印了新版企业文化手册,建成40余家省级、50余家市级、200余家集团公司文明单位,集团总部被评为省国资委级文明单位标兵,同时完成了150万字的《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志》的编纂任务,复刊编印了30期《梅花》文学期刊等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陕煤奋进者的精神和干劲,用实际效果证明了宣传工作也能成为企业的一种生产力和竞争力。

2020年3月,集团总部再次搬迁到航天基地东长安街办公,开启了陕煤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发展的新篇章。这个时期,陕煤又经过几次大的变革,所属企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企业综合实力明显提升,经济效益连年增长。煤炭、化工、钢铁、电力板块等出现历史最好水平,项目投资、技术研发、金融证券、建筑施工成绩斐然。党建引领扎实有效,企业文化融合发展,抗击疫情彰显国企

社会责任和担当,曹家滩、小保当、榆林化学、榆北煤业一大批千万吨级的现代化煤矿和化工企业建成生产,全集团欣欣向荣、生机盎然。

2022年,集团全年煤炭产销量跨上2.3亿吨,各类化工产品产量接近2000万吨,发电量突破500亿度,粗钢产量保持在1200万吨水平,水泥和骨料生产稳中有进。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102亿元,实现利润总额603亿元,这进一步巩固了陕煤在全省工业经济增长排头兵的地位。2022年陕煤位列中国企业500强第67位,中国煤炭企业十强第4位。前不久,集团又第9次入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最新排名位居世界500强第169位。

记得当年在陕煤第一批员工入职岗前培训班上,集团原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马富元在动员讲话中说道:“多少年后,等你们退休了,带着孙子指着集团办公楼,可以骄傲地对孙子说这个地方曾是你当年奋斗过的地方。”如今,这一幕也即将成为现实了。

目之所及皆是回忆,心中所想都是过往。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中写道:“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人生就是这样,走过一段岁月后,当你回首往事时,你会徒生无限感慨:曾经走过那么长的艰难岁月,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如今的两鬓泛白,所有的经历和心血全写在脸

上和身上了,其中有艰难的跋涉,有奋斗的历程,有岁月的沧桑,也有难忘的回忆。但无论何时何地,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曾经为之拼搏奋斗挥汗如雨的日日夜夜……

屈指算来,我在陕煤总部工作的这20年,加上在蒲白工作的12年,入职已经有32个年头了。青春不再,人生无悔。容颜已逝,精神仍在。去年7月我应神南学院邀请为集团新入职学员们培训集团企业文化课程时,看到一张张青春但又充满朝气的脸时,我的内心不由得十分高兴。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加入陕煤出现在我们身旁,我们会由衷地感叹,集团后继有人,大有希望啊!当年我们曾和集团一起成长,走过了最艰难、最难忘的一段时光,为集团的发展作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我们无怨无悔。如今,集团紧跟时代步伐,注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积极打造智慧化智能化能源企业,为创建世界一流企业不断奋进,成绩可贵,未来可期!

生命如歌,岁月是诗。我和陕煤一起成长,陕煤给了我成长的平台和机会。我心生感恩,感恩陕煤,感恩陕煤给予我的每一次成长的机会,感恩陕煤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对我成长过程中的每一次支持和帮助,也感恩家人给我的默默支持。我衷心祝愿陕煤集团越来越好,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道路越走越宽广!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任郭英,陕煤集团总部。

西安这座古城

文 / 李晓会



今天是大暑节气,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它彰显了这个季节的真性情,是热烈的,滚烫的,沸腾的,似乎在挑战着人们的极限。看到朋友圈、短视频里冒着酷暑旅行的人除了短暂的羡慕以外,更多的是佩服在这样的季节出门的勇气。

要不是送女儿去演出,我依然会宅在家里。女儿舞蹈班排练的舞蹈今天在北大街人民剧院演出,这里离钟楼很近,送完女儿正好利用空闲时间到附近走走。许久不到市中心,热闹繁华依旧,不同的是游客越来越多。看到街上三三两两的旅游团,不同口音的游

客,在好奇和期待中听着导游的讲解缓慢前行,想必他们对西安这座城市也是有着许久向往的,像极了我们去外地旅游的样子。街上随处可见穿着汉服的女生,也许在几年前还会觉得诧异,但如今毫无违和感,以至于我也有了尝试汉服的念头。

顺着北大街穿过钟楼地下通道,不知不觉来到了开元,一进门瞬间凉爽至极,怪不得现在大型商业综合体兴起,像原来东大街那样的零售店铺逐渐衰败,在这里购物、吃饭、娱乐一条龙,方便快捷,售后也有保障,这也是人们消费方式转变的表现。我在开元没有目的地闲转了一会儿被人流带到了五楼,一边是醒目的指示牌,一边是逐渐增多的人流,原来都指向一个地方——五楼观景台。来到观景台远远看去,只见太阳西斜,正好落在钟楼西北侧的屋顶。此时的太阳少了中午时分无法直视的刺眼光芒,多了几分柔和的光晕,就像西安这座城,厚重、悠久,耐人寻味。几经等待,终于在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接连按了好几次手机快门,这样的照片无滤镜,无特效,已经是经典之作了。

孩子演出结束,提议要去回民街吃饭。对于那个地方,我一直没有什么好感,人多、东西贵还不好吃。就像每个旅游城市都有这样一条特色古街一样,一条街就可以吃遍全中国。不知是否因为疫情的束缚,人们太需要走出家门,到外面去看看。来到回民街,这里的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原来在某音里刷到的视频一点也不假,人流会拥挤着你一路向前。以至于我跟孩子错过了想要吃的一家小众泡馍,无奈只有掉头再仔细甄别。终于

在各种闪亮的招牌和叫卖声中找到一家饭馆,坐下来以后,店里生意火爆,店员忙得不亦乐乎。也许是人到中年少了些许浮躁,面对拥挤的人群,嘈杂的声音,我竟没有烦躁和恼火,甚至对在同桌就座的两个河南大姐耐心地讲起了西安的小吃和旅游景点。似乎开放的西安张开双臂欢迎外地游客,作为普通市民我也有一份责任。

回想起去年有一次去大唐不夜城,也是有着和今天一样的感受。作为当地人,总觉得家门口的景点就在眼前,什么时候去都一样,或者说骨子里觉得,“那地方有啥呀,整天路过,没意思”。曾经打车遇到一位出租车司机,他是地道道的西安人,40出头的样子,对于西安的旅游景点,风味小吃,如数家珍,但是很多地方他并没有进去过,比如钟楼、鼓楼、城墙、大雁塔等等。这种家门口、没意思的思想存在于很多西安人头脑中,但是虽然自己不感兴趣,却毫不影响给游客介绍,这也许就是大西安的包容和热情,还有陕西人质朴厚道的表现。

大唐不夜城不记得路过多少次了,但一直想着等什么时候人少了再去,可那地方似乎人就从来没少过,于是去年春节过后带孩子去逛了逛。不得不说,从北广场一路向南,唐文化氛围异常浓厚,各种灯光造景让黑夜如同白昼一般,从一棵棵大树上垂掉下来的古诗词,散落在星光里,如同穿越一般。如果时间对应的話,一路走来,演出节目一个接一个,由工作人员扮演的李白、杜甫现身吟

诗舞剑,有花车巡游西域舞蹈,有互动的不倒翁小姐姐等等,再加上各种文创物品,作为一个西安人,我真的是被震撼到了,原来西安可以这么美,怪不得游客乐此不疲,一波接一波打卡旅游。还有一次我无意中路过南门,正好碰到南门的迎宾演出刚开始,虽然在附近商场远望,但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大唐文化的震撼力。书院门里虽然也免不了被商业氛围笼罩,可依旧无法阻挡关中书局的历史渊源和在街边摆摊的艺人,他们或是简单作画,或是泼墨挥毫,或是篆刻留名,都透露着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 and 开放的姿态。

东亚五国峰会的召开为西安又一次做了很好的推介,这个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会以更加热情和包容的姿态迎接来自全国,全世界人民旅游观光,投资创业。

不得不说西安这座城市已经火到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认知。当天我们离开回民街已经快晚上11点了,但是这里依旧人潮涌动,人们依旧热情高涨,红柳烤肉滋滋地冒着热油,铁板鱿鱼散发出浓烈的孜然味,炒酸奶让冰激凌和酸奶的搭配再一次挑战味蕾,古装造型美出新境界……有些疲惫似乎还意犹未尽,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似乎还有几分欣慰和荣耀,毕竟自己所在的城市强大了,才会吸引更多人。下次有时间我可能还会去那些熟悉但没去过的地方,体验古文化演绎下的现代西安城。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李晓会,澄合矿业公司。

惜“食”如命的父亲

文/高 颖

我，一个 80 后，没有经历过食不果腹的饥荒年代，却有一种同龄人无法理解的强迫症。

出去聚餐，朋友们大快朵颐之时，我总是不紧不慢和大家闲聊，等大家都吃饱了，才到了我正式发力的时候——原因是，看见浪费粮食我就难受。周围的人总说我吃饭不挑食，不论吃什么都很干净，几乎颗粒不剩。然而，跟父亲比起来，我差远了。

你见过有人吃完米饭，碗里一颗米粒都没有吗？你见过喝完粥，碗里一粒饭渣都不剩的吗？父亲就是那样。我时常学习父亲吃饭的习惯，可不论如何都达不到。也许，只有真正挨过饿的人，才能做到吧。

父母虽是农民，但从我记事起，一直衣食无忧，甚至在村里面还算是比较富裕的。可父亲的节俭，尤其对食物的爱惜程度，小时候的我一直不明白。直到慢慢长大，才渐渐懂得了他。

让人成熟的不是年龄，而是经历。父亲

十岁那年，爷爷去世了。奶奶是个贤惠善良的农村妇人，隐忍，勤劳，面对生活带来的苦难她只能默默接受。是自卑懦弱地长大，还是坚强勇敢地替奶奶分担忧愁，他坚决地选择了后者。作为家里长子的他一夜之间成了大人，像一颗顽强的石头，挡在苦难面前，不让家人受一点委屈，竭尽全力地维持家里的生计。搬石头、挑大粪，只要能挣工分，他什么都干。干的多，吃的少，就怕奶奶为了食物发愁。

十六岁那年，韩城修建铁路，来村子里招工。他二话不说背起破棉袄就和村子里的长辈们去了工地。那是他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也成了铁路修建队伍中年龄最小、身体最单薄的工人。他总说，无论冬夏离家干活都得带棉的（棉衣或者棉被），那是前辈们告诉他的外出经验，更是他的切身体会。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随便找个台阶就当床铺了。即使是夏天，深夜的户外还是极冷的。七八月份，正是雨水多的季节。多少次，他劳累

一天,终于在台阶上铺好被子,刚刚入睡,一场暴雨便突如其来。棉袄太破,根本抵挡不了多少寒气,最冷的时候,父亲都是在同村长辈的照顾下,勉强度过。

一夜暴雨过后,第二天却仍然酷暑难耐。烈日炎炎,父亲却推着独轮车干的比谁都卖力。皮肤晒伤了,手掌磨烂了,他从不吭声,成熟的让人心疼。每到吃饭的时候,他总是吃的最快,汤饭吃完一碗又一碗,之后快速拿着工地发的白馍馍悄悄地藏起来。怕时间长了坏掉,他趁别人不注意将馍馍掰成疙瘩稍作晾晒再收起来,只有实在饿的不行的时候才小心地吃上一小块,等到回家的时候他已经攒了大半袋子的疙瘩馍。据奶奶讲,那一年,就是这大半袋子的疙瘩馍,在全村人都忍饥挨饿的时候,帮助我们家度过了最难熬的整个冬季。

人常说,半大小子,吃垮老子。生产队里分配的粮食,吃不到年底那是常有的事。一到冬天,总会出现村民到处借粮的场景,不论是红薯,还是萝卜,都是村民们救命的主食。而我们家,很少出现揭不开锅的情况。这和奶奶精打细算,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有关,更是父亲他们抠抠搜搜的饮食结果。正值大小伙子的父亲不敢多吃,也从未吃饱过。一颗粮食有多宝贵,他深刻地懂得。那个年代,粮食就是维系家庭最主要的生存物

资,关乎生命,关乎尊严,关乎一个家庭的生死。为了帮助奶奶支撑起这个家,他必须把粮食放在第一位,靠着自己的双手,保住家人的生计,尽量安稳地生活下去。

是爸爸他们的倔强、懂事、独立、坚强让一大家子在那个困苦的年代,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孤儿寡母、老弱病残,在爷爷这个顶梁柱走了之后,始终未向命运低过头。如果说从父亲那里我们学到了什么,那绝对不止勤俭节约这么简单,更多的是孝顺、善良、智慧、担当、坚强和独立。

父亲现在60多岁,原本笔直的身躯已略显佝偻,布满皱纹的脸庞诉说着人生的沧桑。年轻时候的劳累给现在的他留下一身病痛,严重的气管炎,更让他像是比同龄人苍老了10岁。即便如此,父亲那不怒而威的气质依旧显示着他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眼神坚定似一位身披铠甲的勇士,始终守护这个大家庭。

从不唠叨,却总能在关键时刻给与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这就是父亲。我们长大了,父亲变老了,似乎一切都变了,到了我们保护父亲的时候。又似乎一切都没变,我们依旧依恋着父亲,他的伟岸,他的宽厚始终像大山一样,是我们心灵最大的依靠。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高颖,澄合矿业合阳公司。



乡村的人情味

文/孙冬刚



太阳暖暖地升起来,村头三三两两地聚拢起了一群人。大伙儿平时不见面,年关时节回到家,村子难得有了热闹的氛围。大家抽着烟,晒着太阳,亲热地聊着外出的经历见闻、家长里短。

“我在北京工地上钻探打眼,除去天阴下雨停工外,今年存了一个把(指五万元)。这两年娃大了,得攒点钱给娃娶媳妇。”二牛叔叉开五指说道,眼神里有对今年收入的满意,又含有对未来生活的期待。

亚放哥端着一碟包子走过来说:“包子刚出锅了,快来吃!呵呵,有茄子辣子的、豆腐粉条的、韭菜大肉的。大伙儿尝尝鲜,热乎着哩。”亚放平时待人就热情,这会儿遇到好久没见的伙伴,更是激动万分。

一个骑自行车的妇女从旁边经过,看见会理发的红妮在人群里,就问:“今儿忙不忙?快过年了,周围理发店人多得排不上队,你要有时间给咱理个头发?”周边立刻有人附和说:“好,好,给大伙儿理个发。”

“没问题,等我回家拿工具去。”说着,就站起身返回家。红妮过去在街道上开理发店,近几年受疫情影响,她就将理发店关了门,现在在附近工厂找了个活干着。

再次到来时,红妮带全了理发用的工具和围布,开始免费为大家理发了。剃刀和牙剪在她手里上下翻飞,左右旋转,惹得周围人一片叫好声。一会儿工夫,她就理完了10多个,有平头、寸头、大背头,发型新颖又时尚。乡亲们感谢夸赞声不绝于耳,“多亏你有这手艺,方便了乡邻。去理发馆等,深夜能不能理上还难说。”“几年没做理发生意,我看你手艺还棒棒哒。”红妮也很开心,平日里积压的辛劳,仿佛在大家的赞扬声里也一扫而光。

在乡村,你在我家吃一顿饭,他送给你一捆自家产的莴笋、芹菜,这都不能用钱去计算。你能给,是你做人的厚道。他能收,是对你人品的认可。彼此都是有面子的事情。有一年,我和朋友去旅游,看到一家山居前

的花儿很漂亮。几人正待要拍摄,柴门里走出了一位热情的大娘,她不仅热情地邀我们去家里喝茶,临走时还送了我们一大袋鲜核桃。善良的老人,无意中的闯入,宁可看作是拜访。

在外学习打拼久不回家,我最初对于能否被众人接纳有些担心,如今走在故乡的街道上,看到乡亲们如花的笑脸,我深深地被这种淳朴的乡情感染着。“远水不解近渴,远亲不如近邻。”“友邻好比鸟入林,近邻互助重千金。”这些前人留下的名言,说的就是邻里互助友爱的重要性。

在外工作的乡党,平时或许不抽烟,回家时都会带上一些昂贵的烟和茶叶,招待左邻右舍。忙完家务,有邀请别人来家做客的,也有主动出门拜访亲朋的,大家在交流互动、关心帮助中再次升温了情感。

过去,我对乡情理解不深刻,参加了工作,远离了家乡,内心渐渐也生出了诸多眷恋。无论何时,不管走了多远,故乡的一草一木,总是让我魂牵梦萦。故乡,留着我祖先的根脉,烙印着我出生的印记。离开家乡一个多月了,浓浓的乡情仍然装满心扉,耳旁依然回荡着亲切的乡音。

责任编辑:孙文胜

作者介绍:孙冬刚,运销集团榆中销售公司。



缘起陕煤

文
王
瑞



十多年前的一个盛夏,沙漠里突然涌起大股黑云,狂暴的龙卷风把矿建公司的不锈钢大公示牌卷到了半空,又重重地抛落。在项目部临建房里的工作人员,顿时感到房子仿佛都要被卷走。暴雨夹着冰雹倾盆而下,噼噼啪啪,电闪雷鸣,轰轰隆隆几个小时才渐停。傍晚时分,站在窗前的我欣赏到了大漠晚霞与闪电同辉的奇观。那时,我是常住在矿建项目部里唯一的女同志,跟随着第一批陕煤建设大军北上,并将家安在了这大漠的临建房里。

年届不惑,在新世纪千禧年间经历了老矿区的下岗再就业,又辗转来到了西部大开发的新热土,中国的科威特——榆林。前后到来的还有我的老师、校友、同学,甚至老同事和邻居们。异地重逢,我们都是因陕煤结缘,因陕煤相聚。

陕煤飞跃发展的这二十年离不开神府煤田这片根据地。作为一名普通建设者,我深深体会了在理想的荒野里丁是丁卯是卯地建设过,在信念的沙漠里一是一二是二地扎根过,把蓝图建成世界一流的艰辛与不易。在这里,我们奋斗追赶时代的脚步一刻也不曾停驻。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陕煤能源大基地的建设队伍一天天壮大,人在哪家就在哪,是陕煤北上职工的必修课。这是一次产业大转移,队伍大搬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入大军的每个人都带着改变当下,带着断臂求生的信念和狠劲,带着与机遇碰撞的期待,开启了陕煤创业新华章。

数年间寒来暑往,如同钟摆往复穿行于都市的万家灯火与荒原土路之间,总有一抹回味萦绕心头,总有一排排灯光照亮回家的路。奔波在高原大漠,遥望远方灯火阑珊处,这起伏蜿蜒的高速已成了我们的追梦之路。一段段路途,一道道风景,并非亮丽,而是寂静的旷野里冬日大漠寒肃的景致。有些路注定要带着勇气独自前行。

春节休假回到家中,老父亲问我新单位的名字,我介绍说煤矿都是用当地的地名注

册的,是一个个村名,我们都是村民。这个村地大人稀有一百多平方公里,方圆几里无人居住。父亲就认真地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找到了这个村。他说单位大了我们的家庭就有依靠,就算有点风浪也能安稳度过,不是矿离不开你,而是你离不开矿。老父亲这番话又让我想起三十多年前老师上采煤概论第一课里说的矿不离山,也许我这辈子注定就是个陕煤女矿工,吃煤矿这碗饭,把家安在大山深处的矿区。

这几年又换到了运销岗位,看着一批批新入职员工们年轻的脸庞,他们是陕煤的新生代。为他们介绍运销文化,谈到了安心与安家。我们陕煤运销人的家是流动的家,煤炭是工业的粮食,我们是运粮主力军,哪里需要就运到哪里。只有把心安在矿场、仓下、站台、港口、码头,小心翼翼应对老天脸色,日夜兼程运送粮草,才能更好地为温暖千家万户,照亮祖国山河尽些绵力。

二十年来,陕煤的品牌与成就是陕煤职工战天斗地,北拓南运,用实干和智慧换来的。煤销千里,德行天下,造福万家,紧紧端牢能源的饭碗是陕煤人共同的使命。

一程山水一程人,一段时光一段缘,此心安处是吾乡。与陕煤结缘始于谋生,合于坚守,终于心安。在陕煤工作的三十多年让我的职业生涯有了意义,有了深深的归属感与幸福感。感谢陕煤,我爱我家。

责任编辑:孙文胜

作者介绍:王瑞,运销集团榆林销售公司。

与古城相遇

文 / 陈洁

于炙热骄阳中初见，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眉目如画的君子，着一身青襟，像炎炎徂暑吹来的一抹凉风。

在他的身旁，有波澜壮阔的接天之水，金色的水浪在曲曲折折的谷中咆哮，在肥沃的土地上起舞，偶尔奔腾而下，一贯百川。但大多时候，母亲河只以澄澈空明的水流滋养这片沃土，哺育了勤劳能干的韩塬儿女。沿着水流望向西北，郁郁葱葱的梁山抚摸着他的身躯，用翠绿的衣裳渲染了他的色彩，遮盖了外来的酷热。我拾阶而上，四方瓦阁就静静地偃卧在山与水的怀抱中，给人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清新之感。

于街角巷道中再会，他是一个淳朴、直率的邻家少年，穿着褂子在市井中走街唠嗑，好不快活。

从山林中走出，阳光的斑驳不见踪影，我的视野骤然开阔了。鳞次栉比的砖瓦铺排在蜿蜒的街道尽头，指引我走近他，与远望的天然之感不同，近看烟火气却十分浓厚。大街小巷里游人如织，叫卖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几个老者坐在一起喝茶下棋，谈起家长里短；家有喜事的姑娘小伙穿起色彩鲜艳的马褂，扭起秧歌打起鼓。街边“花椒酸奶”的吆喝声十分吸引人，来一杯冰冰凉凉的酸奶，初入口时绵甜又醇厚，与花椒好像并不相干，几大口下肚，花椒的酥麻感才在唇齿间蔓延开来，迅速侵占你的味蕾，混着奶香气在嘴里回甘，这时

才回过味来，不禁感叹一句：“花椒之乡，名不虚传！”

于历史的记忆里探寻，他又是一位历尽千帆的老者，岁月赐给了他博古通今的才华和宠辱不惊的气度。

在错落有致的街道中穿行，热闹的吆喝声渐渐远去，只有一些细碎的脚步声与青石板相和。在巷子的深处，一座方正四合的明清宅院映入我的眼帘，红色的门楣上“状元府”几个大字笔触有力，散发着文化的气息。跨进万字

院，简单质朴的陈设彰显着主人的心性，斑驳的桌案上只有书墨的香气印在泛黄的纸张上，诠释着一代名相王杰“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的清廉品格。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突然一阵稚嫩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转睛一看，原来是暑期研学营的孩子们在诵读《千字文》。他们穿着汉服，额头上挂着晶莹的汗珠，双目怀着崇拜与期待，倾听流传百家的状元故事。读书知礼的学风就这样代代传承，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中。

“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在这个夏天，我与古城有了最美的相遇。当橘红色的晚霞带走暑气，古城也恢复了宁静。我踩着月光漫步在沉睡的街道里，一盏盏的花灯纷纷睁开了眼，闪烁的五彩灯火照亮我前行的路。

责任编辑：冯骁

作者介绍：陈洁，运销集团韩城分公司。

爷爷的味道

文 / 王永耀



爷爷去世很多年了，我时常想起他，在雨夜，在月光皓洁的晚上，在悠长的梦境。袅娜的炊烟升起来了，爷爷又站在灶台边，那扑鼻的香味飘出来，润泽着我童年的味蕾。

油拌捞饭

“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黄土地里笑来黄土地里哭”，糜子是旧时陕北高原种植非常普遍的一种农作物。秋分时节，农人把糜子挽回来码放在场梁晾晒几日，待其完全干透，他们用槌枷来回敲击、碌碡反复滚碾将糜子粒打下来，在沉重的石碾上蜕去外壳，入眼就是金灿灿的黄米了。陕北黄米脂香醇

厚，营养价值很高。爷爷把黄米淘洗干净，开水翻滚后下入，米心绽花时用笊篱捞出，澄干水分放入小盆稍晾一会儿，舀几勺黄米饭盛在碗里，撒少许食盐，淋入几滴香油，喷香的油拌捞饭便端在嘴边，拿筷子扒拉着大口吞咽起来。

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油拌捞饭不算什么美味佳肴，很难登上大雅之堂，但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却调节着生活的滋味。

蒸烧肉

寒冷的冬月，我还裹着被子睡在暖炕上时，锅台边上就飘出浓香的肉味儿，爷爷开

始忙碌着做烧肉了。他烹制烧肉和别人有所不同,精心挑选一块上好的五花肉,肥膘和精瘦肉大抵是三七比例。端一盆温水,里面放两勺盐,倒入一小杯白酒,先把肉清洗一遍,爷爷说这是肉质嫩而不柴、色泽亮而不腥的关键步骤。洗好的五花肉冷水下锅,水开后打掉浮沫,放入生姜、八角、花椒粒、葱段和盐,肉煮至筷子能轻松扎入时捞起,用竹签在表皮扎小孔,均匀地涂抹一层酱油,静置两三分钟后放入油锅炸,待表皮愈发红亮且出现褶皱时捞出,烧肉就算大功告成,接下来就是蒸肉了。肉晾得不烫手后,将其切成两厘米厚的长方形大片摆进磁碗上锅蒸十多分钟,用长勺按压出多余的油脂并沥净,佐以精盐、葱花、蒜末和陈醋作蘸料,蒸烧肉新鲜出炉,夹一片含在嘴里,简直香塌脑瓜。

饮食是一种文化,凝结着人间烟火气息,也凝结着人们的品味、心绪和情感。现在物质富裕、生活条件好了,吃一顿肉简单而便捷。可不管你怎么悉心烹饪,营造氛围和仪式感,却再也吃不出“爷爷牌”蒸烧肉的味道了。

碱面饼·碗碗肉

数着日子盼望的庙会来了,期待穿上新衣,拿着大人们给的两元钱逛遍会场,更期待跟在爷爷身后,美滋滋地享用碱面饼和碗

碗肉了。

每逢村里赶庙会,爷爷比平时更繁忙,前村后院、方圆周围不少人顺路登门把脉问诊。爷爷是名老中医,他精神矍铄,身体硬朗,眼不花,耳不聋,牙口又好,自然而然与美食结下不解之缘。庙会如火如荼,晋剧《打金枝》已开演,孩子们无心看戏,买些稀罕的小零食,我和平则就钻进了录像厅。约摸着爷爷忙完快要进会场时,我便在小路旁等着他了,看到爷爷熟悉的身影,我急切地迎上去,爷爷对我的心思了然于心,直接就带着我去吃碱面饼和碗碗肉。神木沙峁、马镇一带民间艺人独具匠心,他们纯手工打制的碱面饼香味浓郁、口感独特,神木南乡黄土丘陵沟壑区的跑坡山羊肉鲜美嫩滑、香气四溢,把它们搭配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吃一口碱面饼,就一口碗碗肉,掰一块饼饱蘸肉汁放进嘴里,倏忽有万千美味幻化的精灵在舌尖舞蹈。聆听着柔美的晋剧,感受着熙攘的庙会,品咂着天然的美食,脚下溪水叮咚,头顶树荫浓密,我激动地把乡村揽入怀中。

秋天的一个早晨,我回到故乡。站在斑驳锈蚀的窑洞前,我看见时间的容颜和生命的质地,看见爷爷冲着我微笑,微凉的秋风里又飘来熟悉、怀念的味道。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王永耀,张家峁矿业有限公司。



「魅惑」的信封

文 / 李勤

赵智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眼前这个鼓鼓囊囊的信封直发愣。半小时前,他从王才送来的“土特产”夹缝中瞥见了这个信封,虽然是蜡黄色的信封,但在此时赵智的眼里却格外刺眼。此时的它已经孤零零地躺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了,紧紧黏着自己的目光。夕阳的余晖下,这抹“奇妙”的蜡黄色如同安徒生童话故事中卖火柴小女孩眼中希望的光,化成袅袅不断的细长烟丝,在空气中摇曳撩拨着他的指尖,他觉得指尖有些似有若无地发痒起来。

那抹蜡黄色的光斑恍惚间交织成一张“缴费成功通知单”,变得更具有诱惑力了。暑假到了,儿子想去参加一个夏令营,他的几个好朋友都一起报了名参加收费2万的夏令营,可家里的条件只能让儿子参加3千多的……儿子从小懂事能理解父母,虽然不说,但他知道孩子很想和别的孩子在一起,可这2万元的学费……他和妻子两个人打工赚钱在这一线城市生活,每月还着6千多的房贷,还要赡养老家的母亲,生活已是捉襟见肘,这2万的报名费,只让人瞧着心口手头沉甸甸、干拉拉地闷疼。

暮色渐晚,应和着远远传来的车水马龙声,如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窃语。他想起王才下午跟他说的话:“赵主任,最近煤炭市场紧俏,搞不到煤了,您现在权力大了,给咱想想办法,走走内部渠道。”赵智是煤炭营销企业的业务员,工作十年有余,虽然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但他一直以来认真负责,深得领导和同事的信赖,因此,领导把赵智安排在单位至关重要的岗位,并把放业务专用印章柜子的钥匙给了他一把。自从赵智拿到柜子钥匙后,很多客户便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每天“赵主任”前“赵主任”后的喊着,很是尊敬。

不知怎的赵智的指尖又似有若无地痒起来。他目光又被牵引到眼前的信封上。取出信封时,他鬼使神差地忍不住捏了捏,尽管他十分不想捏。小臂沉甸甸地坠酸,够了!足够了……还够给妻子添置一条她看了好几次舍不得买的新裙子。赵智缓了缓,慢慢走到柜子前,哆哆嗦嗦地拿出柜子的钥匙……

落日的余晖已然全无,漆黑浓重的夜

色从窗帘缝里拼命跻身,露着一只巨大的黑瞳,窃视这鬼魅的蜡黄色的信封。赵智一时觉得背后有些凉,却不敢回头张望。“一人两袖清风独自漫步风雨中,空空空已空空,一切往事化为风……”忽而,赵智的电话声响起,赵智被惊得一哆嗦,电话铃声正是前段时间单位组织家风廉洁教育活动,儿子参加后给他换的铃声。赵智听得入神,不禁想起儿子跟他说的话“爸爸,你是咱家的顶梁柱,是我一辈子要学习的榜样,你从小教育我,不该做的事不做,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要为纷繁的事物迷惑了自己的心,我记住啦!”“啪”!钥匙掉到了地上。赵智紧张地关上了柜门,深深地吸了口气。

“老赵,饭都做好好一会儿了,怎么还不回家?”赵智接起电话,是妻子打来的。赵智边接电话边往门外走,“客户有东西落我这了,我给他送去,放我这我今晚准定失眠的,我马上就回来吃饭!”

责任编辑:孙文胜

红梅布袋

文 / 孙文胜



1

良子走进门诊大楼,一个穿蓝夹克的汉子恭敬地朝他点了点头。在医院这个医患相处的特殊氛围里,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向医生打招呼不足为奇。他礼貌地报以微笑,就走向了办公室。

六床的大叔住院一周多,现在脸色红润了,饭量增加了,说话的声音也洪亮了许多。按照医案,患者明天就要手术了,他得做好最后一次体检和巡查。

查完病房,六床陪侍的大娘从床底下提出个灰白的土布袋说:“大夫,这是从老家带来的山木耳,您尝尝鲜吧。”说着,就往良子手里递。良子伸手阻隔住说:“大娘,不用客

气,真的,我前天才买了木耳哩。”

“你们城里人喜欢原生态。这些都是我上山自己采的。”大娘说完,又朝良子手上递。见良子后退,大娘加重语气说:“拿上,不值钱的。”布袋上绣了朵红梅花,从微微敞开的袋口看,里面的木耳腹灰背黑、色泽分明,质地真的很不错。良子忍不住伸手摸了摸,木耳质轻、坚挺、有韧劲,算得上珍品。就在他想着要买下来时,手指却触到了木耳下面的硬纸包,立刻抽回了手。大娘满是皱纹的眼睛期待地看着他,他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在这场合,三言两句又说不清,他只好佯装有事赶紧借口跑开了。走廊尽头,大娘失落地发了愣。

六床患者是乡下人。两个老人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心里却想着送礼,作为医生,良子的脸红红的,烧烧的,甚至觉得对不住身上洁白干净的白大褂。

2

蓝幽幽的夜幕上,明亮的星星眨呀眨,月亮宛若划动的小帆船。快到家门时,迎面匆匆走过一个人。月光下,那人穿件蓝夹克,两腮胡子麻渣渣的。他抬头瞄了良子一眼,不等良子注意,转身又拐上了小岔道。

台灯下,妻子小美在写教案,茶几上却放着半杯茶。良子说:“有人来过了。”小美说:“没有啊。等下,我给你去热饭。”收拾起残杯进了厨房。小美平日里不喝茶,说是神经衰弱,怕晚上睡不着。今个儿喝茶,应该是太累了破例解解乏。

良子斜躺在沙发上,收回看着天花板的

目光,却意外地看见,墙角的花盆后有个灰白的布袋子。他“噌”地坐起身,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掂起布袋一看,果然看见了那朵耀眼的红梅花。厨房叮叮当当响,他一句“啊”没出口,返身赶紧躺在了沙发上。

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来,他囫囵着吃了几口,就说:“今个儿不太饿,我先躺下休息会儿。”小美摸了下他的额头说:“是不是生病了?”良子摇摇头就走向了卧室。

躺在床上,良子的脑子乱糟糟的。他想到了医大毕业典礼上,老校长“行医德为先,做人品为重”的叮嘱,想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的一条,“医师不得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还想到了卧病在床的老岳父。就算家里经济紧张,也不能成为在患者身上割肉的理由啊。自己从小在乡村长大,农民的艰辛又何尝不懂……

午夜的钟声响过了,可思维还是像爬虫一样按捺不住。想到明天要全神贯注地走上手术台,他看看熟睡的妻子,强迫自己闭上了眼睛。该说的,留待做完手术再说吧。

3

六床的大叔被推进了手术室。良子惊讶地发现,帮护士推车的人,竟然也是个络腮胡。大娘、布袋、络腮胡,三者像麻团一样缠绕着,良子一时三刻理不出头绪。他做了几个深呼吸,步履坚定地走进了手术室。手术做得很顺利,良子和大家都长吁了一口气。

大娘拉着他的手说:“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老头子。”他说:“大娘,您放心,叔静养一段时间就能下床了。”

脱下白大褂,良子准备去找岳父。岳父是个老党员、老干部,小美最听爸爸的话。脚步还没跨出办公室门,医院管纪检的老梁进来了。老梁是部队上下来的干部,办事丁是丁,卯是卯,毫不含糊。老梁问:“良子,要出去?咱去看看六床患者。”他背在身后的手,拎的竟是那个让人头疼的红梅布袋。良子的脑袋“嗡”地一下,但还是步履踉跄地随着老梁出了门。

六号病床前,小美握着大娘的手在聊天。看见小美,良子心里豁然亮了。老梁走近大娘说:“老人家,包包还给您。这是您儿子送给医生的。”“我儿子?”大娘的脸上写满疑惑。小美说:“他上身穿件蓝夹克,对吧?”大娘尴尬得双手没处放:“对对,是我那小子。他听说他爹要做手术,连夜从打工的地方回来了。”

老梁说:“人家医生两口子怕您担心手术不用心,收下了您儿子送的红包。现在手术做成功了,红包礼品都退给您。”大娘感动地抹着眼泪说:“你们,这是给送我了一份厚‘礼’呀。”

回到家,小美说:“对不起,怕你分心,布袋的事没给你说。”良子说:“为什么不拒收?”小美说:“那人劝说不住,把包扔在门口走了。”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孙文胜,煤炭运销集团大秦有限公司。

谁是我们的灵魂摆渡人

文/郭倩



灯阑珊、夜未央，合上《摆渡人》的封面，我依然久久沉浸在书中曲折离奇的情节里无法自拔、难以入眠。克莱尔·麦克福尔这位英国文坛备受瞩目的实力作家，以《摆渡人》一书一举摘得五项世界文学大奖，令千万读者灵魂震颤，心灵治愈。慕名拜读，在叹服作者匪夷所思的情节构想和深厚扎实的文字功底的同时，我也陷入沉思。窗外夜空阑静，邀明月可成三人，我默默地叩问那个很久没有对话的自己：谁是你的灵魂摆渡人？

是我们的父母吗？《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父母给予我们生命、哺育我们成长，构筑了我们坚实而温馨的避风港。然而，他们温暖的双臂却无法永远护佑我们这漫长的人生旅程。就像龙应台《目送》中说的：“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段，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是啊，前方无论风和日丽还是雷电交

加，我们必将单独踏上那一段孤独的旅程，没有荫庇、没有宠溺、没有包容，外面的世界必将给我们严酷的考验、全新的洗礼，我们终有一天要离开避风港，驶往辽阔的海洋。是啊，告诉他们吧，不必追，漫漫人生路，我们蓄势待发、扬帆起航。

是我们的爱人吗？“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民国时期结婚证上一段话着实动人，曰之“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卜他年瓜瓞绵绵，尔昌尔炽。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笈，好将红叶之盟，载明鸳鸯。此证”苍茫人海，要有多幸运，才能找到心灵相契合的风雨同路人。他们给予爱意、陪伴我们前行，目光所至充满了宠溺的温馨和坚毅的力量。然而，知足如我们，同样也要懂得牵手许下的承诺，不是依附在对方的肩膀，而是，那条充满未知的人生路上，需要自身足够的坚强和担当。是啊，告诉他们吧，别担心，漫漫人生路，我们不离不弃、一路同航。

是我们的知己好友吗？“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所以，才有欧阳修“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叹，才有“伯牙碎琴绝弦”的千古经典。所谓知己，不常锦上添花、却能雪中送炭，不会巧言奉承、却敢一针见血，不如烈酒炽热、却能绵延温暖。千金易得、知己难求。他们是我们人生路途中的驿

站，任我们停泊，供我们休憩，舒我们疲倦。可是，我们只能作为短暂停留，收拾行装、整理背囊，还是要满怀希望地、充满力量地再次踏上征程。是啊，告诉他们吧，谢谢你，漫漫人生路，我们何其荣幸、相知一场。

有人说，人生在世，最高兴的事是“父母健在、知己两三和盗不走的爱人。”是啊，令人羡慕的幸运和福气。可是，我还想再加上一个词，那就是敢于摆渡的自己。是啊，我终于找到了答案。谁是你的灵魂摆渡人？是自己！命运的舵桨不在父母、不在爱人、不在知己手上，而在那个你一直忘记对话、忘记扣问、忘记鼓励的内心深处的自我灵魂，在那个“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却不知别人在桥上看着你”的魅力倒影，在那个你无数次感慨“山穷水尽疑无路”想要放弃却不容放弃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感谢《摆渡人》，好书的魅力和美酒一样，历久弥香。只要心中充满爱和阳光，满布信念和希望，那前行的路上，就算风雨凄凄，就算百折千回，就算屡次失望，我们都依然坚信，在父母、爱人、知己温暖陪伴下，那勇于掌舵自身命运的自己，在经历千万次风浪洗礼后，必将成功摆渡那令人神往的梦中远方。

责任编辑：田宏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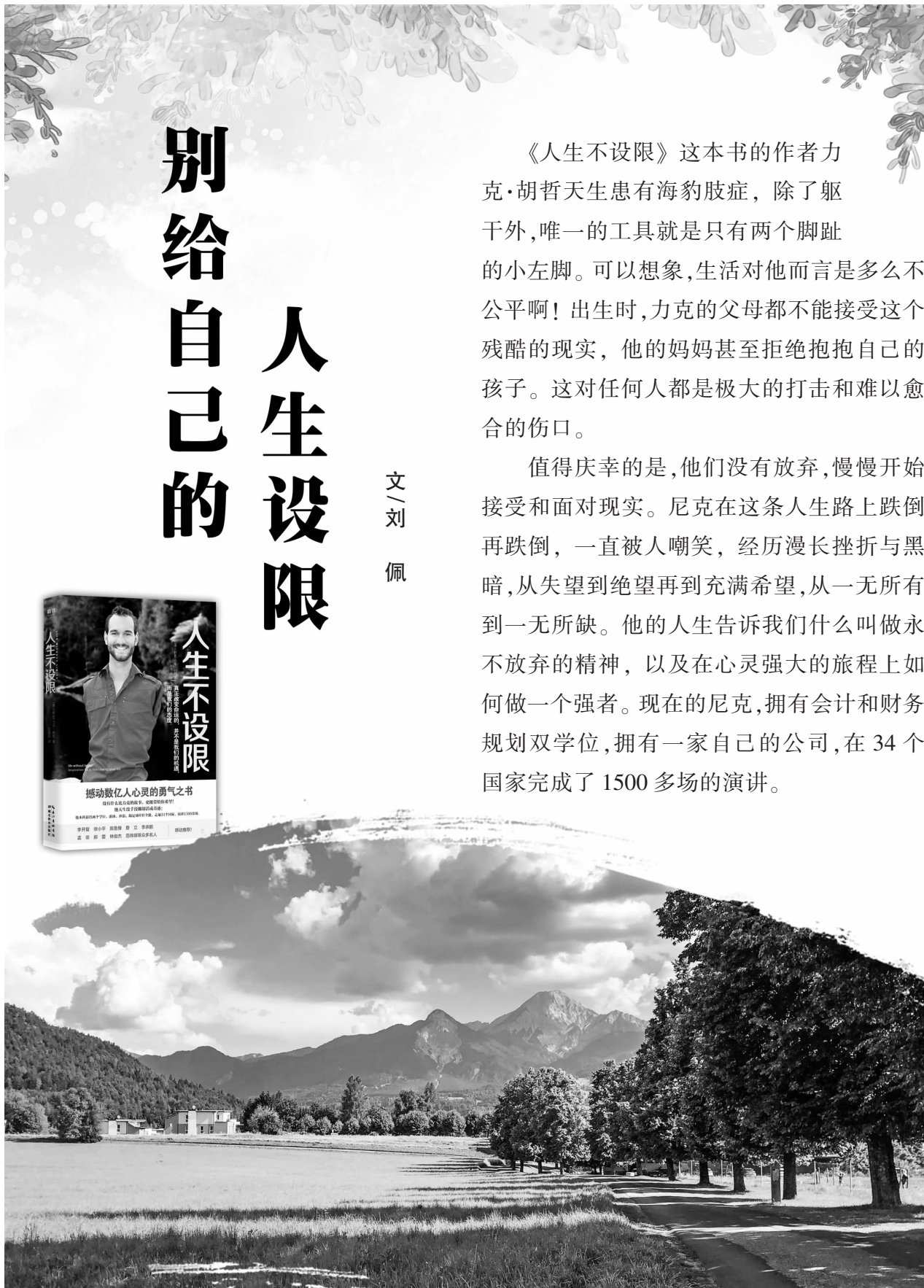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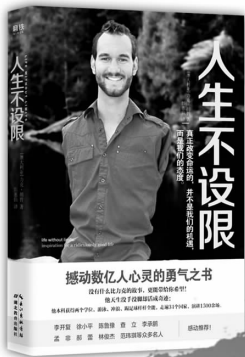
作者介绍：郭倩，神南产业发展公司。

别给自己的 人生设限

文 / 刘佩

《人生不设限》这本书的作者力克·胡哲天生患有海豹肢症，除了躯干外，唯一的工具就是只有两个脚趾的小左脚。可以想象，生活对他而言是多么不公平啊！出生时，力克的父母都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他的妈妈甚至拒绝抱抱自己的孩子。这对任何人都是极大的打击和难以愈合的伤口。

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没有放弃，慢慢开始接受和面对现实。尼克在这条人生路上跌倒再跌倒，一直被人嘲笑，经历漫长挫折与黑暗，从失望到绝望再到充满希望，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他的人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永不放弃的精神，以及在心灵强大的旅程上如何做一个强者。现在的尼克，拥有会计和财务规划双学位，拥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在 34 个国家完成了 1500 多场的演讲。



在仔细品味《人生不设限》这本书之后，力克最打动我的是他的乐观和信心。人在逆境中很容易被击垮而随之放弃了目标。而力克正是相反。古人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力克就一直是一艘满载着幸福和乐观的小舟，前进于逆流之中。力克告诉人们：人生最可悲的不是失去四肢，而是没有生存希望及目标！是啊，没有目标怎么付出行动？力克自己就是一盏为人们照亮目标的灯。让千千万万的人，重拾梦想走向成功。这本书不仅传递给我们的是乐观、向上的精神和坚持成功的信念，也给我们的心灵注入了强大的力量。遇到困难的时候，想想力克是怎么战胜身体的残障的；想放弃的时候，想想力克是付出了多少的汗水才取得的成功；悲观失落的时候，想想力克脸上灿烂的笑容和他的乐观精神；发现自己又在抱怨世界不公平的时候，就像力克一样去感恩吧，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人生应该有追求，有目标，并为之不懈努力。记得我们上小学时，全国号召学习雷锋叔叔，助人为乐，锲而不舍的“钉子”精神。上高中时学习勇攀科学高峰的科学家陈景润和身残志坚的楷模张海迪等时代先锋。反观当下有的孩子养尊处优，把坐享其成视为理所当然，不思进取，甚至受不了一点委屈、

挫折，更有甚者动不动就闹脾气，离家出走。有一位90后母亲吸毒，她1岁多的孩子经常在家饿得啃纸皮，令人心酸。而天生没有四肢的尼克却活得那么坚强和乐观，演绎出人生不设限。何况我们四肢健全的人，所有的困难都不是事。无论有多少对生活的抱怨，无论有多少对自己的不满，无论有多少自以为的伤痛，只要站在他的面前，你就无法再抱怨、不满和伤心；也许我们都曾祈求过美貌、财富、幸运的临幸，而他，只祈祷自己能拥有四肢，踏足大地，拥抱爱人。

人生有两条路，一条需要用心走，叫做梦想；一条需要用脚走，叫做现实。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低估了自己，对自己不够狠，从而错过了遇到一个更加优秀的自己的机会。逼自己一把，很多事并不需要多高的智商，仅仅需要你的一份坚持，一个认真的态度，一颗迎难而上的决心。我们不应该和力克去相比，因为我们要幸运太多，但我们要去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去营造一个美好的将来。我们在工作中时常碰到棘手的问题便有些退却，心想自己做不好，但在了解力克的励志故事后才发现自己的这些困难连冰山一角都不及。

责任编辑：田宏伟

作者介绍：刘佩，陕西煤业物资榆通有限责任公司。

我的爱人是矿工（外一首）

文 / 曹新友



我的爱人，
是无名的矿工，
在我们的故事里，
我对你迷恋的繁星
弥漫在广袤的夜空。
有时我有些惶恐，
有时甚至感觉心惊。
在最深的夜晚，
在那些迷蒙的幻觉中，
翻身起伏，
这个世界太过安静。

只有那轮残月，
悄悄地爬过斑驳的窗棂，
如同你的灵魂，
在我泪水浸泡的瞳孔。
我的瞳孔，
是一个飘荡不定的行囊，
装满了你昼出夜归的行踪。

我的爱人，
是远去的矿工，
在我们的分别里，

你对我思念的长风
 穿梭在漫漫的深井。
 有时感觉虚幻，
 有时真却感觉相拥。
 在最久的日子，
 在那些难耐的寂静中，
 火燎 烦躁，
 只觉得这长夜难明。
 已经十年了，
 每天每夜就是这样的梦，
 你我的梦里，
 都是哭泣的美丽和忧伤的风景。
 隔着时空，
 我们的体温相互交融，
 爱人，因为你是矿工。

我最该感恩的

我哀叹过贫瘠的沟畔，
 鄙视过凄凉的荒原。
 我最该感恩的——
 是脚下这片矿区，
 它给了我成长的广阔舞台
 和青春勃发的蔚蓝。

我怪罪过城市的遥远，
 埋怨过环境的破烂。
 我最该感恩的——
 正是这身边的煤炭，
 它给了我生活的饱餐美味

和千里灯火的璀璨。
 我诅咒过灾害的泛滥，
 愤怒过采掘的危险。
 我最该感恩的——
 正是这深邃的巷道，
 它给了我书写职业的笔墨
 和人生奋斗的风帆。

我斥责过不公的偏袒，
 叹息过命运的多舛。
 我最该感恩的——
 正是这个时代的发展，
 它给了我走出低谷的缆绳
 和腾空翱翔的蓝天。

我嫌弃过前辈的卑贱，
 指责过工友的野蛮。
 我最该感恩的——
 正是这身边的人，
 他给了我茁壮成长的指引
 和人生崛起的示范。

我羡慕过风姿绰约的禅婉，
 追求过如花似锦的容颜。
 我最该感恩的——
 是陪伴我的另一半，
 她给了我漫漫长夜的慰藉
 和身心相融的温暖。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曹新友，中能煤田公司退休职工。



向一块煤致敬

（组诗）

文 / 张军

一块块乌黑发亮的煤
在明媚的阳光下
告别美丽的矿区
乘火车坐汽车，纷纷赶赴远方
赶赴各自向往的地方

长久的压抑
在熊熊燃烧中尽情释放
一簇簇灿烂的亮光
壮美而辉煌
犹如一朵朵桃花的怒放

一块块乌黑发亮的煤
陪伴无数的人们
在温暖中度过寒冬
一块块乌黑发亮的煤
默默地燃烧自己
赋予我们光明与力量

在美丽的矿区
向一块煤
一块乌黑发亮的煤致敬！
向脸庞黝黑、笑容灿烂的矿工致敬！
向勤劳朴实、默默无闻的奉献者致敬！

与一块煤对视

一块块乌黑发亮的煤
在美丽的春天
与一朵朵艳丽的桃花
一起享受阳光



这短暂的歇息
是出征前的休整
瞧,那一系列列长龙般满载希望的火车
呼啸着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是你的勇敢与激情
点燃了你坚硬的身躯
是你发自内心深处的火热
温暖着我们每个人的身心

与一块煤对视
仿佛与一个憨厚朴实的矿工对视
此刻,我在想——
倘若世人都像你一样无私、温馨
世间的寒凉与阴暗,冷漠与无情
就会销声匿迹
我们的身边
就会永远充满春天的气息

一朵桃花究竟有多美

一次次艰难的掘进
仿佛一次次勇敢的冲锋
地层深处,伴随机器的鸣唱
接连不断的欣喜,纷纷
涌上井口

一块煤究竟有多黑
我无法追寻
一朵桃花究竟有多美
也无法追寻
然而,一块煤的深沉
以及,一朵桃花的美
让我永远崇拜

桃花的娇艳与煤的温暖相伴的幸福

桃花般美丽的女人
渴望男人是一座山、一块煤
安全而温暖
男人渴望女人是一条河、一朵桃花
美丽而温柔

一个美丽贤淑的女子
与一个憨厚朴实的矿工
结缘。仿佛一朵娇艳的桃花
与一块温暖的煤
相伴。幸福而美满

或许,只有矿工
只有默默无闻的矿工兄弟
才能真正体味
桃花的娇艳与煤的温暖
相伴的幸福

责任编辑:田宏伟

作者介绍:张军,湖北省作协会员。

想起一匹马

文/魏新胜

草原上
一匹马陷于泥潭
很深很深的泥潭
只可见马头和背脊

它不动,一动不动
它,不能动啊

可能,已经困了好多天
眼睛微闭,默念死神
看见它,我的心好沉好沉
为那无助的生命

忽然,奔来了马群
数百匹马
在泥潭一周
呼啸狂奔
草原掀起了
狂风,巨浪

浩浩荡荡

马群跑啊,奔啊
嘶鸣着,呼唤着
绝望的马儿动了

它慢慢睁开眼睛
艰难地扭动脖子

终于,终于
它猛然向上一腾
一腾,再腾,再腾!

出来了,它
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的眼泪
下来了
为那伟大的生命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魏新胜,蒲白矿务局退休职工。



与时光同行

文 / 传凌云

(七首)



台 阶

由上而下,由下而上
台阶本身无区别
但结局相反

出生时,大家同为零号
而零号的背后、含义各不相同

自建,他人协助
自上,他人扶持

人人奋力登上台阶
却不得不下来

每一步
有人受难有人喜悦

“个体的荣辱升降不重要
穿起群体人类繁衍上升链才更重要”

“穿起群体人类繁衍上升链不重要
个人感受人性关怀才最重要”

人类文明总是在二者间反复博弈
文明,就是最终达到的平衡与和谐

与时光同行

几多惶恐,不想顾盼
而时光总在身边
如影随形,匆匆消逝
时光,是否看人行单影只
所以过来陪伴

匆匆而过,从婴孩到暮年从少年到白头
由蹒跚回到蹒跚
感慨,赞叹,悲凉

而感慨,甚至赞叹、奖赏也无用

什么有用? 唯经历与来过
潮水抹去的沙滩脚印
与时光为作伴
我们,无数的人,勇敢地走过
留下人、万物的痕迹
在时光中湮灭或闪光

渡 口

梦你,寻你——
那块水润的土地
露水打湿了的土地
那片沟通你我的水
连起你我的线
等待过我的码头或彼岸……
帆很远,水很远
云很远,天很远
最后连你也消失于地平线外

梦你,寻你——
那艘未能成型的远轮
那叶未能出发的载梦舢舨小舟
那个未曾存在过或业已消失的渡口和彼岸
在渡口消失了的……
面对不知是否存在过的你或你们
你或你们远去后的空茫
我至今不敢肯定或者否定
怕这心与天地一样空茫的事实
被时光,被你们逐一否定的一切
被自己知晓,被天地洞彻

卸 妆

真善美,条条无形的标线
造就世间种种
着美装画彩妆的人
彩装扮靓世界,素颜却让人放松
妆扮最成功者
却妆若无妆得体自然

前半生数十年学会妆饰
卸妆放下,有时只需突然一瞬
或通晓大道至简返璞归真

是时候了,放下该放下的,为所该为
与自己赤诚以对
与世界和谐相处

梧 桐

举手合掌,从青芽、幼苗长起
一棵树的成长需要多久
由陌生到相遇、守望
又需要多久

“种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栖。”
但如今,她已不想再等待
时光丛林中,她只想择取此刻
截取由远古照向此刻的诗性之光

照亮黑夜、薄凉、未来
照亮已种将种的梧桐

为世人世界确认并重新定义
梧桐、凤凰的含义

夏风熏热啤酒味的夜市

人声、瓶杯碰撞声、泡沫,高过
愈来愈高涨的热情与沸腾的热度

局中与局外,感受大不相同
快乐或落寞就在推杯换盏中

对面人多,身旁人少
凉薄温暖、炙烤冷酷,转换总是常态

两碟小菜,杯杯啤酒
慢慢品尝咽下人生况味

时间更迭,季节变换,节律
与岁月累添、白发增速竞先

热也罢,凉也罢,起坐瞬间
人生在深深浅浅的印痕中倏逝

蝉鸣止于一片落叶

蝉鸣,越来越响
从夏天到初秋
从田野高树到耳蜗轰鸣
最后止于一片落叶

不谬赞不趋近,不盲从不悲泣
原野岁岁枯荣,蝉声有起有消
成长,是时间渐长更迭
是年轮渐增生命轮回

秋天了,要秋收冬藏春种
要惯看云淡风轻
要笑对云起云落
守住一颗本心生命更从容

拂 晓

走向生活,走向希望
你步履轻捷,年轻的身体
轻盈,又酷似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重量
重,可压倒整个国家民族的未来
轻,不能影响一阵风
任何一个喧闹的人群

你轻轻地走向前方
方向:生活生存理想明天
大自然调动——
每一根草每一颗露每一次日出月上
每一次霜冻春萌与夏盛

陪伴你,一直走到
你种下的果子沉甸枝头
你的生命绚烂祖国四季
经过的路口四季花开
而你,一直年轻,脚步轻捷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传凌云,渭南煤化实业公司。

与煤对视（组诗）

文 / 老 井

与煤对视

（一）

长夜静止了，火焰凝固了
时空中的一亿只飞鸟，敛翅不动
岁月和历史
两只巨大的黑眼球，盯紧了我
与煤对视
我的目光中全是：随风飘流的
绿树和插翅起飞的恐龙

（二）

与煤对视
在我的颅腔内
突降一场大雪
这纷纷扬扬的白啊
我用思绪
将它带入了漆黑的煤层中
——它在那儿历经劫难
但却不会溶化

（三）

一尾黑鱼 一尾白鱼
黑鱼白眼 白鱼黑眼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它们从波光粼粼的海洋中游离
在旷古的树林内
合二为一之后 悄然消失
只留下细碎的鳞
闪烁在青翠的叶片上
炽热的煤壁里

（四）

与煤对视
短短的一瞬
恍若度过若干个世纪
与煤对视
我的颅内吹起了亘古的风暴
我的耳畔响起了
松涛漫过山岗的巨响
我的思想中产生了

一次又一次的造山运动
与煤对视
我的悲怆难言

塌陷湖

奉献过的地心空空荡荡
大片的土石不断陷落
做跨时代的填补
留下地表一个注满雨水的深坑
多少苦难与悲怆
都在这水底沉淀……
在每个清晨或傍晚
透过在其表面的烟霭
我望见的总是神秘和深不可测
那湖底深处的黑哟
就像时空中的隧洞
比海洋还深
比家园还久的塌陷湖
代表了矿山明媚的一面
它是矿山心尖的一滴泪
遥望苍穹的一只眼
而当过去的传说
水草般地在湖底晃动之时
水面上忽起了层层细浪
此时祖先们的身影
也在湖底袅袅地隐观着

岁月的小舟荡开清波
湿漉漉的民谣沾满了双桨
半空中
水鸟叼着渔歌飞来飞去
堤岸上

垂柳把柔软的手臂伸入水中
体验世态炎凉
湖边小亭内
年长的矿工和青春的女孩
同抬望眼,观看
运煤的火车
板刷般地刷过天际

一只旧帆船
将我的思绪推向旷远……

交 班

所有的人都走了
只剩下我一个在交班
整条空荡的工作面
像是一个无人居住的老屋
只剩下煤层的微喘
以及瓦斯一氧化碳的闲言碎语

地表上已是草长莺飞:
少女们的身躯花朵一样摇晃
孩子们的梦想天堂般宽广
地心里风景依旧:钢梁板起钢铁的
面孔,黑暗翻着黑色的眼球

我举目四望
见林立的液压支柱
沉默的煤层岩体之上
仍然没长出一片嫩芽
发出半点浅黄或猩红

我坐在时间的海底

忍受着岁月苍凉之水的浸泡
我坐在亘古的海底
长久地等待
等待黑暗的煤层开出如花的笑脸
等待,理想主义的青草
现实主义的红蔓
缠绕上我不再年轻的身躯

独对煤层

炽热,四周的煤壁
看见灯光,突然围拢
无数只黑眼球在瞬间睁得雪亮
狭小的空间,是谁的呼吸
渐渐迫近
我承受到了来自时空中十个方向的重压,我听见了发自寂静内心深处的一千种轰鸣
漆黑,只有沉重的心跳是明亮的
它让我次次看清了黑暗的真实嘴脸
和潜在的危险

举步维艰
清晰的叶痕贴满我的肌肤
面对这巨大的断层
我抚摸着它的前额沉思
我想把我毫无作用的躯体
横在两个时代的断层中
做徒劳的连接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老井,本名张克良,中国作协会员,淮南市作协副主席。



中秋感怀 诗三首(平水韵)

文/步凡

七律·中秋感怀一

毛乌素里北移期,月满纱窗落叶栖。
夜静无眠邀月咏,瞭花老眼已迷离。
乡情远瞩思潮切,不负韶华砥砺提。
希冀每朝身磊落,争先当下勇思齐。

五律·中秋感怀二

丹桂蕴余香,蟾宫再映墙。
秋云添雅趣,游子念高堂。
异地逢嘉客,他方共一乡。
最怜儿女小,应晓俱安康。

五律·中秋感怀三

婵娟桂韵长,望月耀厅堂。
飒爽高天满,摇风欲待藏。
南柯桑梓地,酒伴亦如常。
忆记亲邻友,游方在异乡。

责任编辑:梁新星

作者介绍:步凡,小保当矿业公司。

柔情，被一场雨淋湿

文/郑志勇

抚摸秋天
珍藏岁月里的相遇
于是一缕柔情
萦绕在虚构的爱情相册里
怀揣朝阳
任遐思心旷神怡
摘几片洁白的云朵
为你书写心中最美的诗句

铺开思念
任真情油墨酣畅走笔
于是所有的情思
便浓缩成一幅山水写意
迎春花悄然绽放
于是相思小草由枯染绿
然后眺望蓝天

静静地期待
一场美丽的太阳雨

一些在白天被雨淋湿的小草
齐刷刷地在月光下相聚
心在夜色里流浪
褪色的窗帘后传来一声叹息
柔情
被一场雨淋湿
手扯黎明的衣襟前
仍不舍离去
痴心潮起潮落
渴望
可否绽放一树桃红柳绿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郑志勇，澄合矿业王村斜井。



秋韵四题

文 / 付占锋

处暑·秋影

万叶晨露惊秋影，
疏雨斜风消残炎。
田畈鲜绿渐老练，
穗头初沉是丰年。

满庭芳·秋水无痕

秋水无痕，山峦叠翠，晨露醉蒹葭。城阙清幽，斑驳洒林荫。莫道美景销魂，鸿雁至，玄鸟南归。深巷里，王谢亭台，白露霜已降。
轻寒。可人天，伤愁光景，也胜春朝。看层林尽染，云若凝脂。又近中秋时节，凉风起、思念声声。梧桐道，马蹄声响，应是归乡人。

秋分·丹香

暑退秋澄气转凉，
日光夜色两均长。
轧织声中添坏户，
紫珠金蕊弥丹香。

责任编辑：孙文胜

立秋·凉风至

伏中未央千枝蝉，道旁梧桐秋意现。
金风玉露荐流火，十里果香映红墙。
天阔云高夏色收，一叶心绪不得愁。
人生渐入不惑年，凉风至此应有信。

作者介绍：付占锋，运销集团党委工作部。



七绝·咏青莲（新韵）

文 / 贾海斌

（一）

嫩叶田田碧水间，
纤尘不染竞清妍。
冰心玉骨真君子，
翰墨留香意自安。

（二）

横波疏影水中仙，
自爱高洁众口传。
不染浊污香溢远，
芳菲一色伴云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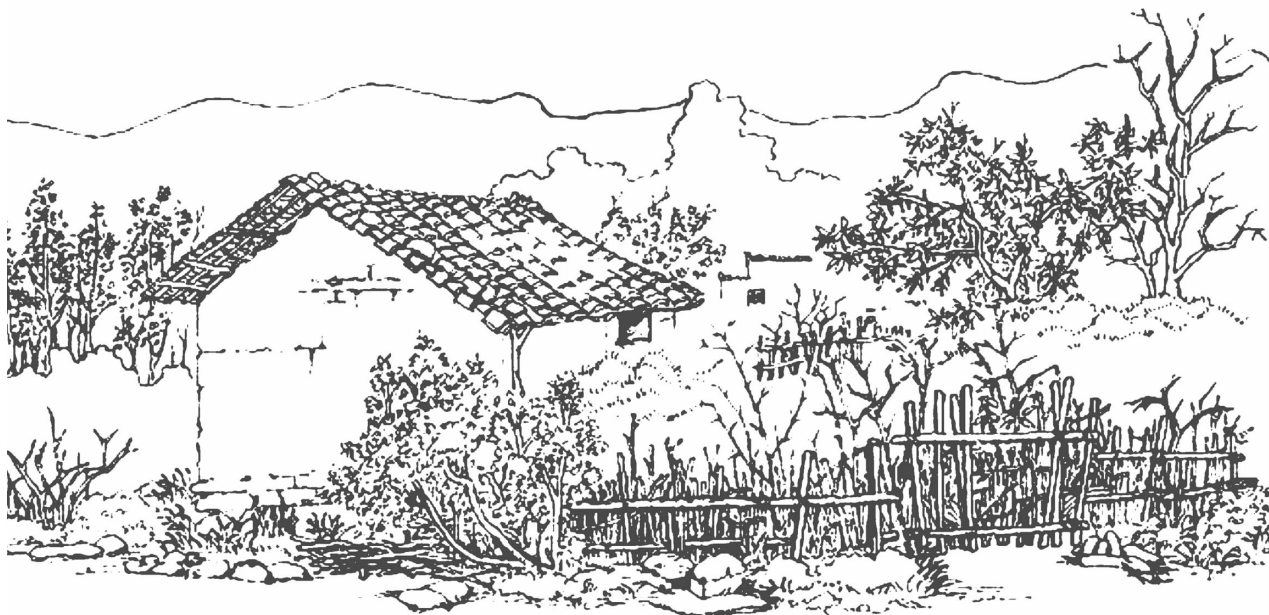
（三）

清波绿蔓含烟翠，
玉立亭亭一水间。
犹记濂溪明己志，
风光月霁伴青莲。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贾海斌，蒲白实业公司。



风开始吹

（组诗）



文
韦
汉
权

风开始吹

匆匆与一道水相遇,首先是一些被描述过的
不再汹涌的浪
接着是水与河岸的分离,浅到鱼儿露出旗骨
起伏的小山脉
从不远处划过,几只羊
在七百弄稍高的那座山上
惊惶失措。我知道
桂西北的雨季有可能是要提前来了
当父亲们把头埋进土地,乌云
是没有株距和行距的,有时候甚至积攒成
无边的石海
接着就下沉
看得见母亲举到半空的手
风开始吹。雨滴沿天际洒落弄场
只有红水河无畏,奔腾的声音
渐渐漫过这山区所有的动静

山区的侧颜

为什么我会在离开的时候回望七百弄
因为它的内在比外表更加繁复
一个个称呼能让人叫上百年的弄场
被有序地安放在千山万壑之间
所以并不是一离开就可以忘记

如果来年我苍老了
我再也叫不出这些名字
你们还会用等同于我的坚守
来爱我吗

我不能再说,也不等于
前方没有崎岖
雾起处那更多更弯曲的路径
显然不是,他们常说的景致
也不是,我惯常的浏览
更不是,已经缝合的伤口
和等待抚摸的山区的侧颜

新的家园

小区的背面
是生养的群山

没有人在离开后
还会回去

……即使再怎么困顿
沉铅的脚已迈不动回去时的脚步

是要坚守
低着头栖身的屋檐

甚至要更多付出
如他们所认定的,日日执念的,新的家园

无声的校园

十二月
没有读书声的校园
嵌在一座山里
不肯出来

即使是乡村学校
也不能如此沉寂啊

我走在空荡荡的励志楼的长廊
我大声朗读
却没有回响

走下台阶
我面对校门的警示牌
无声地摘下口罩

原来,脱离束缚就能如此轻松
而他们为什么
不早一点说出来

我们的劳作

在七百弄,没有人比我更需要诗句
山很高,所以中午过后就有落日
所以,中午过后就有落幕

山梁上什么时候都不会仅有一个人
有我,在山地上往返
后来,又在城乡间行走

我注重着种养的任何环节
和人际的每一细节
我还要腾出手,和有苞蕾的树枝相握

三联山在你名下,有着多年的绿植
我们曾在那两棵松下歇息
我那时害怕说我爱你

还会和稍年长的人,和他们
在贫瘠的夕阳里萃取
这些劳作在你走后至今默不作声

雨 前

也许此刻再也没有人愿意
从雨前的一片黑云下走出来

天空仅有的一点亮度
已经被最后的干燥挥霍

恐惧和逃避如狼嗥逡巡

他们躲在木屋的深处
互相揣度
这一场即将来临的荡涤

会是谁的罪孽或过错

我只能焦急的等着
这必然下的雨
和雨前的黑暗相比
我周遭这些脆弱的生命
他们的煎熬更令人揪心

所以我又应该默默祈祷
这下垂的苦难
别再在他们为我操劳一生之后
又降临
或者说,最后
请让他们拥有仅有的
一点幸福

不规则的叶片

不知道他们会有怎样的描述
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对此情此景有所感悟
一些不规则的叶片,或落瓣,便将我生活的
色泽
和我爱祖国的基调,都浓缩到笔尖
面对疫情,说过绝不轻言放弃
我们需要彼此的陪伴。汨汨向前的红水河
就像哪怕有一天不知所措的纵横的老泪
而我也愿意抵达对方
和我们义无反顾的暮年

责任编辑:田宏伟

作者介绍:韦汉权,笔名又又,广西作家协会会员。

乡情六首

文 / 王重信



夏夜村原观北斗，春阳渭水步连廊。
危楼眺望南山远，旧巷闲游古庙堂。

◎七律·村学琐忆

岁浅时常忆早年，清闲日子品甘甜。
村学最爱窗前柳，斗室频传肺腑言。
雪野莹莹听素意，春园倩倩孕芝兰。
如今校舍无踪影，独有秋风笑暮颜。

◎七绝·夏日老屋

珠帘风动过厅堂，时有花情一榻香。
岁短常生桑梓梦，醒来竹影上东墙。

◎七律·乡梦

难得四月好时光，故里偷闲卧旧堂。
晨起花墙春燕语，风来兰案古筝扬。
椿芽菜面醇香远，天水新茶韵味长。
夜半蛙鸣听暖雨，平添乡梦九回肠。

◎七绝·乡愁

暮鸟归巢伴晚霞，邀来好友话桑麻。
紫藤小院桐花雨，一缕清风月下茶。

◎七律·两地情

闹市严冬乡纳凉，身心舒畅两情长。
公园时舞翩翩起，故里粗茶慢慢尝。

◎七绝·夏夜

芦席场院月溶溶，仰望银河北斗星。
隐隐天音流浅韵，清风阵阵伴蛙鸣。

责任编辑：传凌云

作者介绍：王重信，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陕西省诗词学会会员，渭南市诗词学会理事。

父爱无言

文 / 高宇



山水易变,时间不老。落叶无痕,父爱无声。都说爱的责任在于行动,不在言语,也许每个父亲都是这样的,爱如山岳般沉重,厚实却又可靠。儿时的我,和父亲大手相牵,在凛冽的冬日里也总觉得温暖;年少的我,曾坐在父亲的肩上,沐浴着朝阳,幻想着擎天的梦想。

父亲小时候村里遭过不少罪,逃过饥荒,落魄到留宿村口的枯老杏树下,被杏树旁的好人家递了口粮才得以存活,那年父亲十三岁。后来,父亲外出打工,一头扎进了当

时的小煤窑,靠着踏实肯干得到了领导赏识,却因青春的桀骜不驯另谋他路,那年父亲十九岁。再后来,父亲学了一门手艺,成了砖瓦匠,直到和母亲结婚有了我,那年父亲二十二岁。

靠着手艺,日子也越来越好,直到我到了读小学的年纪,父亲想让我得到更好的教育,将我们从农村搬到了城市,城市的一切显得那么新奇,但对那时的我来说更多的是惶恐和不安,我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我想念那土堆堆里的自由,想念每那鸡鸣的

晨曦和泛红的迟暮，总是在村里的山头升起又落下。

时间犹如利刃斩断了我的所有思绪，也削出了父亲眼角的皱纹，慢慢地我适应了城里的万家灯火，父亲也有了新的生计，开始为别人打工干起来小本生意，那年父亲二十八岁。

父亲是我最坚强的后盾，小时候父亲就是无所不能的神，在他身边，我总是安心踏实。父亲话不多，从来没有动手打过我，但是在我的心里总是有着父亲高大的形象，无论何时何地，想到父亲总会有莫大的勇气去面对未知的生活。

三餐四季，春夏交替，转眼我已经大学毕业，初次寻找工作，当签下第一份劳动合同的时候，莫名的伤感油然而生，觉得离家太远，惆怅许久向父亲打了一通电话，父亲只说了一句“先去闯闯，想回来了就回来，家里有我。”父爱如山，厚重无言，他让我没有后顾之忧，鼓励我向前，那年父亲已经四十二岁了。

现在，我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也时常因为琐事烦躁，但心里总是温暖

的。父亲总是不善表达，他对我的爱不逊于母亲，但却总是缄默。

回首往昔事，才开始读懂父亲内心惶惑，却总是努力在我面前，表现得从容不迫。他不在乎自己的面子，只是想让我活得自在从容一些。他吃过的苦，受过的白眼，不愿让我再吃一遍，可是太多的时候，我不懂他的艰辛。

世间只有两个人，视我们胜过自己的命。除了母亲，就是父亲。从小到大，看着我们一点点长高，一点点成熟，父母有欣慰，也有落寞。欣慰于我们的成长，落寞于我们的离开。

北岛在《给父亲》中写道：我从童年的方向，看到的永远是你的背影。

希望长大的我们多给他们一点陪伴，别徒留遗憾。在这个父亲节到来之际，希望我们都能对自己的父亲道出心里温暖的爱意，祝福我们的父亲安康！

“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这句话，愿我们都能做到。

责任编辑：马永奎

作者介绍：高宇，榆北运维分公司。

小时候一下雨，奶奶就会带着我们捡地软。

那时候，家里穷，吃了上顿没下顿，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肉也只在过年时吃一次。为了哄嘴和肚子，每日里挖空心思地吃。山珍海味也只是从词语解释中才晓得，唯有从土里冒出的地软，更让我们体会到贫苦的生活中尚有美味可寻。

听村里老人说，地软是羊粪蛋变的，后来才知道那是哄骗小孩才那么说的，经网上查阅才知道，地软就是地面上长时间腐蚀柴草长出的一种菌类、藻类食物，是一种生长在地表面上普通的念珠藻，富含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和磷、锌、钙等矿物质呢！

地软黑里泛黄，亮亮地、鼓鼓地凸涨着，像是吸饱了天地间的甘霖，又像一朵灿烂开放着的墨绿鲜花，看一眼都会让人口舌生津，想象着那种吃进嘴里，软软的、滑滑的、水水的舒适感。

遗憾的是，地软只有雨后才会有，经历了雨水的洗礼，地软原本蜷缩的身形才会舒展开来，只要太阳出来，地软又会很快会将身子蜷缩起来，销声匿迹于杂草之中。那时候的雨却金贵如油，不常有。为了能拾到地软，我们唯有眼巴巴地盼着下雨。

一场雨后，小伙伴们挎着篮子，唱着儿歌，呼朋引伴，从村子的各个角落而来的捡地软“大军”奔赴地软最密集的“阵地”，说是

捡

地

软



文 / 李 韦 高晓邦

密集，实际上地软也只是零星可见，体积也不是很大，我们得猫着腰，眼睛盯着地面，仔细地找，虽然我们小心翼翼地去找，草屑、草叶、草皮、泥土还是被一股脑地带了起来。草叶上的露水洗白了手，地面上的雨水浸湿了鞋子和裤脚，可我们顾不了这些，拾到一筐子是我们的理想。

捡回的地软虽然鲜嫩，馋人，却不能吃。因为要攒到中秋、过年这样的年节吃。奶奶把拾回来的地软用清水淘好几

遍，又仔细捡出草屑、枝叶、小砂石等杂物，然后放在席子或石板上晒。水嫩的地软很快卷起了边，又缩在一起，最后就剩下可怜的一两把。到了时节，奶奶将煮熟的土豆用擦子擦碎，然后把晒干的地软用水泡开，剁碎，一混搅拌，包起了我们梦寐以求的地软包子。一口下去，虽然能够吃到泥土的味道，其中夹杂着柔软、鲜嫩、清香，那种感觉美不可言，直至今日我一想到还会口齿泛香。

而如今，地软都是现成的，不仅有野生的，还有人工培植的，随处可见。地软包子也可以随时吃到，但是味道再也不是饱含泥土的味道了，最主要的是少了儿时小伙伴们劳动成果的那种滋味，顿时感觉生活中也少了很多的情趣和意义。

责任编辑：马永奎

作者介绍：高晓邦，榆北煤业公司。

爷爷这样的人

文/侯 乐

“如果爷爷门旁没有立着扁担,那定是爷爷去集市卖货去了。”这是我从小总结出来的规律。爷爷早年家境尚可,奶奶嫁去后也曾享过几年福,后因变故导致家道中落。爷爷从小备受宠爱,但无所长,五个儿女相继出生,为谋生计,爷爷翻出当年奶奶陪嫁带过来的扁担,开启了漫长的赶集卖货生涯。

爷爷是赶集卖货去得最勤的,别人多是只去自己的镇上赶集,而爷爷不同,只要是附近村镇赶集的日子,他都不会落下。爷爷卖的东西比较杂,有时候卖的是奶奶手工纳的布鞋和鞋垫,有时候卖的是从外地进货回来的一些小玩具,也有的时候卖的是瓜果蔬菜之类的,不一而足。

我曾跟爷爷去过一次集市,那时我听说集市上有许多好吃的,便哀求了许久,爷爷才同意带我去的。深秋的早晨,天空还是灰蒙蒙的,村里只有少数窗户透露出星星点点的灯光。一大早我来到爷爷家的院子,透过爷爷家昏暗的灯光,看到爷爷正佝偻着背,

从屋内依次拖拽出两个与他腹部一般高的大布袋,布袋里塞满了今日要带到集市要售卖的货物。当年我大概八九岁的年纪,爷爷已接近六十了,屋前到村口还有好一段距离,我隐约担心爷爷能否把布袋挑起来。只见爷爷熟练地把布袋上的绳子扎成一个圈的样子,然后将一根细长扁担的两头分别穿过这两个圈,接着他侧着身半蹲下来,把扁担放在肩上,一手扶着扁担,一手撑着膝盖,稍一使劲,便把这两个大布袋摇摇晃晃地挑了起来。稍作整理后,爷爷挑着布袋颤颤巍巍地走了起来,他矮小的身躯夹在两个巨大的布袋中,弯曲的扁担似乎随时会把他压垮。那时我的父辈们已经工作稳定,也常劝爷爷不要再去集市卖货,但爷爷是不愿意的:“我还做得动,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到村口后等了一会,每天一趟往返镇上的班车便准时到达。在司机师傅的帮助下我们把货物搬上的汽车,也不知颠簸了多久,终于到了镇里。爷爷找好摊位把货物摆出来整理好

后，旁边的摊位才陆陆续续有人过来摆货，集市上也渐渐热闹起来。爷爷叮嘱我不能走远，我便在集市上晃悠起来。集市上多是售卖山货、草药、瓜果一类的货物，所谓好吃的不过是我平日见得多的手工糕点之类，我不免觉得大失所望，逛了一会便回到爷爷的摊位。

爷爷见我回来了，便拿出准备好的午餐，我本觉得无趣也无胃口去吃，于是坐在摊位旁的小凳上发呆。此时，一名年轻男子走来，站在摊前往里张望。爷爷见有客人到来，急忙放下手中的碗，起身招呼着：“看一看，要买的什么吗？”

那名男子身材偏瘦，穿着倒也整齐，只是身上的外套像是洗得次数太多，颜色有些褪色发白，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爷爷便又问了一句：“想要买什么吗？”他双手垂放在身体两边，显得有些局促：“不，不买什么，大叔你好人好生意，能借5块钱让我给小孩买些吃的吗？”

我双手托着下巴看着他，心想爷爷定会把他轰走。爷爷每次赶集都会自己准备午饭，从不舍得花一两元钱买的吃点，这人也不知是谁，开口便想要五元钱，爷爷怎会借给他？但爷爷并没有让他走，只是又与他讲了几句话，便从别在腰间的包里掏出一个布袋，他干瘪的手缓缓拉开布袋的拉链，从一沓散钱里数出五张整整齐齐的一元钱递给那男子，男子接过钱道谢后便走开了。

那男子走后，旁边摊位上的人凑了过来：

“你怎把钱给那人了呢？那人来过几次，说小孩生病把钱治没了，也不知真假。说是借，哪有得还哩！”爷爷听后倒也不着急，捧着一碗粥坐下：“没有人咒自己小孩的，他是有难处的。”说完便抿了一口碗里的粥。我觉得爷爷定是被骗了，五元钱虽不太多，但爷爷一天也卖不了多少钱，要赚五元也不容易。我回去可得把这件事告诉我父亲……想着想着我便靠着墙睡着了。醒来时集市也快散了，爷爷已经把没卖完的货物重新放到两个布袋里打包好，用扁担一穿，挑起布袋领着我往附近等车的地方走去。

到家后我便急忙把这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后只是说了句：“你爷爷啊，他就是这样的人。”后来我并不知道那名男子有没有去还爷爷的五元钱，因为我再也没有跟爷爷去赶集。一是要起太早，二是觉得太无趣。后来爷爷因为患病才不得不停下维持了三十来年的赶集卖货生涯。

爷爷肩头的扁担压了他大半生，他从不哀叹岁月的艰难，更不悲伤厄运的捉弄，他用扁担的一头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另一头挑起了底层百姓的勤劳、坚韧与善良。斯人已逝，音容宛在，每每提及爷爷，总有人评价一句“他就是这样的人。”

如今，家族中的亲人们依旧传承着勤劳坚韧，与人和善的家风。身教无言，家风永传，我们终将成为爷爷“这样的人”。

责任编辑：马永奎

作者介绍：侯乐，榆北选煤分公司。

中秋再回奶奶家

文/钟 远



临近八月十五,看着公司给发到手的雪花月饼,回想起了小时候的中秋节,总是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现在相比那时候,有着一样圆的月亮,一样甜的月饼,只是少了一个无忧无虑的我。

我的老家在陕北,爷爷奶奶那一辈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代人,住了一辈子的土窑洞,每逢寒暑假,小时候的我都会回老家,回老家后的我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拘无束的撒欢。当时的交通没现在这么方便,从城里坐着大巴车到镇子上后,还得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步行一段时间,运气好的话路上碰见驴拉车,还能捎我一段。

七拐八拐,在看见一座石桥后,我就知道快到奶奶家了。

奶奶家住在半山腰,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用篱笆扎起来了一块菜地,一年四季都在种菜,还有一口水井,解决了周围几户人家的吃水问题。奶奶家有5口土窑,前窑一般都是他们在住,灶火连着火炕,冬天饭做熟后,炕也烧热了,是冬天主要的取暖方式。有时烧的过火,我感觉自己就像是铁板上的鱿鱼,翻来覆去热的睡不着。后窑平常闲置,

只有我们一家人回去后住,虽然只有过年的那几天,但奶奶平日里也会把后窑打扫的一尘不染。另一口窑是我太爷爷生前在住,老爷子还在世的时候,除了上了年纪耳背,身体还算硬朗,每次见我,都会拉着我的手,给我讲当年解放战争的故事,还会感叹现在日子好,忆苦思甜,今年4月份老爷子已驾鹤西去,算上生平的闰年闰月,也以活成一位世纪老人。还有一口寒窑和柴窑,寒窑类似现在的天然冰箱,哪怕是夏天,进了寒窑还是会打个冷战,平日里用来存放米面等粮食以及各种农具。柴窑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放柴火,树枝等烧火做饭的东西。小时候调皮,在柴窑旁边打烟火,差点酿成大祸,那顿毒打记忆犹新。

和奶奶家一块的还有一户人家,用我们这边的辈分来算我要叫他们二太爷,小时候社恐,每次见面都不好意思打招呼,而现在住在那的是他们的子女,也只有在过年这几天回来,再没能有机会向二太爷拜年。

回到老窑后,奶奶总会给我熬米汤喝,老家因为水质不好,不管怎么煮,水都是咸的,只有在另一个山岭上打得水,咸味才会

淡那么一些,每次回来前,爷爷总会拿着两个铁桶,挑着担子去担水,装满两个大的陶瓷水瓮。每逢过年,爷爷担心我们回来冷,都会单独在后窑支个小炉子,直通烟囱,风一大,炉子里就会发出呼呼的声音,听着这个声音,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心。炉子下方,往往会有堆炉灰的地方,往里藏几个红薯,通过炉灰的余温来把红薯烤熟烤焦,是所有田野乡间孩子们最爱的吃食。

对于爷爷奶奶来说,他们的生活节奏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哪怕是在冬天,也会在早上的6点多起来,爷爷准备柴火、碳等东西,准备给炉子放火,奶奶则会早早的起来,给一大家子人准备吃食。

奶奶是我们这里出了名的爱干净,每天的灶台上都是干干净净,灶台上的几块瓷砖,被擦得发亮,丝毫没有因为长年累月烧火做饭而发黄。听我姑说,我奶奶家是整个山沟里第一户用瓷砖的人家,每每提起奶奶爱干净,奶奶都会不好意思,却又很开心。奶奶对老窑爱干净,对自己也爱干净,岁月在她头上留下的银丝,她都会用黑色的染发剂来掩盖。头发一长,奶奶就会喊爷爷拿来推剪,给她修剪头发。奶奶每年做的油馍馍是我的最爱,每次走的时候都要给我装满一书包才行,后来我才知道,临行前装满后备箱的各种吃食,正是他们那辈对我们沉甸甸的爱表达。

而我对爷爷的印象总是那扎人的胡渣,小时候每每回老家,都会扎我一番。他的左脸颊上还有一块凸起的疤,我小时候问他

为什么有疤,他总是说是在我更小的时候,给他咬下的疤,不懂事的我一直深以为然,每次被胡渣扎完后,都要摸摸那块疤。

每每回到老窑里都会闻到一种味道,很难形容,就是一种闻到就很安心的感觉。在夏天,老家那野生的蚊子,是我的大敌,从城里来的“细皮嫩肉”,对于它们来说无疑是一顿美餐。山沟里蚊子毒,咬一口就会起又大又硬的包,痒的我忍不住去挠,挠烂后就变得又疼又痒,只能在被咬周围接着挠。每次暑假回去,我妈看着我浑身的包和挠烂后留下的痂,十分心疼。

小时候因为距离原因,只有节假日才能见到爷爷奶奶,后来长大了,有了工作,这几年因为各种原因,很少回去看爷爷奶奶,很是不舍。爷爷前些年生过病,口齿变得不清,奶奶的耳背和腰状况也越来越差。爷爷奶奶文化水平有限,手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和子女沟通的方式,没有其他娱乐功能,后来在他们手机上下载了短视频软件,平日里除了打麻将也算个消遣。前段时间也因为工作忙而没及时接听爷爷奶奶的视频电话,忙完后太晚,也没回复。明天一定早起,给打去一个视频电话,问问他们身体是否安康,拉拉家常,报报平安。

一时回想,思绪万千,有好多话想说,好多事想写,又不知从何说起,小时候朦胧的记忆,无法完整的叙述,只希望爷爷奶奶身体健康,这个中秋,我一定再回奶奶家团圆。

责任编辑:马永奎

作者介绍:钟远,榆北煤业公司。



重读《人生》这本书

文/王惠武

周末特意和朋友到城里的新华书店逛了逛,在书店的一角,几本摆在角落里的《人生》吸引了我的目光,走过、拿起、翻看。时间此时仿佛被凝固,在朋友的催促声中,我才醒悟了过来,匆匆将书打包,出了店门。

返程的路上,思绪随着车子的摇动,曾经与《人生》的过往,也在一颠一晃中重新打开。第一次看到《人生》这本书的时候,正是读初中的年纪,那个时候我学习成绩一直不稳定,经常会挨父亲的鞋底子。偶然一次,我在父亲黑色的提包中翻找吃食时,看到了已经有些起毛的这本书,怀着好奇,我磕磕绊绊地将书读完。

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人生》在我的

心里第一次掀起了滔天巨浪和对爱情美好的向往,既对高加林“陈世美”般跌宕起伏的人生感到鄙视,又对痴情女刘巧珍不值当的付出感到惋惜,特别是那首《叫声哥哥,你快回来》让我至今难忘。

在这本书的影响下,我迷上了写作,80年代正是陕军文学的鼎盛时期,一大批经典文学作品给了我和我那个年代人最充裕的精神食粮。我会将几个作业本订到一起,用很浅薄的语言,把老师、同学填充到故事情节中,明知道发表不了,但那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陪伴我直到毕业。

家庭的变故,让我直接从学生过渡到工人,懵懂中社会带来的种种打击,让我彻底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向何处去?生活

只剩下苦恼和郁闷。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人生》,又想起了高加林,又一次对高加林的选择和思想变化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谁又愿意一辈子生活在社会底层,谁又心甘情愿在农村受苦受累去煎熬呢?

路遥在文章中写道:“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就是这句话,让我在抉择和迷茫中,一次次辨别方向,面对失望和渺茫时,走出低谷,找到了自我。

《人生》带给我们的是每个人可以有梦想也可以有愿望,为了实现去拼搏、去奋斗都是应该的,但是为了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不能违背自己的底线与原则,否则将来肯定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让自己夜不能寐、食不甘味。

说实话,人这一辈子活着真的很不易,

在不同的阶段,总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不同的烦恼和忧愁,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端正心态,不能遇到困难就选择了退缩,不能因为一点不如意就捶胸顿足,更不能因为一点失意而觉得整个人生黯淡无光。正因为人生不如意,我们才要热情、坚强地活下去,让自己活成希望的样子,让自己过上满意的生活。

时隔41年,再次重温这部作品,内心依然觉得让人心潮澎湃,太多句子还是那么的朴实无华,震撼依然直抵人心。这就是优秀作品、时代经典著作带给人的魅力和冲击,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给人不一样的感悟,永远不会过时、褪色。

我相信,当再次捧起这本著作时,我还会有不一样的感悟,只有让经典作品常伴左右,人生的前方才会始终有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穿破黑暗奋勇前行。

责任编辑:马永奎

作者介绍:王惠武,榆北中能公司。